瑪尼轉

〈瑪尼轉〉目次

卍象出於有象，本來常靜
卍象旋嵐偃嶽，寓動於靜
卍象形充八極，似靜欲動
卍象將動未動，契機飄鼓
卍象不動則已，一動成象
卍象即象顛覆，動靜相待
卍象如是風馳，在昔而不化
卍象不化，瑪尼轉終將不轉

瑪尼轉不轉，佛子自轉
瑪尼轉不轉，流光自轉
瑪尼轉不轉，業緣自轉
瑪尼轉不轉，欲念自轉
瑪尼轉不轉，時空自轉
瑪尼轉不轉，咒音自轉
瑪尼轉不轉，輪迴自轉

瑪尼轉不轉，活佛自轉
瑪尼轉不轉，密續自轉
瑪尼轉不轉，意識自轉
瑪尼轉不轉，能所自轉
瑪尼轉不轉，無明自轉
瑪尼轉不轉，場域自轉
瑪尼轉不轉，卍象自轉
瑪尼轉不轉，卍象不遷

卍象不遷，昔今交謝無往返
卍象不遷，政教層疊無異同
卍象不遷，心物互聯無差別
卍象不遷，有象去來本無象
卍象不遷，斯皆即動而求靜
卍象不遷，斯皆恆動而常靜

重複與蒼茫——一種導讀

我寫〈瑪尼轉〉的緣起與過程始終都是個「謎」。這個耐人尋味的「謎」，不止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到過西藏，更因為我從小對西藏就有一股漠不在乎的印象。

或許西藏實在太遙遠了，所以對臺灣這麼一個蕞爾小島而言，古老的青康藏高原無異是個古老的神話；更或許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令我由衷地感到悸怕，因為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齷齪的政治不啻齷齪的標記，說甚麼也與清純的宗教連結不起來——倘若硬要連結，則一定是政客變其名目來操縱政治——這麼一個幼小的印象就如此這般支配著我的思維，始終未能妥協，就算我在美國行使了四十年的投票權，但我對「政治」始終敬而遠之，對「政治人物」也多鄙視。

如此一個深植的印象，從我遇見我的皈依師夏瑪仕波切以後就逐漸鬆動了。夏瑪巴是藏傳佛教的「噶瑪噶舉」派的主要精神導師，於是我從同門兄長那裏聽到了許多有關「噶瑪噶舉」的重鎮祖普寺的故事，當然那件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風波」就更是事件裏的事件；有趣的是，我聽歸聽，卻一直將「祖普寺事件」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不料落筆寫〈瑪尼轉〉時，祖普寺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場景。這或許是因為祖普寺乃我僅知的「藏傳佛教」寺廟罷。

場景一選定，麻煩緊跟著就來了。我沒到過西藏，自然不可能知道祖普寺的概況，而且祖普寺不像布達拉宮，坊間幾乎沒有任何報導或描繪，於是江群玉小姐到祖普寺參訪所拍攝下來的許多珍貴照片就提供了我需要的資料；可惜的是，祖普寺的內景厥無，所以我也只能放棄描述。

幸運的是，大昭寺的內景照片不少，所以〈瑪尼轉〉就有了足夠的空間可以發揮；雖然如此，我仍然捏了一把冷汗，因為大昭寺內的轉經廊道照片僅有兩張，所以我幾乎是將鼻子貼著照片、兩眼逐一沿著金光閃爍的瑪尼轉加以研判，才造就了小說裏的場景描述，同時為了配合時間的推進，我更加了很多揣測，以丈量太陽在轉經廊道裏的移位。

這兩個因素是〈瑪尼轉〉選擇「格魯派」的大昭寺為背景的主要原因，卻也為以後的篇章埋下了我嘗試融合宗派、甚至宗教的伏筆。但是因為資料的缺乏，場景描繪的錯謬自然難免，這是我頗感遺憾的地方，將來倘若因緣和合，我一定要親自去大昭寺，將瑪尼轉轉它一轉，同時細心觀察大昭寺內景以修訂可能的錯誤描述。

〈瑪尼轉〉的萌芽應該是當我觀賞著石晉華先生記錄他創作一幅〈蒼茫生命的線條〉錄影帶時所醞釀出來的。這幅耗時曠日的鉅幅畫作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更或許它原本就沒有名字)，不過石先生藉用千萬根灰白鉛筆線來述說生命的重複與蒼茫，卻在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觸起了我日後創作〈瑪尼轉〉與〈畫商的訪客〉的動機。很可惜的是，錄影帶觀賞後沒多久，我曾函請石先生晚宴，進一步探索他的創作動機，卻被他婉拒，否則我的書寫可能就不一樣了。

這個「灰白的重複與蒼茫」基本上來說即是〈瑪尼轉〉的基調，只不過，我從灰白的直線背後看到了那個操控畫筆的生命，一遍又一遍地在畫幅前來回逡巡；這個迴轉的過程雖然已逝，但其存留下來的氣息卻是燦爛無比的——為了捕捉這段迴轉的生命，我將灰白的直線染成金色的曲線，然後讓各自的金圈繞著一個虛擬的生命個體(或創作者或摩擬者甚至如如不動的佛性)圓溜溜轉動起來，造成了一個連綿迴轉的基礎。這個可以說就是〈瑪尼轉〉的中心旨趣。

有趣的是，這個捕捉虛擬的生命個體在線條前來回逡巡的圖影，後來有了兩次見證的機緣。第一次乃我在《中外文學》讀到王文興教授在一幅幅上下起伏、前進後退的線條前捕捉文字的音韻時，我整個人都傻了，因為別的文學成就暫時不提，光這一份執著就足以樹立世人的精神楷模。這種苦行僧似的追尋遠比寫同性戀、舞大班的精神墮落來得高超，其提升語言素質的不懈更詮釋了探索「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可能性。王教授這個精神境地帶給了我些許鼓舞力量，因為「文學」在這種精神照耀下，才能有復甦的希望。將來倘若有機緣，我一定要到臺大圖書館對收藏的線條圖像致敬，這應該比去大昭寺轉瑪尼轉要來得容易許多，畢竟臺灣是我的出生地。

第二次的見證乃當我將〈瑪尼轉〉的中心旨趣解釋給友人 Susan Rosales 聽時，曾經一度是我的頂頭上司的她卻在心中現起了艾舍爾的〈上升與下降〉版畫的圖影。這個比較雖然饒富趣味，但是我聽了連忙辯解，〈瑪尼轉〉連綿不絕的迴轉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沒有高低也沒有上下，因此不宜與〈上升與下降〉版畫相提並論——雖然兩者均是描述一羣信徒在廟堂裏迴轉的現象，但是艾舍爾的〈上升與下降〉繞行在步履維艱的梯階上，而〈瑪尼轉〉則是繞行在金光閃爍的轉經廊道裏。

篤信基督的她聽了我的辯解後，取笑我在〈瑪尼轉〉裏想訴說的東西不少，好像還有那麼一點請求大家讓我盡情敘述的味道在內。我聽後一愣，隨即想想，發覺她的觀察也不無道理；雖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種甚麼情懷，但總覺得要將「迴轉是困境的根源」說個清楚，我就必須由簡入繁，然後才有可能由複雜中抽絲剝繭，還原其本來簡單的面貌，否則「易為『之』原」不能敘述。

這麼一個心思導致我將一個有限空間的轉經廊道擴張為涵蓋十方三世的宇宙空間，然後在一切都融合在一起的時空裏，我細細描述西藏社會變遷與歷史沿革，更在政治批判裏進行哲學探索與佛理論述；當然一旦牽涉到歷史與政治，我就不能不交代大時代背景，尤其大昭寺牽涉到文成公主的和藩政策，但是其實在有限的場景與時間裏，出家人的轉經動作並沒有時空的糾葛在內。

「無時空」的了解是一個關鍵，因為坊間所有有關藏傳佛教的「文史哲」論述均自陷於「地域性」或「時間性」的限囿，而在引經據典上有了偏差；當然倘若書寫動機還帶著「政治企圖」，那個偏頗就更加嚴重了。〈瑪尼轉〉即是帶著突破這種「地域性」或「時間性」陷阱的動機，以僧肇大師的「不遷不化論」(取材自後秦長安僧肇的《肇論》)為經，以藏傳佛教受政治驅動的歷史沿革為緯，將一個「沒有時空」的轉經景況描繪出來。(請參閱〈瑪尼轉〉目次)

我有這個動機有兩個原因。一者，後現代社會的「虛無思想」太過斥虐，尤其篤信「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掃蕩了一切宗教以後，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除了毛主席以外，就再無任何神祇了，而「毛神」隨著「改革開放」扭轉了「階級鬥爭」以後也跟著就泯滅了，於是整個神州大地的意識形態

風雨飄搖，「虛無思想」乃以各種奇形怪狀的形態在社會各個角落存在著，從卜卦算命到文學哲學，多尚老莊虛無之談，無一倖免。這個「後六四」的思想狀態與六朝極為相似，於是我就想到僧肇大師造《肇論》「以破邪執，斯立言之本意」的動機，然後引「不遷不化論」來「徵析論量，以顯正理，摧破邪執，人法雙彰」(引申自憨山大師的《肇論略注》)。

二者，我考慮到「人法雙彰」難易各殊，而小說的角色與糾纏輕巧地賦予了我彰顯「人無我」的機緣，於是我逆向而行，先難後易，以破除時空的糾纏來彰顯「法無我」，然後以破除男女法則的束縛來彰顯「人無我」；在這麼一個動機下，我在上半部的敘述裏藉用了懸疑曖昧的追逐來隱藏艱澀滯塞的「法無我」思索，並且將一個「沒有時空」的轉經景況描繪了出來，然後在下半部的敘述裏將通俗的男女糾纏引申為貪欲的具體呈現，以便進行「人無我」的探索，但全篇都隱涵著一個我與自我的追逐，在「大歷史」的通道與「歷史之幾」的動而不動，詮釋「創生與終成」的二而不二。

這兩者的凸顯可說都是針對「創世紀」的概念謬誤而設想，直截深入「時空與男女」的理則，將「根塵識」的能所連結背後的「貪嗔癡」凸顯出來，並將焦點置於男女的相互追逐上——這個理由不難瞭解，因為「貪」最具體的表現以「身觸」的躁動為主，也是我們投胎娑婆世界的根本。「身觸」的躁動幾乎人人耳熟能詳，但探討起來就不是那麼地簡單；可惜的是，出家法師就算願意追根究柢，但大都在徒眾之前盡量避嫌，在修為上卻又苦於無法可據；在家居士可以盡情探索，但在情欲裏思索情欲，不免深陷自己建構的陷阱，最後反而為情欲所捆綁，對業緣的糾纏顯現了無能為力的無奈。這是哲學裏的「本體論」最令人困擾的地方。

雖然我們是如此地掙扎，但是我私下以為，藏傳佛教以「紅白明點」的交融來隱涵智慧與慈悲的融合，應當是人類以受捆綁於「貪淫」之身破除「貪淫」意念，唯一可用的「理事圓融」的方法。當然，這種「不傳六耳」的密法很容易在「空性」觀念闕無的情況下，被宵小之輩演變為道家的房中術——這是「密教」受中土「顯教」人士攻詰的主因，卻也是人類福報太淺的共業所致。

〈瑪尼轉〉從這個意義來說，就是在探索「貪淫」意念的不斷迴轉才是導致我們陷入輪迴困境根源的主因，而且愈轉愈偏離「不遷不化」；這點用心，我處理得很小心很小心，如果不用心去讀，絕對是讀不出來的，尤其「女人」在此有個特別的隱喻——名銜的傳承與維繫，而僧人(尤其是一個「被迫離廟」的僧人)只是眾緣「和合」或「不和合」的產物。

當然「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風波」是〈瑪尼轉〉最欲探索的議題。由於夏瑪巴是我的皈依師，所以我的論述就有些傾向於替夏瑪巴的歷史傳承申冤，但卻亟力避免做過多的抨擊，只是以一個始終不能脫離「即在與俱起(Mit-da-sein)」的「存在」與「本質」議題，探索「藏傳佛教存在主義」因為太錫度的「孔雀信」已經在「噶瑪噶舉」裏烙下深刻的印記，而遠離一個純粹的宗教思想了。

饒富趣味的是，很多年以前當我替《大方廣學刊》負責編輯工作的時候，在隔壁上班的韓無佞小姐經常趁著開會的空檔跑來找我談論佛法；有一天，不知從何談起，她忽然跟我說，她第一次感到人生無常，是當她大學裏一位最好的同學的死訊傳來的時候。那時，她回憶說，大家都很年輕，而在喜帖滿天飛的青春年華從來也不知有死亡的事情，但是出乎每個人的意料，這位學號排在她前面一號的男同學就突然死去；她正感錯愕時，排在她後面一位的男同學也相繼死去——因為這兩位男同學從大學一入學就對她照顧有加，所以她在哀傷之餘，幾乎相信自己是促使他們歸天的根緣。

韓小姐在大學裏的學號是二十九號。我那時聽了，就覺得這麼一段在這個時空重疊的共業匯聚裏呈現一個「二十八、三十與二十九」的離開人世順序，本身即富有玄機。當我在寫〈瑪尼轉〉時，這個故事就在我的腦中閃現，於是我不加思索地把這個顛倒「數目次第」的玄機引進了小說內，藉以破除「數目現起」所隱涵的「時空次第」。

不料，這個無心的安排在以後的篇章裏產生了極大的作用，於是我逐步埋下伏筆，更在另一篇重新命名為〈瑪尼轉〉的〈裸露〉裏，一鼓作氣地將這個顛倒數目次第的曖昧，一舉演變為活佛轉世在「眾緣不和合」裏的不確定性——或認真來說，活佛轉世卻無法得到眾人的認同，也只不過是諸行

乖違的具體顯現罷了。我應該老實地說，這個佈局是韓小姐無意間造就的，絕不是我的原始構思；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瑪尼轉」並不是一個中土常見的名詞，所以我嘗試以「瑪尼轉」來突破文學界的包圍就顯得困難重重，但「瑪尼轉」真正想說的是「迴轉是困境的根源」，卻也因「迴轉」無止境，所以前後篇〈瑪尼轉〉亦相互迴轉，以示「創生與終成」的互為緣起，而前篇〈瑪尼轉〉以一個進入「原始宗教」的精神內質來剝除「宗教」的包裝，就直截進入西藏本土固有的文化內涵。這是「藏傳佛教」之所以迥異於「中土佛教」的根本原因，非因其所闡述的「佛學」有所不同，而是「文化」的根本差異所導致。只不過，堅持「宗教」的不同，卻是後篇〈瑪尼轉〉的內涵。

瑪尼轉

卍象出於有象，本來常靜

那是一個峭寒依舊的初春早上，儘管我走得汗流夾背，但似乎仍能感覺西藏高原上春天的乾爽宜人。拉薩城畢竟與鄉間不同，連周遭的田禾也不再盡是荒磔，一路走來，只見藏家屋舍飄盪著五彩經幡，在白楊列隊裏不甘落後地搖曳著，在綠油油的青稞田裏點綴著；進了城，景觀更是壯闊，金頂紅牆的寺廟隨處可見，滿城皆柳中散發出幽微隱晦的宗教氣息。

這個氣氛不比尋常。或許這是因為北京政府新近頒佈了前所未有的戒嚴令罷，更或許這是因為新上任的黨委書記有著比別人更加纖巧的政治手段罷；不管如何，我的腦中裝不下這麼許多，因為我為了一樁「莫須有」的罪名，剛給祖普寺的駐院書記驅逐出廟，正憂愁無路可去呢。

我不知道別人對「還俗」這件事的感受如何，但我可是驚惶得無以復加。這怪不得我。我從小在寺廟裏出家，除了寺廟外幾乎不瞭解外面的世界。祖普寺的長老們對我的謀生能力（或無能力），知之甚詳，所以偷偷替我安頓在寺外的田地裏工作。雖然這個暗渡陳倉的舉措說不上瞞天過海，但是長老們要在遍佈耳目的寺廟中像藏匿逃犯一般地將我藏在後山裏，卻也費了好一陣子的心思。

但是不幸得很，後山的田地根本種不出甚麼莊稼，入眼處盡是荒礫石塊，一片光禿景象，長老們卻又如何能要求我在這塊土地上生存呢？

是了，是了，長老們只是要我自生自滅罷了。或許事情比我想像的要嚴重多了，長老們也自顧不暇罷。不管怎樣啦，我既然出來了，就沒打算再回去；但是拉薩城再大、再繁華，好像也容不下我這縷飄忽的遊魂。我一有了這種徬徨，內心立刻感受一股羞慚之意。

這真是枉費了我在寺院裏修行了十幾年，我怎麼還有眷戀家的念頭呢？「人」才是主體，不是嗎？「家」只不過是人憩息的地方，所以不應鑽營，不應攫取，更不應為了維持它的「幻有存在」，卻弄得藉著「家」庇蔭的「人」勞心勞神。這種眷戀家的迷惑不是本末倒置嗎？但是為甚麼我給驅逐出廟後，反倒沒有了我當初出家時的篤定？「出家」不就是為了擺脫「家的牽累」嗎？怎麼我反倒在祖普寺裏找到了「家的依戀」？這豈不是與當年佛陀鼓勵我們出家修行的初衷相違背嗎？

就在這個想不透的時候，我遙遙地望見了布達拉宮，於是涕淚縱橫地在路邊磕拜了起來。我磕著磕著，手肘與膝蓋逐漸紅腫了起來，額頭上還磕出一個雞蛋大小的肉瘤。眾人看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都以為我雖有虔誠之心，卻難以承受皮肉之痛；於是一旁觀看的老婦攜來了綁手，而與我一起膜拜的老頭卻從他的肩袋裏拿出備用的護膝，然後倆人一邊手忙腳亂地替我穿戴上，一邊好心地勸慰我要珍惜自己的身子，「成佛還得靠這個身軀呢，哪能像你這樣的磕法？」

我聽他們說著，不禁慚愧得無地自容。老婦與老頭忙碌的手掌與疲憊的膝蓋全都磨出了厚繭，盡情地訴說著他們虔誠的歲月；我更有些承受不了，因為他們不由分說地將歲月在他們身上的烙痕，一股腦地在我的細皮嫩肉上搓揉——這就令我有了比跪拜在石版上更加難以承受的折磨。

雖然如此，我仍是咬著牙承受，因為我看著兩人的忙碌，心下一陣溫馨。不過呢，我並沒能在這種溫馨裏浸淫太久。或許我這個人真的就像同修們時常批評我的一樣，有些不知好歹，所以在他們努力散發著溫馨的同時，我卻不自禁地埋怨起他們打斷了我磕拜的情緒。

這個念頭不得了，因為它一旦生起就再也止不住了，於是等他們在我的身上搓揉完了以後，我就站起，抖了抖身上被按摩過後的鬆弛肌肉，拍了拍身上的塵土，一言不發地帶著他們的綁手與護膝邁步前行，倒弄得倆人不知所措地愣立在一旁。

我的動作肯定是很好笑的。雖然我自己並無法覺察，但是我卻由圍觀的人羣裏「噗嗤！」一聲輕朗的女性笑聲得到了證明；我好像在甚麼地方曾經聽過這聲揶揄的輕笑，但是等我擡頭往那聲輕笑追尋的時候，卻看到人羣一陣騷動，顯然有人正從他們身後擠了出去。

我這一陣子受眾人嘲笑的境遇真是罄竹難書，所以自然不會對這聲輕笑太過在意，我甚至還有一個想讓「輕蔑」萌生出「尊崇」的捉狹心態，於是不加思索地邁步往大昭寺的方向行去。

眾人很快地散去，街道兩邊白牆黑框的連體閣樓卻隨著寺廟的接近，而逐漸密集了起來。我在眾人成鳥獸散的倉皇裏，分不清這個樓跟那個樓之間的隔離，不過卻清楚這一棟棟的樓宇內雖然居住了不同的容顏，但卻盡是訴說著相同的輪迴命運，更各自拉開了一段段破裂的人生遭遇；雖然閣樓間吞吐著排泄不出的抑鬱，彩色的窗簾卻總是飄出糌粑的香味，弄得我饑腸轆轆。

卍象旋嵐偃嶽，寓動於靜

從街道的景觀看來，我發覺拉薩市區明顯地富足多了，不止到處都在施工的建築使得市面興旺了起來，連柏油馬路也比以前增多、乾淨了；雖然藏人聚集的舊城區仍是擁擠不堪，但是聽說這一切都將得到改善。當然，我這個成天躲在寺院裏唸經的出家人對都市發展一竅不通，所以始終無法體認政府一連串的開發計劃在全國所引起的騷動到底有些甚麼高瞻遠矚的意涵；不過以前我就常聽那些從拉薩到祖普寺的人說起，這些由北京國務院發動的「援藏四十三項目」建設，有著跨越二十一世紀的恢宏藍圖，所以不得不摒棄保守封閉的藏式社會，在空曠的西郊另起一座城墩。

這種策劃手法據說在國外的古老大都會裏運作有年，更是一樁眾所公認的「平地另起高樓」的平常手法。本來這也不足為奇，但參訪祖普寺的僧侶們說到此時，大都閃爍著詭譎的眼神，在臨閉嘴時，又加上一句：「這也是摧毀內緊外鬆的藏式社會唯一可用的方法。」

說就說唄，只不過我在寺廟裏培育出來的心思經不起任何詭異的氛圍，所以一旦被懷疑的眼神牽動，自然而然地就衍生出一種不得不去相信它的真實性的反應。當然我並不是一個不知思考的出家人，我會有這種認同，多少也因為我曾經聽到其他的信眾跟我抱怨，這一連串的現代化體育館、藝術館、拉薩飯店等等建築羣落，好似天外飛物，雖然建構得美侖美奐，但大多數門可羅雀，不是一年有三百天閑置不用，就是空房佔據雄偉的空間，任由它荒廢著。

尤其啦，他們口沫橫飛地訴苦，那個與拉薩飯店對街相望、由天津市為了響應國務院而興建的拉薩歌劇院，完全西式設計，蓋得像座白色宮殿，充當「西藏人大會堂」；可惜的是那間高十三米、跨度三十米的觀眾廳在三百多天的平常日子裏只能淪為年輕人麇集跳迪斯可或看電影的場所，而門前那座福建省捐贈的壯觀大型石雕則更是成為年輕人約會的座標。我聽到這些時，童心未泯的年輕心懷其實蠻高興的，因為他們到底不是出家人，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們說著說著，我就不禁猶豫了起來，因為這些建築物大都興建在藏人平常不輕易到達的西郊，更由於巴士絕跡，貧窮的年輕藏人只得在謠傳裏去想像開發的成果；所以這麼一來，原本各自居住的漢藏居民就更是顯得界限分明，甚至窮困的藏人被驅離了這個原本屬於他們的地方以後，就再也不得進入這麼一個嶄新的、漢人為漢人建造的城區，難怪幾十年前，中國總理胡耀邦視察過後，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在西藏所執行的是一個純粹的「殖民政策」，當然現在的情況就更嚴重了。

不過呢，並不是所有參與討論的人都有著像我一樣的想法，一些曾接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知識份子就贊同這種新舊城區的隔離，因為他們都說拉薩西郊、筆直的幸福路兩側的觀光飯店毗鄰而建，令人一見，就覺得比以前要幸福多了。

我聽著有些納悶，更加不解為何那些多年來飽經民族隔離創傷的金髮碧眼觀光客，在享受完了西方文明的方便以後，卻匆匆驅車前往藏人麇集的東方劇院觀賞傳統的藏劇藝術。

我身為藏人「沉默的多數」的一份子，永遠也無法瞭解西方人嘴中所說的那個種族滅絕政策。「嘿！你不知道『多數』久已逐漸變成『少數』了嗎？」這種說法總是令我不安，所以那種好似天真無邪的說話表情不得不令我猜忌他們的心胸城府。他們見我不瞭解，就焦慮地比手劃腳，從美國白人兩百年前的西部開拓史說起，來說明他們如何驅趕久已在北美洲四處遊牧的印第安人，以及他們如何壓制獻身西部建設的中國鐵路工人。

我聽著他們的敘說，起先總是不自覺地興起一種敬佩他們胸襟的表情，因為到底不是人人都有勇氣批評自己的前朝先人；但是慢慢地我也就明白了，因為現在事過境遷，所以他們能夠心平氣和地將這段泯滅人權的侵略經過當作史料來敘述，但是在當初，誰又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然就是不落人後地以消滅其他種族為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呢？

我想通了這個以後就很坦然，所以對這些外國人嘗試以西方的偏見來散播分離祖國意識的居心叵測就更加警覺起來。我對自己身為一個「出家人」卻有敏銳的政治警覺一直有著說不出來的驕傲，我更在他們的描述裏找到了一個漏洞，於是奮起加以反擊；但是顯然地，我的敏銳警覺度大大超過了適當的英語訓練，所以支支吾吾地令所有在場的觀光客都睜大了碧藍的眼珠子瞧著我。

我的勇氣與不自量力後來受到長老們的警告。但是我那股苦於英文表達能力太差的窩囊，卻在他們警告我的時候得到了適度的渲洩。他們都很清楚，我用連環砲似的流利藏文絕對可以將我用英語講不清楚的地方說得一清二楚，而且更有可能夾雜著許多令人叫絕的妙語如珠。

他們的莞爾總是令我心安，於是我在長老們面前，就更加恃無忌憚地說了許多連自己都想不透的東西。他們聽著，有的豎起眉毛，有的掩口難信，有的低眉不語，但是每個人都面露憂慮；我說著說著，自覺沒趣，於是戛然靜默抗議。

他們大概也聽夠了，就警告我不要再與同修們談這種事。我有些不解，就質詢他們：「長老們說的是哪樁事？」

他們仍是面露微笑：「你千萬不能再向同修們說，在驚濤駭浪的美國白人移民潮裏，光著臀膀的印第安人與留著長辮子的滿清人都是少數人，所以在多數人的欺凌下有冤難申是可以理解的。」

我聽著好笑就說：「這個說法難道錯了？我還沒說藏人在西藏反而成了外國人呢！」

他們仍是不語，只諱莫如深地拿著一對對精瘦的眼睛瞧著我。我被看得一肚子不高興，就質問他們：「寺院如此老謀深算，不肯教我英文，是不是早就防範我對外國人發表意見？」

他們仍是不說話，我真的就光火了，於是挑釁地說：「看來沒錯了，長老們對這些來來去去的包工隊在拉薩建構起一棟棟與藏人無關的建築物是贊同的啦！」

他們對我的指控充耳未聞，只交頭接耳地交換著意見；我幾次三番想再詢問，他們只給我來個相應不理。我的木納神情不知不覺地就給挑弄了起來，因為那種曖昧的氣氛令我勃然大怒，那種炯炯有神、卻又欲語還休的猶豫卻又好似鼓勵著我，要我暢所欲言。我不能很清楚地描述當時的心境，但好像也是一種欲蓋彌彰的心理因素在作怪罷，我終於按捺不住，忘了長久以來被教導的學生對長老們應有的尊崇態度，大聲咧咧地要求他們談談西元八三八年的吐蕃王朝後期的「滅佛運動」。

長老們愣了一下，終於停止了窸窸嗦嗦的交談；我沒好氣地又說：「嘿！就算我們對年代久遠的九世紀已經忘記了，長老們對文革時期的陰謀，不至於那麼快就淡忘了罷？」

長老們相互對望一眼：「你到底想說甚麼？」

我提高了嗓門：「長老們對那個時期的紅衛兵將佛像釘上釘子扔在雅魯藏布江裏，又將大昭寺的壁畫撕毀，重新畫上僧侶飲酒作樂圖，難道也不記得了？」

他們面面相覷，其中有一位語重心長地說：「事——去——無——留——觀……」一個字一個字地拖著語音，迴盪在空曠的佛寺裏。

我的忿怒無以復加，心想長老們這麼迂腐，跟我吊起漢人的舊書袋來，難怪對當前發生在拉薩的事情都視而不見；我於是「嗤！」了一聲，也模仿著吟詩般的語音，來表達心中的不滿：「是啦，是啦！這個不稀奇，我也會講啦……名——高——有——餘——想……」

這下子長老們動容了：「我們不是不跟你解釋，而是提醒你注意。」

「注意？」老實人動怒自然有老實人的威嚴，所以長老們忽然各各噤若寒蟬。「注意甚麼呢？我只是想問問美國佬們，多數人壓抑少數人雖然不人道，但卻可以理解；我不明白的是，為何少數人也可以壓抑多數人呢？」

他們聽我把話挑明了講，好像鬆了一口氣：「這就是我們不希望你在同修們裏講的事情。」

「這可怪了！我只不過提出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在心裏想，但不能問出來。」

「這不是有違長老們的教導嗎？」

「甚麼教導？」我正想再引經據典地來爭辯，長老們卻一齊站起，不讓我有申辯的機會。他們轉而一起圍攏著我，七嘴八舌地解釋些牽強的理由，最後他們見我頑冥不化，只好千叮萬囑，要求我以「六度波羅蜜」的「忍辱波羅蜜」來對待這件事情；我此時深刻體會長老們的悲憫，於是決定不給這些已成驚弓之鳥的長老們找麻煩，更在回寮房的廊道裏勉強說服自己相信，「現實的言說」不可能僅僅只是一個陷落在「現實的光景」裏的言說，更加可能的是，「現實的表象」底層是穿透「現實」的心靈，再說了，真正的現實是「漢藏」民族共享幸福的日子不會太遠，畢竟目前這麼一個「漢藏」居民壁壘分明的對峙不足以呈現「民族共榮」的景觀——這是遠在三千里外的北京政府亟力建設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絕對無法坐視的「國家分離」與「民族分裂」現象。

或許我有些矯枉過正罷，所以日後祖普寺的同修們對我的樂觀態度大多不以為然。雖然如此，但是祖普寺畢竟離拉薩太遠，同修們又足不出戶，甚少涉足市區街道，所以對拉薩的建設就多多少少

顯現一種旁觀的冷漠。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曾經一度引發我與同修們之間不眠不休的爭辯；顯然易見地，在這場爭論中我是個輸家，因為如今我流落街頭，他們倒仍是心安理得地待在廟裏。

卍象形充八極，似靜欲動

當我胡亂地回憶著，卻被一圈又一圈、水一樣的人羣推著時，我才發現我已經到了圍繞著大昭寺的巴爾廓街。我有些不由自主地移動著，孤獨地在擁擠的人羣裏感受人們所體認的神祕宿命流動，卻老是覺得身後緊緊地被人跟蹤著——那個飄忽不定、逡巡不已的眼神更時時牽動了我的魂識。

我有時故意佇步，藉著觀看周遭景物來探引跟蹤的人現身。但是他滑溜得很，總是不即不離、不遠不近地傍伺左右，弄得我心下不寧。我沒輒，有時乾脆轉身，不顧旁人的推擠，往來路緊緊盯看著。不過，我這麼直截了當還是沒用，因為我在順時針方向的單向人潮流動裏，根本就無法覺察任何異樣的跡象。這時我就搔搔腦門，大搖大擺地逆向移動，不料卻遭來了麇集路旁的乞丐們交相指責；我想辯解兩句，但卻在這羣等人佈施的乞丐眼神裏發現了各人背負各自悲歡的無奈。我唉歎了一聲，無法多說甚麼，因為我自己也得接受別人的施捨，更何況，我還無「家」可歸呢。

我想擠過人潮，去給對街的乞丐們佈施點甚麼，哪怕僅僅是跟他們講點福報之類的道理也是好的；但是我擠了半天，老擠不過去，因為街道的正當中全被摩肩擦腫的磕拜人羣給佔據了。他們仆地前滑的拜佛氣勢驚人，首尾銜接，幾乎沒有一絲縫隙，就算有縫隙，那個不疾不緩的速度，朝地面的坑坑窪窪滑行前去的景象，漫漫著一種聖潔的光輝，令我不敢前去褻瀆。

我沒了法子，只好呆立在街道的一頭，雙眼巴巴地看著自由市場裏滿街兜攬生意的攤販們吆喝著，卻對不絕於耳的討價還價聲音有些厭惡起來；從來都不高聲叫賣的藏人現在也懂得在金錢上一較長短了，吆喝的聲勢不止嚇人，更有著「誰不我與」的霸氣。

我聽著聽著，忽然對嘈嗷的叫賣聲不再討厭，因為藏人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策略推動裏終於學到了經商的技巧，當然藏人自古以來即承襲的那種坦率與爽朗的人生態度，也已在輜珠必較的時代洪流裏一去不復返了，而且為了因應漢人來勢洶湧的「經濟自由化」驅動，反而變本加厲地追求生活品質的提升，甚至不惜加入中國黑幫組織，在聖潔的拉薩裏從事著非法勾當。

我放棄了過街，心下打量，琢磨著如何順著人潮，流轉至大昭寺的門前；但是轉著轉著，忽然我遠遠地瞧見了在轉角處有一根高聳的柱子突出臨近的三層樓房。我有些興奮起來，因為我知道這根柱子下面正聚合著另一個綿密的圈環。

我心下立刻有了主意，決定無論如何也得將這個神祕的跟蹤人給引出來；我興奮於自己的突來奇想，卻顯然地壓抑不住衝動，所以鄰近的信徒有些賭氣不讓我擠過去。我望著可望不可及的木柱，突然覺得好笑起來，因為不知為甚麼，這條舉世聞名的「巴爾廓」環形街在千里跋涉前來經商的四川人鄉音裏成了「八角街」，反而誤打誤撞地將「巴爾廓」解釋為形充八極的卍象。

這條沒有八個角的「八角街」原本是條轉經圓環的街道，但曾幾何時已經發展為一條人潮洶湧的經濟環狀街；去過北京的人都說這條商品街絕不會輸給王府井購物中心，但我卻相信北京的王府井絕不會在街道的四角聳立著纏繞經幡的柱子，更不會有手搖瑪尼轉的信徒發狂似地繞柱而行。

我好不容易才突破人牆，擠到木柱邊，圍在小圈環的外圍邊，興沖沖地繞了一圈。我一邊手舞足蹈地繞著，尋找插隊的機會，一邊感到快樂極了。大圈子裏的小圈子另有一番景象，已是寥若晨星的西方觀光客在小圈子裏甩動著金黃色頭髮、悶著頭轉圈子的景觀更是令人嘖嘖稱奇。

我一高興，就插隊擠在他的後面，呢喃地誦起咒音來了。這位金髮青年比西藏人還要西藏化，不止身著藏袍，胸口更掛滿了十幾串、以寶石或松耳石織成的項鍊，左腋夾著一條藏毯，右手卻舉個白骨森森的法器。他回首看了我一眼，見我披著僧袍，就從頸項裏取出一條帶著骨董的首飾供養我，然後更加誇張地擺動著他手中的供器。

我接過首飾，心下閃過一絲「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的慚愧。我加入他的行列其實沒安好心，我只是想混在圈子裏，誘引跟蹤在我後面的人現身，卻也受了感染，不由自主地在金髮的照拂下認真地繞了幾圈；不料金髮受了我的僧袍的鼓舞，擺動起身軀來，更是誇張，那個有若歇斯底里的動作，看似迷人，甩起汗珠來卻是不落人後，而且顆顆汗珠都帶著令人難以忍受的騷氣。

我忍了一陣，努力地在旋轉之際，以眼睛的餘光掃遍圍觀的人羣。不料我無論怎麼專注都無法瞧出跟蹤者的端倪，於是我終於在壓抑不住長久浸淫在濃郁藏香所養成的鼻嗅敏銳度下，匆匆地選了一個不著痕跡的轉角，將自己輕輕巧巧地旋離出了轉圈的圈子。

我再度加入巴爾廓街的轉經大圈以後，決定不對這位神祕人物多加費心，儘快轉到大昭寺去。不過我雖然這麼想，卻苦於人潮不斷而感到寸步難行；這可是挺無奈地，因為八角街雖然不是很長，但也有個八百公尺左右，更由於市場熱鬧活躍，旁及鄰近的放射走道，所以購物人潮密密麻麻地交織成密不透風的旋轉人牆，似動不動，卻又在動靜之間像地球環繞太陽一般緩緩轉動，凝動幾動。

我沒輒，只得踟躕街頭，然後隨性觀看著街邊的店舖林立，卻意外地在連體閣樓的縫隙裏發現了成排成排細細密密的經文；我讀著讀著就著迷了起來，在店舖前手舞足蹈，又吟誦，又沉思，那股鑽研古貌經文的習性不知不覺地就在街邊給挑弄了起來，氣勢渾雄。

這種景象在轉經路上並不獨特。眾人也都尊重我的專注，於是在人潮推擠裏自動地圈流起一個小凹圈，令我盡情地埋首於浩瀚經文裏。我忙極了，既無法搭理眾人的好意，更無法發現小凹圈已然隨著自己忽快忽慢的步伐而忽大忽小地聚合著；忽然牆上閃入一個佛像，我倏忽一驚，就當街膜拜了起來。小凹圈因為我突然在地上伸長了身軀也就自動地加寬、加大，更是蠕動得極為和諧、自然。

這個景象想必相當滑稽，但我感覺不出，只覺得穿戴在身上的綁手與護膝竟然有如此的妙用，令我的前仆後繼了無疼痛的折騰。我一高興，就轉頭往金髮青年方向尋找神祕人的蹤跡，順手將那條礙手礙腳的骨董首飾送給了圍觀的人，隨口唸了些加持的咒音，然後更加起勁地膜拜著。

如此這般跪拜了好一會兒，我停了一下，感覺肚子好似癟了進去，於是在地上坐了起來，摸著肚子看著無數條擺動的腿腳從我眼前晃過；眾人可能驚訝我突然停止了跪拜，更有可能是看見我用手撫摸了肚皮一陣，所以才會這麼湊巧，我才剛感覺肚子餓，旁邊就有人遞過來糌粑。

我心想正好，來不及稱謝，抓過來就吃，卻在一咀一嚼裏，發現街口燃燒著香爐，香火鼎盛；我站起身來，四下環顧了一下，才發現我這一路跪拜，竟然不知不覺地已經繞到大昭寺的廟門前了，小凹圈也隨著我在朱紅寺牆的佛像前的跪拜不斷迭盪延伸，一路起伏至大廟門前，濡沫溫馨。

卍象將動未動，契機飄鼓

我快速跑到廟前，擡眼看看大昭寺屋頂上金光閃閃的金羊法輪標記，擦了擦嘴就想跨進廟門，忽然感到心下不定；我隱約地感覺，在這一路的起伏跪拜裏，那位神祕人物已然明目張膽地現身，更時不時以一對躲藏在人潮中的眼睛對我表露出不尋常的關懷，甚至我好像還聽到那麼幾聲輕微的歎息聲，對著我的背影吐露出柔軟的惋惜。

我說不上來這是甚麼感應，但是有雙眼睛在角落盯住我，是絕對錯不了的。我想不透徹，站在廟門前的臺階上，四下環顧了好一會兒，卻是除了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以外甚麼也看不到，但那個眼神總是存在，有若兩道清澈的電掣，不時透出冷冽的光芒，卻也令久自顫慄不已的心逐漸暖和起來，將沉鬱的肅殺之氣整個摒除於詭譎的年代之外。

「管他是誰！不理他罷！」我甩了甩已經長出稀疏頭髮的腦門，轉身進了廟裏，迎面立即撲上一股味道強烈的香草味。

我一時之間感覺胸悶氣促，頭昏眼花，趕緊就摀上了尚自咀嚼著糌粑的嘴巴，然後眼冒金星地引頸迴顧；原來大昭寺香火旺盛，所以寺內日夜都點著酥油燈，大白天更燃燒著柏枝與一種比艾草味

更濃的香草，藉以祛除寺外的污濁惡氣，所以香味強烈撲鼻。我張望了一會兒，深吸了幾口氣，立時感到舒坦無比，有一種回到了祖普寺的感覺。

我定了定神後，發現大昭寺內也與寺外一般，一樣地人頭鑽動，而且在大門進口處更是聚集了一蹓排隊登記上供的信眾，爭先恐後地將他們手中的酥油與糌粑供奉上去，更慷慨地向喇嘛們供奉上金錢、佛衣與供器。這個景象令我看了非常感動，因為自從西元一九八八年大昭寺前的流血鎮壓事件引發了戒嚴以來，旅客明顯地稀少了，連信眾也大多為了躲避災禍而不敢到大昭寺來。

如今或許黨委書記害怕「國家分離運動者」將北京天安門前的大屠殺與大昭寺前的血腥動亂起了聯想，於是就制定了一放一收的政策，以外弛內緊的方式適度地對信眾開放，引導他們前來大昭寺以造成「宗教自由」的繁榮景象。

這個政策顯然是高明的。信眾們大多弄不清拉薩外面的世界，更對政治敬而遠之；他們只關心大昭寺的廟門是否敞開，更害怕共產黨幹部在盛怒之下，又像文革的「造反派」一樣，將大昭寺改為招待所，或將大堂經營為嬉笑怒罵的電影院。信眾的心思運作是簡單的，他們以為若不想讓這些劫難發生，他們就應當更加縮衣節食來供養菩薩與護法，以免他們一怒而去，任憑可悲的褻瀆將佛殿變為屠宰場，或將大堂荒廢為狐狼窩。

當然這種破壞在「無神論」的共產黨人眼中原本不是甚麼大不了的行逕，所以迫害僧侶與焚燬佛經等等滅佛運動，對他們來說都只是造福人羣的解放事業而已；於是他們面對著信眾的競相捐獻，一邊竊笑計策得逞，一邊卻又不由自主地加緊防範。

我看著看著不禁浩然一聲長歎，看來香草味再濃烈再刺鼻，也無法祛除寺外的污濁政治氣息。其實我們出家人何嘗不是做著解放的事業呢？只是我們認知人類的貪瞋癡本性幾劫以來嚙咬著自由的翅膀，所以只有當我們能夠以無比的柔軟與寬容來展現前所未有的毅力，才有可能摧毀根深蒂固的堅強自我染污意識，也只有當我們能夠破除對法界現象的習慣性錯誤認知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只不過，這個追求「人我與法我」的自我解放，要求的是智慧的開啟與慈悲的培育，而不是對他人的期許，更不是對社會的批判與革命；畢竟不論是何種追求，其本身就意味著自己對世事做局部的放棄，但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是全面的掠奪，甚至是口徑一致的封鎖與控制。

我想得有些氣悶，急急忙忙地穿過大堂，卻不忘在粗俗不堪的新補佛像下，匆匆地尋找跟蹤著我的眼神；沉重的空氣裏躲閃的眼睛仍舊闕無，不過四周冷眉凝目的菩薩塑像卻傳遞過來欲言又止的關懷，一波一波似洪流滔天、卻無謂其動，新容舊貌似旋乾倒坤、卻無謂其靜，而在「動靜」之間，又讓華麗有加的菩薩塑像飄曳著莊嚴不足的神情。

我看得有些意興闌珊了。看來共產黨幹部雖然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來修補與維護，但是似乎仍然無法將舊有的面貌恢復。塑像背後的唐卡與佛像有的還保持著舊日的細緻，想來當是長老們從紅衛兵的打砸爛搶裏搶救出來的罷。這也難怪，唐卡捆起來收藏比較容易，其它的擺設、法器與塑像就沒有那麼幸運的下場了，可以說沒有一樣能夠逃得過「文化大革命」的摧毀，大多已經湮銷泯滅了。其實十年「文革」雖然可怕，但是共產黨幹部在廟裏強自推行的「唯物論」教育與「民族宗教」政策宣揚才是我們的致命傷。

我不敢講這是一樁既定的長時期政策，但中共未入西藏以前，我們有大大小小的寺廟三千七百多座，如今數得出的，大概只有十三座仍然成其為廟，其它的不是被徹底砸毀了，就是被移作它用，成為一棟棟鬼鬼祟祟的兵營或詭譎曖昧的兵械倉庫；更何況，這些對外開放的廟宇大都是共產黨幹部為了發展觀光事業，在「國家重點保護」的政策下加工修繕完畢，所以一切都顯得粗粗糙糙，沒有了昔日祖師們的精心經營成果。這種種的豐功偉業豈只都緣於「文革」的摧殘？

卍象不動則已，一動成象

我一邊想著，一邊卻莽撞地闖進了一條方形迴廊。我四下張望了一下，發覺這正是大昭寺享有盛名的轉經廊道，取名為「囊廓」。

我頓時在廊柱邊歡呼起來。是啊，是啊，我不必數都知道，這裏共計有三百零七個轉動法輪的支軸，各各支撐著金光閃閃的瑪尼轉，供信徒做「順時鐘」轉經用；我還知道，這個轉經廊道相對於圍繞著大昭寺的巴爾廓街，是眾所皆知的「內環」，所以八角街相對於「內環」，就稱為「中環轉經路」。我所不明白的是，既然有「內環」與「中環」，那麼肯定還有一個「外環」。但是「外環」在哪裏呢？有人說「外環」擴大到拉薩城外圍，繞布達拉宮所駐在的紅山與林廓所佔據的藥王山轉動，是昔日知名的古道；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拉薩駐軍以後亟力拓城，現在的「外環」形狀不規則，隨意性大，已經無法真正地規範出一條轉經路——或許這正象徵著所有圈圍著須彌山的輪迴道路罷，畢竟眾生投胎於六道的歷程不可能那麼地情願、自主與順遂的。最為奇奧的是這裏的「內環、中環、外環」又形成「中象雄」，將轉經路連結了從伊朗過來的「內象雄」與到岡底斯山的「外象雄」。

我雀躍不已。大昭寺的瑪尼轉仍舊流動著光芒。這絕對是我們這羣蟄居於兵燹、鎮壓與控制之下的佛子內心裏所不可抑制的希望。我看著看著，雙眼逐漸流淌出淚水，這多麼令我感動呀！虔誠的佛子們不約而同地依著順時針方向轉動著金光燦爛的瑪尼轉，呢喃地低聲祈福，然後一步步跨出順時鐘的步伐，謹慎小心地在深邃的長廊裏以整齊劃一的緩步慢移，魚貫地前行著。

我看著這羣信眾機械地分列於三百零七個瑪尼轉兩邊，虔敬地伸出六百一十四隻手撫摸著瑪尼轉的光滑表面，心下澎湃洶湧，於是有些壓抑不住自己，就又手舞足蹈起來；一旁坐在廊柱邊的僧侶向我招招手，要我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欠了下身，搔著腦殼擠坐在他的身邊；他不多說甚麼，只是挪動了身軀，讓我有足夠的空間將兩腿順著石階伸展下去。我垂著雙腿，快樂地讓嘴脣間呢喃著「嗡嗎呢唄美吽」的連綿咒音，眼睛卻不安份地四下打量起轉經廊道的環境來。

我倚靠的這根廊柱躲在長廊的陰影裏，使得一長蹓的廊柱好似根根都像直立在黑夜裏的樹樁，以深不可測的記憶目送著轉經身影蠕動出生死輪迴的不可抗拒；絳紅的廊柱間掛著幾盞方形燈罩，從下面望上去，看不清燈罩是犛牛毛編織的還是碎布密縫的，反正一律呈現黑色幕帷，其上整齊地貼著金黃色、加持過的咒符，一張張訴說著歷史的流連。

是呀！大昭寺裏處處提醒著信眾，漢藏民族從唐朝開始就一直有著「民族共榮」的歷史沿革，連燈罩上方的大樑也是雕刻著那些從文成公主時期就一直留下來的中國宮殿圖案；我看得心花怒放，驚訝於這些精緻的雕刻在一根根位於大樑上端的短椳上也不忘處處散發出歷史的軌跡。誰能否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呢？連短椳上方的波浪形屋簷也是中國式的呀。

我想著「五族共融」的景觀，心下無限歡欣，於是逐漸把目光上移，盯著屋簷上方藍得邪乎的天空，卻被從上倏忽而下的禿鷹驚得將連綿的咒音縮了回去；這些禿鷹經常從甬道上方的狹小天空穿過，往往來不及注意，只知流光一閃，等眼睛有了注意力，卻甚麼也沒瞧見，只看見一方天空光潔得出奇；偶而會有那麼一、兩隻盤旋在縫隙中，然後頭朝下，往廊道飛了下來；那時我就看得很清楚，因為禿鷹雙翅向後翻，兩隻眼睛骨溜溜地轉動，爪上總是沾滿了那種在西藏高原特有的紅土。

我定了定神後，就將中斷的六字大明咒持續起來。那些俯衝而下的禿鷹雙爪上總是纏繞著破碎的幡布，尖銳的爪指上兀自帶著殘留的血漬與肉渣，想是剛從天葬臺大快朵頤後振翼而至的罷；雖然禿鷹衝得快速，但通常不會干擾轉經的人，總是在他們頭上繞上一圈，然後飛出天際。

我引頸望著禿鷹，鼻頭不知怎麼搞地就搔癢了起來；我不由自主地揉著鼻子，窸窸嗦嗦的響聲惹來擠坐在旁的僧侶擡頭瞄了我一眼。我打個哆嗦，點著頭表示歉意，但卻也無可奈何，因為我不是有意打斷他念咒，只是止不住這個要命的鼻子。這想來挺遺憾的，我並不是一個惹人厭的人，但好像無論走到哪裏，我都會遭到白眼，有時甚至還成為眾人揶揄的對象。這個我想是因為我前幾劫種下了不怎麼好的因緣，所以這生才到處都惹人嫌、遭人厭罷。

其實我控制不住我的鼻子怪不得我，因為這個封閉的廊道前後兩端各有著一只點燃了一堆香火的大銅鍋，裏面燜出一種混合了白樹枝或甘丹勘巴等香草與酥油、糌粑揉製而成的陣陣撲鼻香味；這還不要緊，但是進出大堂的佛子們每從銅鍋邊上繞過，就在火堆上面滴幾滴酥油，或丟一點糌粑或添一把香草，所以就使得濃霧不斷，香煙繚繞。

我按捺著鼻子，一言不發地將目光從僧侶的面龐轉至銅鍋。我這樣做是想讓他明白濃煙嗆鼻的緣由。他起先有些不解，但是我擠眉弄眼，往銅鍋來來回回幾次以後，他終於恍然大悟，於是微笑著又低轉聲音而再度呢喃起咒音來了。我很欣慰他諒解了我，卻也因為如此而沒了他的臉龐可瞧，於是我就緊盯著煙霧觀看，慢慢地瞧出了興趣，因為氤氳的香煙好似蘊藏著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玄機，而絪縕的交密之狀卻又訴說著元氣渾然的天地原本就是一體的，吉凶、奇變都凝聚於將泄未泄之時。

當然我這個足不出戶的出家人弄不清這中間的涵意，只能猜測這個瑪尼轉的金光總是不費甚麼力氣就能在煙鎖甬道裏掙破濃霧，幻隱幻現地展現與交織出來一連串的奇妙景觀——這跟我記憶中的佛陀在說法時從頂門上放出百千萬億大毫相光的印象，肯定有著不可思議的關聯罷。

我不能說我百分之百理解這個關聯，不過景觀是景觀，印象是印象，當「景觀」變成「印象」時，「景觀」在思維的運作下就起了質的變化，於是「景觀」中實實在在的人物與景象，也就在自我執取下變成一種身份層疊與影像幻現的「印象」；如此一來，卍象雖殊而不能自異，因為萬法皆如，緣自一心，倘若心境不執取自我，卍象如何能從文成公主和藩、到「解放軍」解放拉薩，從「內環、中環、外環」轉經路到「中象雄」，而自顧自地在歷史裏一路迴轉呢？

大概就是這個時刻罷。當我清楚地覺知，自己內心的「無明」在這對立的「主客」不得不連結起來的剎那間，我有了痛苦的牽動，然後我就發現，我必須誠實地面對這個世間的荒謬、忠於自己的感受，就算我不能以理論來疏解、來總結，而必須藉助不同「文學形式」、作多方面的表達、來歸結一個核心概念，我也不能畏縮。

我所不知道的是，我至今都不能清楚定義這個「荒謬的感受」，於是在超越、揚棄「反抗」的過程裏，我就只能讓「主體性真理」迷失在「荒謬的感受」裏；我不能說我現在已經豁然貫通，至少在「景觀」與「印象」互映成趣的當時，我感受了一種暮靄氣息從香煙繚繞的轉經廊道瀰漫了開去，然後我就照見了「荒謬的感受」正從一個「生滅現象的不可祛除、概念名相之根深蒂固、文字圖符之阻隔溝通、自我業力的如影隨形」的荒謬裏，讓我發現了「自由」的可貴，尤其是「創造性思想」的自由，必在未來某個時空，經由某個因緣，讓「荒謬的感受」逕自成為「創造性思想」的源泉，譬如現在，譬如禿鷹的翱翔，經由俯衝經由穿越，讓稀薄的印象與微弱的文字結合、凝鑄為堅實的景觀，使得「印象」永不逝去，而不再只是景觀與文字而已；想到這裏，我幾乎可以完全確定，我至今都是木木納納的根源，就是因為我在即生即滅的認知作用下，始終無法輕快地翱翔罷。

翱翔呀！我多麼希望我能像禿鷹一樣——飛騰而上，到了頂點，清脆地叫幾聲，又翻飛而下，讓羽翼搧動的輕盈與咒音融為一體——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只能希望我在振翼的聲波帶動下衝向萬里無雲的天空，然後藉著擁抱過藍天的清澈，將劃破的光芒分割成無數的光譜線條，照耀著直統統的廊道使它光線敞亮，照耀著廟頂的瓦片使它光閃無邪，更照耀著機制裏的佛子們，使得他們能早日掙脫理則系統的摧殘——無論那是政治上、宗教上或生命上的網罟，我都是如此地企盼著。

但是我空有心思呀！這個妄想的念頭，連清澈的天空也無法辦到呀！因為天空雖然清澈無礙，但就在它將甬道的石版路完全暴露在陽光裏時，卻也同時將石版路所分隔開的建築藏在陰影裏。不是這樣嗎？斜照的陽光雖然在落下重簷藻棁的廟宇前發輝臨去的威力，使得一蹈的瑪尼轉發狂似地散發出眩目的光亮，但卻也因為如此，魚貫排列的身影在陽光的牽引下倒是移動得有如鬼影幢幢；更何況在眩光流動裏，我身後那排分立的絳紅廊柱所反射出的片片光點，閃動得就像大堂的燭火層層疊疊，密集地流動，使得相隔數尺的廊柱不得不在窄狹的廊道裏緩緩移動，不由自主地交織成幾條細細狹狹的光影，將佛子們籠罩在一圈說不出的奇異氣氛裏，絪縕渾然，將泄未泄。

在這個詭譎的氛圍裏，一個個機械地前移、用心地轉著經輪的身影，好像各各都很規矩地站在瑪尼轉面前、卻又很自然地就踏上前面一個瑪尼轉一般，更因大多數的信眾都穿著藍布藏袍，移動的韻律於是閃現一片藍光，遠看過去，就像一片起伏的藍色波濤。

這個景觀，不禁令我想起「共和國」初建時期的藍色工蟻，總是在共產黨幹部的指引下，不費心思地就以誇張的投影對藍色的身體產生不由自主的自殘及傷害——一方面自我渲染私己生命的荒涼虛無本質，一方面卻又宣揚「集體意識」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種為了建構「無償意義」而做的努力，在紅色的運動裏，前仆後繼地慽散為「藍色自我」與「紅色羣眾」的關係。

我靜靜地坐著，嘴中咒音連綿，逐漸地與瑪尼轉隊伍所傳誦出來的咒語聚合了起來；這股咒音或許也可被解釋為「無償的建構」罷，因為咒語在心音裏生出，然後在嘴脣裏完整起來，最後又重新將每一個沒有意義的音符反複地敲擊在心坎上，只能說是一種「無償意義」的建構。

嗡。嗡。咒語完成這麼一圈的過程可以說是音符自己的經歷。音符對它所發出來的聲音可以說和它的開始一樣地陌生，但一旦連綿重複，聲音即有了力量；音符不斷前進與深入，在自己的聲波裏蘊藏，最後終於讓自己明白了過來，於是證明了音符的經歷是值得的。只不過「音符的經歷」看不到已經完成的方向，等到試圖重新體會完成的感受時，音符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音符了。豈不？這如果不是共產黨幹部所宣導的「建構無償意義而做的努力」，那麼會是甚麼？

我由咒音的聚合，不可思議地連想到社會主義的「集體意識」，然後順理成章地就由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所鼓勵的「個體意識」，認知到所有聚合的現象都是暫時的、無常的，因為使它聚合在一起的條件也將造成它的離散。這完全不需要藉助其它的外力，是個「幻、予」的內部交合運作。

當我領悟咒音結合「無償」與「集體」的「入合二」景觀時，忽然覺得芒刺在背；此時大堂的窗戶飄出幾線煙霧，游出絲絲縷縷的咒音，低沉呵氣，慢吟呢喃，連綿不絕；我出其不意地回頭，卻只見窗櫺上陰影一閃，那個神祕的眼光倏忽消失，帶走一縷黑色的悵惘。

我有些惱火，呼吸就緊促了起來，全身痙攣般顫抖著；鄰座黑黝的僧侶好像甚麼都知道，默默地伸了手過來，於是低聲的誦咒與柔和的眼光交相向我散發溫馨的心電波，即時安撫著我乍起躁動的心情，同時更在剎那間與金色的瑪尼轉閃現的多重光譜交碰在一起，在空氣裏燦爛奪目地迸發著。

此時大堂內外綿綿的「六字大明咒」逐漸匯集成一種單一的祥和嗡音，縈繞在香煙裊裊的甬道裏，更在狀似封閉的轉經道裏自行擴大，有如空谷雷聲般地縈繞不絕，形成一股震耳欲聾的共鳴力量壓迫著我的耳膜，使我不自覺地搖晃了起來。

我搖晃著身軀，聽著嗡音，忽然一切聲音都沉寂了，好似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將造成轟然巨響一般；此時我不自覺地盯著空氣裏好似宇宙線的光譜，逐漸進入一種催眠狀態，不止雜念消泯，周遭也隨著我的眩惑神識而陷入一種神祕氣氛，交密成渾然不動的凝狀空間。

我心中暗自好笑，神祕人還沒出現，我自己倒先神祕兮兮起來。不過說來也怪，在這個神祕的光譜氛圍裏，當微細層次的光波與聲波逐漸交融在一起時，心智好似就開朗了起來，不再被外在客體的瑪尼轉所迷惑，於是轉經廊道也變得不真實起來，然後神祕的光譜隨即快速地憑散了開去，在承載轉經的動作裏，質疑佛子們對「輪迴」的過於執著。

在一切都模糊起來的當時，我忽然覺得自己沒有一個具體的「存在」，不止心靈不是一個實存的個體，客觀事物也不全然獨立地呈現，然而這個「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的寂然本相，卻在產生敏銳的交感作用裏向我訴說著前所未有的身心融合。

卍象即象顛覆，動靜相待

禿鷹在西曬的陽光裏飛上飛下，羽翼又再度撲簌起來。那震動空氣的力道像山頂上灌滿了強風的五彩經幡，畢剝畢剝地撕裂著經旗的絲縷邊緣。

嘿，宇宙的聲音又再度回來了。瑪尼轉嘎嘎地轉著。有的人轉得用力了些，支撐瑪尼轉的內軸就發出吃力的抗議聲。我心中不禁咕噥著：「這個瑪尼轉也該潤滑一下軸輪了罷。看來師兄弟們怠職了。」師兄弟？他們都好罷？我四下觀望一下，並隨即將「景觀」中實實在在的景象變成了影像幻現的「印象」，卻仍然不敢相信，我就這樣輕易地離開了蜷居了一輩子的祖普寺。

「景觀」與「印象」的詭譎就在此。去年的晚春初夏之際，我被告知我可以自由離開祖普寺，前往拉薩；我接獲這樣的通知有些意外，因為不久前祖普寺的長老喇嘛們仍然想盡辦法說服那位派駐在寺裏的黨委書記，希望他能給我一次自我檢查的機會，來糾正我行為不檢的缺失。書記不置可否，於是我就被安置在無法長出莊稼的後山裏。

我真是不想走呀！但是不走好像又不行。這個不知所適的左右為難，從大昭寺鎮壓事件以後就已經逐漸在祖普寺裏變成一種黏黏答答的氣氛。我並不是唯一需要「自我檢查」的一位，事實上，我只是不甘寂寞地響應著其他同修的號召而已；當然，這種黏黏答答的氣氛很難說得清是由誰帶頭的，所以誰響應誰的號召，也就有些說不清楚。這不是任何一種「印象」所能詮釋的。

不管怎樣，我們的寺院雖然沒有金光閃閃的瑪尼轉，但每天同修們聚集在一起繞佛念咒的氣勢卻也是莊嚴恢宏的——在這個繞經的行列裏，我排在第二十九位。沒想到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暴動鎮壓裏，最早傳來噩耗的就是排列在我前面的第二十八號；在僧侶自焚於公安局前過後不久，第二十八號就在寺裏舉辦的一場批鬥會後悄悄地離廟潛逃，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我始終無法明白剛過而中的第二十八號會像他們所講的那樣「畏罪潛逃」，因為他們根據線民舉報，要抓的僧侶其實是我；只是我的木納表情始終將我掩飾得很好，只要我不出面承認，他們沒有證據，絕對想不到是我。這又是一個不是任何一種「印象」所能詮釋的事例。

第二個「畏罪潛逃」的是第三十號。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跟著離去，但我可是清楚得很，因為他的離廟只是單純地為了抗議第二十八號的離去，絕對與我在大昭寺前丟石塊，沒有絲毫關係；雖然

沒有關係，但是這倆人天天包夾著我繞圈子唸咒，於短短一個禮拜就相繼離去，好似給我傳遞了一個強烈的訊息，於是我唸起咒來就再也無法像以前一般聚精會神，而繞起圈子來就更是意興闌珊了，我當然不能將這個「景觀」的質的變化，當作一種身份層疊與影像幻現的「印象」，但它也就現起了。

如今我也走了。想來這麼一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次第相連的數字卻得經過「二十八、三十、二十九」的顛倒順序方式，在經旗幡幢的廟宇前離去，留給氣勢莊嚴恢宏的轉經隊伍一個彌補不了的缺口——這倒像是有甚麼玄機，迫不及待等著被詮釋似地；但是我沒有精神去理會這些擾人的事情，因為我在荒礫後山的思維老是被大昭寺前的血腥鎮壓攪弄得失去了應有的秩序。

這很令人懊惱。雖然大昭寺的轉經廊道是個令人嚮往的地方，但是我卻不願意在被驅趕的景況下離開祖普寺；更何況我一想起事發當天種種驚心動魄的舉措，長久平止的心思就再也沉靜不了了，恨不得立刻前往拉薩，但是拉薩實在太遠了，從堆壟這麼一個偏僻的地方一路過去，還沒有一條像樣的柏油路，我得走好幾天呢。

我一路往拉薩城走來的時候，心下對「噶瑪噶舉」將寺廟蓋在那麼遠的地方，不禁有了埋怨；當然我不是不清楚這裏面的長遠歷史，我只是遺憾「噶瑪噶舉」不能像那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一樣地興旺，在歷史的甬道上承襲著所有規模宏大的寺廟。如今，這項歷史承襲雖然在共產黨的手裏有了徹頭徹尾的顛覆，但基本的派別倒是因為修行方法的不同仍是清楚地釐分著；很耐人尋味的是，據說這批為了逃避共產黨掌控而流亡海外的「藏傳佛教」派別，在沒有政治、廟宇與歷史的包袱下，篤重修行的「噶瑪噶舉」在西方社會裏，反倒拓展得比其它的教派都來得快速。

我雖然有些埋怨，但這是因為我逃離不了與生俱來的瞋念；只不過我也只是說說罷了，因為說甚麼我都捨不得離開祖普寺，所以幾乎走一步就依依不捨地回頭觀看一陣。菩薩與護法想必能為我的哀戚離情作證罷。這樣子走走停停了一陣，到了一個即將失去祖普寺蹤影的轉角時，我就不禁哀嚎了起來，於是情不自禁地對著祖普寺的方向磕起頭來。

此時，我從匍匐在地的位置向上瞧去，只見建立在滿山荒礪的山麓底下的祖普寺，巍峨矗起的模樣倒像是一塊自然突起的小山崙。從遠處看，看不真確，只覺得整座寺廟好似鑲嵌在山壑裏，依山層疊，循次而上，渾然天成，有若將整個宇宙融化於一體，向著未來無盡無止地流轉下去；我忽然覺得好驕傲，祖普寺在祖師們的教誨下，一直保持著純樸肅穆的傳承，而不在建築上花費太多的心力。這個寓不平凡於平凡中的設計，總是牽動著「噶瑪噶舉」的向心力。

這個我想與我們的教義有關罷。任何想親近祖普寺的人一定要走近，才能發覺整座寺廟係藏式建築，由無數的大小石塊堆砌而成，除了窗櫺與廊柱的木頭以外，其它的均是大小不一的石塊，塗成西藏特有的絳紅顏色。這個以石塊堆砌的建築觀念，想來與十一世紀時藏身於石窟中修行的密勒日巴脫離不了關係。當然這個聯想是我將「景觀」變成一種身份層疊與影像幻現的「印象」的自我執取。

我拜著拜著，眼眶就濕潤了起來。我仍然可以很清晰地看見祖普寺主殿上藍底黃波的旗幟、在清澈的藍天底下迎風飄盪，但屋頂上僅有的幾件吉祥象徵物已經有點看不見了；我只能從它們在陽光照耀下所顯現的燦然光點，想像著金羊與法輪所象徵的「政教合一」幾世紀以來就這樣居高臨下俯瞰著來訪徒眾，戲謔著燦爛歷史，笑納著黏長時間。

這麼一座牽繫著我世世代代魂識的祖普寺，當然無法跟大昭寺的金碧輝煌相比，但是黃、藍、綠交織的窗櫺與門框襯拖在絳紅的粉牆上，自有一股協調的蒼茫。是呀！我如果不走的話，今天應該輪到我在寺廟正門口那幅阻隔豔陽的大幅幕帷前協助入內朝拜的信眾了；我最喜歡這份工作指派了，因為我總是對著這些倚牆拾級而立的信徒有著感念之情。

我說不清為甚麼，但是我總覺得在這個生命輪迴的「心識連續」展現裏，我與這羣魚貫排列的徒眾有著解說不清的親密關係；而且正因為我受了這一個念頭的作弄，我經常表現出來平常所沒有的熱忱，尤其每當我看到少數的老婦或老叟脫隊、在堅硬的石版地上行起大禮拜來，我就有著熱淚盈眶的衝動，想去擁抱他們。

我止不住自己的念頭。我覺得他們這麼不顧自己的身軀，拜倒在地，叩首，嘴中又喃喃地唸個不停，正是向我示現著我們唯有忘卻身軀的眷戀，才能破除這個人類自我認同的「心識連續」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從生命輪迴的流轉之中解脫出來。只不過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非常困難，雖然我們都明白「輪迴與涅槃」只是「心識連續」的不同展現，非有生死可遣，非有涅槃可住，但是一旦我們在人的基礎上犯下了「有漏行為」，好像說甚麼都丟棄不下身軀的愛慕。

我才剛剛開始認同身軀的愛慕，就發覺兩個膝蓋已經跪得受不了了。這真是無奈呀。看來理解歸理解，我卻無法忽視肉體與神經所傳來的陣陣疼痛訊息，於是我在路邊選了塊石頭，一屁股就坐了下來；我有些哀傷，我這麼忍受不了痛楚，這輩子肯定是無法成就的了。

我真是辜負了長老們多年來的諄諄教誨，如今更是淒慘，我竟然就如此地被驅離我日夜牽縈的祖普寺，獨自飄泊在茫茫人海裏，邈然不知日後的行止。

我輕撫著膝蓋，在石頭上自怨自艾起來，忽然想起了長老們在寺廟門前的臨別贈語，「你是有根器的，不管你走到哪裏，你只要記得，只有對自性的否定越細微，對卍象世界所有不合理的運作才會更瞭解，對眾人加於你的『非人性』待遇才會更體諒。」我想著這段話，乍然有些疑惑起來。

長老們對我疼愛有加，他們的教誨也必定是金科玉律；這點我不敢有任何懷疑，但是「自性的否定」是甚麼意思呢？這樣的言語我以前好像曾經聽過，或許我所聽到的不是如此的說法，但是卻與長老們的苦口婆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我仍舊清楚地記得那天，我在辯經場裏，與同修們爭辯語言的侷限時，忽然一下子就被搶白得啞口無言；我有些賭氣，很想遠離這些自以為是的同修們，於是就悄悄地溜出了辯經場，一個人躲到大堂一隅，在還不見有甚麼燈火燃起時，去觀看巨幅唐卡上的祖師們。

那天的天氣很陰暗，唐卡上栩栩如生的白教歷代祖師怎麼瞧都瞧不出個模樣；但是不知怎麼搞地，我在沉黯的空氣裏跟自己生了一陣子的悶氣，然後在鬱悶之中卻看到祖師們在腦海裏列隊前來，

各各莊重威嚴，而且從十一世紀中葉創立噶舉派的瑪爾巴，到西藏家喻戶曉的密勒日巴，到承先啟後的岡波巴，一列神采奕奕，不厭其煩地散發出綿延的叮囑，以精光睨視的眼神盯著我，令我為自己的懈怠而無端地心悸了起來，竟不知沉黯的空氣瀰漫著細微的光芒。

我不由自主地為自己辯說起來：「我不是只是順從著『自性』，而是不願對『空性』強辭奪理呀！」這個時候，我清楚地聽見祖師們為我解說著我想不透的「自性」與「空性」的關聯：「我的兒呀！你要聽仔細啦！『自性』無性，『空性』無性，連『無性』也是無性，因為這是本無，是原本就無的，非推之使無呀！真正了解『空性』，將強化對事物相互依存的信念，進而強化『諸法空相』的確定。」這時瀰漫在沉黯空氣裏的細微光芒幾乎籠罩了神采奕奕的列隊祖師，在我的腦海裏，整合了不著邊際的時間意識，卻捕捉到了細微光芒尚未完全現起之前的幽深瞬間，儼然不動。

我就是在這天隱隱約約覺得我跨出了一大步，對潛伏的「心識連續」所顯現的一套密續思想與修證體系有了更深刻的信心。長老們不就是講的同樣的東西嗎？是了，唯有不斷對「自性」否定，才能堅信卍象一著象即顛覆，所以縱使運作起來繽紛紊亂，其實徒具形象，實無本相。

是呀！「密續」如眾所皆知也就是「潛伏的祕密連續」之意，但是難道「輪迴」不就是「潛伏的祕密連續」嗎？那麼生死不也就是「密續」嗎？更何況，咒語是「密續」，意識是「密續」，業緣是「密續」，時空是「密續」，連一念無明的掙扎也是「密續」，看來唯有涅槃，才能超越「密續」了；但是為何當私已的「密續」匯集成神祕的國土時，眾人共同緣起的政治卻全然不顧細微的密流，而整個地在社會的巨大宏流裏將「密續」給徹底埋葬了呢？是罷？幾乎每一個運作著「心識連續」的西藏人都在這段共同緣起的時空裏，被告知做著完全統一的一套「集體動作」。

本來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為這套程序化與機械化的動作與西藏人幾世紀以來就做著的轉動瑪尼轉或行列前進唸咒並無任何不同，甚至藍色工蟻與藍布藏袍所搖晃出來的都是一色的藍色波濤，但是為何在各自的「密續」小格局裏反而沒有了藏人遙相呼應的「集體融合」呢？

我揉著膝蓋，疼痛漸止，心下卻不無遺憾，因為絕大多數的西藏人雖然不對政治感興趣，但是在地緣政治的牽扯下，卻沒有一個不認同自己在歷史裏的中國影響，是那種文化上、人文上、宗教上的影響，卻不一定是宗主與附庸的歸屬；我所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除了堅絕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外，全然不像西方人一樣，懂得保持西藏的人文與宗教價值。

長老們亟力反對我在同修裏散播這樣的直言直語，於是就換了個角度批評我崇洋。「崇洋？」我多次抗議這樣的指控。雖然我是不是崇洋，自己並不清楚，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為西方人滲透西藏的動機所提出的辯解，的確有些不可理喻。

不過這真不應該責怪我，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得不讚揚西方人的高明，因為他們雖然沒有地緣的認同，但卻知道西藏文化以及藏傳佛教對人類的價值。

我非常痛心長老們在這個問題上與我有相反的意見。這多少令我在祖普寺長時期地感到孤立。最後我還是擰不過同修們的攻詰，所以不得不放棄堅持己見；其實我早就知道我是辯不過長老們的，但是我的生理基因不知為甚麼老是令我不甘心糊裏糊塗地聽從任何人的言語而不加辯解。

我相當遺憾他們沒有耐心聽我解說，因為我對西方人的讚揚其實不是恭維，只是因為我從那段與外國人結結巴巴的辯論裏，發現西方人不是真正地高明，但卻有著自知之明；更因為他們雖然一向否定精神與心靈現象的存在，而把一切無法解釋的美妙與巧合都歸諸上帝的榮耀與無所不能，但他們卻也明白心靈知識的探討已受基督教教義的侷限而陷於狹小的境界。所以他們一接觸西藏，就對我們這種無法以科學方法、邏輯與實驗技術證明的心靈成就與精神力量驚羨不已。這是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卻是他們一旦發現了自己的缺失，立即有了盲目的崇拜，然後進行整合的行動就跟著來了。

這種盲目的崇拜對西藏文化的保留絕對有著不可思議的利益。「誰去管他們懂不懂佛法？」我跟同修們解釋著：「我們只是利用他們的盲目崇拜來保留西藏文化。我們無需害怕西方的整合行動，因為蠻子到底是蠻子，他們雖然有著自知之明，但卻永遠也改變不了蠻子的形象！」

長老們聽我顧盼雄藩地講到這裏，才不厭其煩地跟我們解說西藏與西方國家在這兩個世紀以來的糾葛變遷。他們總是語重心長地說，西方勢力有深長的謀略，所以在十九世紀初，那個以殖民全球為己任的英國，在無意之間，發現了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有一個像西藏這種地方可以藉助「瑜珈術」來證實心靈現象，忽然就目瞪口呆了。

那份驚訝就別提有多麼幼稚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浪費絲毫時間，立刻在效忠英國女皇的號召下付諸行動，處心積慮地以印度殖民地為根據地，開始對西藏進行一連串的滲透；於是從清朝中葉以來就不斷地發動戰爭，侵擾邊境，最後更直截攻破拉薩，將達賴十三世驅逐逃往外蒙，然後逼迫駐錫於日喀則市內札什倫布寺的班禪訂下和約。從此英國對西藏的侵蝕就沒有一日或止。

這段歷史源遠流長，我有些記不完全了；我只記得長老們告訴我們，狡詐的英國知道他們鞭長莫及，只能仿效他們侵佔印度的方式來逼迫西藏脫離中國的控制而獨立，於是英軍就在與班禪的和約訂下之後沒多久，急急忙忙迎回達賴十三世，然後陰謀策動「西藏獨立」，藉以長期控制。

我曾質問長老們，為何達賴喇嘛情願跟英國人合作，也不願聽清朝「駐藏大臣」的指令？長老們對他們不願回答的問題，一向都是迂迴，於是告訴我，「那段時間呀，滿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折騰下已經無暇它顧，所以任憑拉薩自生自滅。」

我想長老們雖然學識淵博，但對這段歷史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因為清廷雖然顢頇但卻自大，又佔了地利之便，於是一聽說英軍進駐了拉薩，是可忍，孰不可忍，再怎樣也得派兵攻打以宣國威；就這樣，在烽火連天的光緒年間，大概就是一九一〇年罷，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率兵討伐，卻因濫殺無辜，而獲得了一個「康區屠夫」的歷史稱號。

沒想到，達賴喇嘛所仰仗的英軍不堪一擊，不知善用由上而下的防禦優勢，卻連個簽署「南京條約」而喪權辱國的清廷都打不過，於是掃盪準噶爾部叛亂的清兵首先屯兵於昌都，然後推動「改土歸流」政策，並於宣統二年再度收復拉薩；城破之日，達賴十三世在英軍的掩護下逃往印度。

我曾自作聰明地回覆長老們，或許達賴喇嘛洞悉日後的流亡生涯，所以早早地就與印度結下了不解之緣。長老們通常不理會我的揶揄，只是解說達賴十三世這一次在印度的流亡並沒有停留太久，因為他趁著辛亥革命爆發、清廷無力顧及邊境之際，即時潛回了拉薩，領導藏民驅逐清兵，並發表了一份文告，昭示了「無實質意義」的西藏獨立，其不受國際認可，乃因豺狼在伺的英軍又跟隨在達賴喇嘛左右混了進來，而西藏趁著民國初建的混亂早已被併入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勢力延伸範圍，更屢屢跟著英軍舉兵東進，盡情地騷擾蹣跚移步的北洋政府治理下的川康地區。

每次長老們講到這裏，就長聲短歎地惋惜，因為他們以為抗戰之前的國民政府忙著逐鹿中原，無暇西顧，更因內鬥頻頻，所以眼睜睜看著英軍在金沙江東側擴張勢力，卻拿這個中國行轅的一部份束手無策，連西康省政府的政令都越不過金沙江，所以這個時機的確是西藏尋求獨立的最佳機會。

當然長老們一講到這個話題，就會四下環顧，然後神祕兮兮說我們從來都不用「獨立」的敏感字眼，而只要求脫離漢族的統治而自成一體；此時長老們總是有著特別的政治警覺，心領神會地解釋著我們只是尋求一個「完全自治」或「有意義的自治」的政體，或一個足以代表西藏民族的政體。

我不能批評長老們對「獨立」與「完全自治」的解說，但卻不得不同意這真是一個大好時機；不巧的是，旋即爆發的八年中國對日本的抗戰改變了一切，使得整個國際環境與利益衝突重新組合，也使得英國在傾盡全力恢復飽受德軍轟炸的倫敦之際，灰頭土臉地放棄了全球的殖民政策，西藏因之擺脫了英國的控制。

這的確是西藏尋求獨立的大好時機，但就在英軍撤離拉薩的時候，中原也因日本的潰敗激迸出光輝燦爛的歷史。此時蔣介石率領著一批在遍地瘡痍的淪陷區掠奪的國民黨高官大員，窳敗腐爛地在

美軍的羽護下跨海撤退臺灣，而毛澤東則在天安門上高舉著雙臂，宣佈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為圭臬的「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勝利，同時舉國歡騰慶賀這個歌頌著中央集權制的「人民共和」終於在「黨、政、軍一體」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不可分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裏團結了起來。

長老們雖然對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向都有成見，卻也不得不讚歎他能夠在「共和國」初建的年代裏洞悉西方陰謀，更趁著印度獨立、英軍撤離之際，一鼓作氣地將西藏「自治化」了起來；這還沒有甚麼了不起，長老們驚訝的是毛澤東主席果敢地以「解放軍」長期入駐拉薩的方式，向全世界擺明了中國不讓外國勢力介入西藏的決心。

不過長老們經常不由自主地認為，北京國務院每次指責「外國勢力粗暴干涉內政」，總是顯得太過理直氣壯，但不無遺憾地暴露了他們始終不明白「業緣聚散無由、因緣流變不定」的道理；他們哀歎，這個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篤信「馬克思唯物論」，始終對精神修持不屑一顧，更加否定經驗以外的現象，所以不惜摧毀已然全面政治化的僧院制度，然後從根本上壓抑著充滿了自由心證的宗教意識，於是飄搖幾世紀的西藏終於塵埃落定，不僅不能再「自治」，更無法獨立了。

我聽到長老們解說到這裏，每每在長吁短歎之餘，也不得不讚美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毛澤東主席對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決心，可真稱得上是豐功偉業；他將西藏置於聯繫中東與中亞的能源道路樞紐，以建立世界性的戰略地位更是一個深具高瞻遠矚的策謀，絕不是一般的領袖人物可以想出來的。我所遺憾的是，我的這一段讚美遭引了諸多同修們的批判，因為他們看不出來我究竟是否站在西藏的角度來看世界局勢。這個誤解任憑我說破嘴，也矯正不過來。

他們真是冤枉我了。我並沒有讚美毛澤東，我只是說，很可惜地，毛澤東受限於他本人對心靈世界的無知，沒有先知卓見，不能在「唯物論」裏探尋「心物聯續」的可能，更無法在他的侷限思想裏認同唯有西藏才有可能找到窺視心靈現象堂奧的方法、技術與借鑑；這個缺失終於使得毛澤東終其一生只能成為一個成就一代霸業的武夫，而與英明睿智的思想家背道而馳了。

這段歷史或「非歷史」的論說，相當冗長，而且好像還有抄書的嫌疑，但我不是故意說這些，而是因為這段原本不能稱其為「歷史」的歷史被所有藏傳佛教的子弟們複誦得像真的歷史一般，所以我只好先將它說破；如果有人不以為然，那麼省略這一段的敘說也行，只不過，這個省略或漠視，將使得一些微細的觀念遺失在歷史的環節裏，甚至縝密的洞察也將遺落在疏離的語境與冷漠的影像裏，譬如我經常說，西方的基督精神其實是個大密法，因為它的「博愛」就是「不捨一個眾生」，只不過在建構這個「博愛」的敘說之前，西方大多不願放棄使用武力，於是往往先不加詮釋，只逼迫臣服，然後再強行移植「博愛」的觀念，使得「政治」落實於「宗教」裏，是即西方的「政教合一」精神。

「可不正是如此嗎？這一段攻克拉薩的歷史，對解放軍與英軍而言，基本上是不分軒輊的。」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結論，歷史性的；但是長老們卻在政治上予以反駁：「只不過，以後的發展就顯示了陰險倒巧的英國人翻雲覆雨的政治手腕，也暴露了氣勢凌人的共產黨摧堅攻苛的高壓手段。」

「那又怎樣呢？誰管他們陰險倒巧，起碼西方人懂得珍惜這個獨一無二的人類瑰寶，還懂得在予以攫取後不惜一切力量加以維護。」我在同修們面面相覷之前，終於失去了理智：「中國人不然，不識自家寶藏，卻在輕易佔有寶窟以後，反而將一把通往一個超乎智慧、死亡與一切具體形式的心靈鎖鑰整個予以銷毀。這個莽撞不止造成了西藏的沉淪，也暴露出來中國人的無知，更形成了全人類的浩劫。」每次我說到這裏，長老就命令我閉關，雖然我在閉關前該做的功課一樣也沒做全。

卍象不化，瑪尼轉終將不轉

我在禿鷹的帶引下，思緒晃盪得有些失去控制；等我將心思拉回來的時候，陽光真的就快要在轉經廊道裏消殞了。我只見在夕陽殘曛下，金色光燦的瑪尼轉在烏黑暗處流動出三處一絡的黃光來，黃裏透紅，沒有了金光奪目，卻相互夾雜得高貴和諧。

這時我感覺那雙偷窺的眼睛又悄然在我身後出現，但是我每次倏忽轉頭，那個躲藏的身形總是急遽閃滅，遺留下來輕輕忽忽的幾道煙塵，提醒著我必須放下歷史的疑慮與挑釁。

我有些惱怒，但在收回的心思裏忽然有了法子，於是跳下石階，在轉經圈子的外圍等著，希望有人脫隊出來；但等著等著，我就等得有點不耐煩起來，因為他們盡是繞著，卻無視我這麼一個僧侶在旁等著加入他們的行列。我不能大聲嚷嚷，但又希望我的「隱忍不發」本身就是一個昭示。

或許他們不明白我的意圖罷，更或許他們認為我也是個被派在轉經廊道維持秩序的僧侶罷。我一想到這裏，就不再猶豫，立即選了一個雙瞳遲緩的老婦，不由分說地擠在她的前頭，接手就將瑪尼轉轉了起來。隊伍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兩鬢已成灰的老婦一後退，整齊的步伐立即向後挪移，像骨牌崩倒的效應一樣，潮水般地向後蔓延著。

僧侶跳了起來，罵罵咧咧地指責我。我只當沒看見。只不過這樣的推擠不知怎麼搞地在轉角處就靜止了下來。我以為有人給擠了出去，但我墊高了腳尖，往前探視了好久也不見有任何人出線。我有些弄不明白，只好更加謹慎地維護著我這個得來不易的位置；忽然我好像有些開竅，於是不自覺地騰出另一隻手搔著腦殼，心想或許現在正有六百一十五隻手正轉動著三百零七個瑪尼轉罷。

我正墊著腳尖、往隊伍的前方探視的時候，不料對面的瑪尼轉在不遠處又因有別人插隊而引起了騷動。僧侶再度跳將起來，隊伍又立即向後延伸；不過騷動也像剛剛一樣，亂了一下就歸於原狀，隊伍仍是規規矩矩地往前蠕動著。我突然靈光一閃，是呀，這不就是長老們經常講的，「眾業所感，悉同受之；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嗎？難怪隊伍蠕動得絲毫不受影響。這莫非就是瑪尼轉在瑪尼廊道轉動的意義？生死流動與瑪尼轉傾斜交會的儼然，倏忽間，綻放出令人神往的大千結構。

我想著想著就興奮了起來，我與這個神祕人也不知在輾轉相寄的時空裏結下了甚麼不解之緣，才會如此地糾纏不清；我心想，好小子，你終於也陷身於眾業所感的瑪尼轉行列了，我轉動這個轉經輪可已經是多年的老經驗，這下子你是躲不掉的了，非得給我逼得現形不可。

我沾沾自喜於詭計得逞，但是沒想到要捕捉這個藏匿於隊伍的身影卻也不容易。我有些焦急地在擺動著規矩的步伐裏，從瑪尼轉的間隙與閃動的人羣裏殷切地搜尋，但來來回回幾次以後我就洩了氣，於是長途跋涉的疲乏困頓令我的心頭逐漸恍惚起來，迷迷糊糊間好似明瞭了，今昔在金光流動的瑪尼轉裏沒有必然的牽連，在人影幢幢裏更沒有遷引的絕對關係，以至昔自住昔、今自住今。

好像就是那麼個剎那罷，我忽然發覺瑪尼轉其實靜凝不動，起碼並不願意轉動；這個起心動念在轉輪發出「咕咕嚕嚕！」的聲響下還真挺不合乎邏輯的，但我卻在聲音的中歇處，找到了業緣可以破除「自類相續」的根據，於是一下子就瞭解到佛子們在擲走歲月、迎向涅槃的瑪尼轉迴旋裏，共同地對這個整齊劃一的動作賦予一種「共同緣起生命」的實質意義；怪的是，這個心頭上的領悟，又令我的表情木納呆滯起來。

我很清楚自己鑽研佛法已經著迷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個倘若認真追究起來，我就不能不責怪長老們的督促了；因為自從那天我在長老們面前發心通過「格西」學位的測驗開始，我就體認到了我這個從出生下來就慣有的幻想翅膀終於到了疲軟的時刻，我也領悟到「聖賢多寂寞」的實質意義就是要培育憨呆厚拙與沉著樸茂的本質，否則不足以超越憤世嫉俗的心態，更不能以出世心入世，來渡化眾生。我想通了這個道理以後，從此一直在長老們的羽護下精神飽滿地唸咒，小心翼翼地研讀經書。

我那些壓在箱底的記憶又被翻出來了。但是這一次，我的手腳卻都不得空閒。我下意識裏知道這麼一個「順時針」轉動的瑪尼轉，一旦轉動了起來就不能停止——這一蹤地轉著就像我們的業報，而且手邊的轉動好似只是前一個的繼續，下一個轉動又是為了手邊的繼續——無數的中斷和重新開始之間好像有著疙瘩，而中斷轉入開始的剎那間又隱藏著無數的危險。

可歎的是，這些不得不延綿的斷續卻讓危險隱藏失誤、失誤蘊涵弱點，而弱點卻直截地影響了動作的繼續。我這麼想著時，忽然在瑪尼轉閃爍出來的「光波」與支軸引發出來的「聲波」裏，警覺到它們的本源原來與「業緣」一樣，都只是一系列的「波動」而已。

當我再度看見那位在廊柱邊閉目養神的僧侶時，我才從我們倆人的相對位置，發覺我不知不覺地已經將瑪尼轉轉了一圈。我還注意到單一的瑪尼轉組合成皮圈似的瑪尼圈時，在多軸輪的效應下，帶著光芒的瑪尼轉直射到瑪尼圈裏，會形成起伏的光線流動與顏色，但當行人轉動著瑪尼轉，從後面跨至前面時，那個瑪尼轉的光芒不會間斷，也沒有遮蔽，甚至好像那個光線流動與顏色斑駁只是佈置在那裏等著信眾，讓信眾適時進入，緊密融合得好似轉輪者也是「瑪尼轉設定」的一部分一般。

轉著轉著。我在瑪尼圈的這一頭，從瑪尼轉轉動的間隙，望向瑪尼圈的另一頭，瑪尼轉的轉動格外顯著，好像並不是倚靠著轉輪者的手掌撥弄而轉動，甚至有些轉輪者的手掌都沒有碰到瑪尼轉，而瑪尼轉只是順勢在前者的撥弄下，不得不轉，讓後者在不能停止轉動的勢頭下，順勢而轉。

我當然不能同意這些偷懶的轉輪者。既然都已經來了，而且沒有誰逼迫自己到這個瑪尼圈來，那麼為甚麼不認真地將瑪尼轉好好地轉一轉呢？我在轉動瑪尼轉的時候，甚至有些捉挾，故意將瑪尼轉逆轉，或只是將手下的瑪尼轉的轉勢稍加遏阻，以讓後面的轉輪者加大轉動的力度，否則緊跟而上的轉輪者將感覺手中的轉勢銳減，乃至停歇，而有了慌亂。

轉了幾回，我看著後至的轉輪者驚訝於瑪尼轉的轉勢頓減，而加大了轉動的力度，我就開心了起來；我正歡愉於計策得逞之時，卻又有些不耐煩了，那個躲避著我的神祕人物，竟然就這樣融入了隊伍，變成了一個「人人都可能但卻人人都不是」的影像。這可不就像在輪迴的隊伍裏，人人都隨順著業緣，但人人卻不識業緣一樣嗎？我一想到這個穿透萬劫的糾纏，將在今天的瑪尼轉隊伍裏具體地成形，忽然就興奮起來，但也正在此時，當我不安地探頭穿過兩個瑪尼轉之間的縫隙時，我卻被陣陣漩渦似的光芒給逼退了回來，然後手肘就在隊伍裏碰撞，而身軀就在動作中左支右絀起來。

我不甘心，於是繼續在隊伍的輪轉行進裏找尋縫隙，更在成隊的結冰、透明面龐上，尋找著我要的那張臉，但幾次三番都錯失而去；我找著找著，就興起了遊戲的心理，於是疲乏困頓的心態又被年輕的好奇驅趕了出去，繼之而起的是那個永不認輸的鬥勁，驅使著身軀裏那個說不清的原始動力，一次又一次地逼迫著身軀去追趕推擠在顛顛簸簸的人生旅途上。

慢慢地，我在整齊的轉輪隊伍裏墊起腳尖一蹦一跳，好幾次我都有所感覺，我已經靠近了那張不確定的臉龐，就好像我終於在茫然無知的業緣裏找到了投胎前的影像，但瑪尼轉的金光所閃現出來的流線立即形成一道薄膜，將我和這張不願回轉的臉龐硬生生地隔開。

瑪尼轉不轉，流光自轉

這已經是第七圈了。

連著兩圈，我都在同一個位置上，發覺紅光愈來愈熾盛，幾乎從整個黃光裏都看出那一層紅光流線來；或許是反射作用罷，因為黃光流動的瑪尼轉背後是凝然不動的廊柱，好似根根在暗處都豎立著文成公主強自遺留下來的褚紅宮飾彩繪，輝印著即將完全撤去的晚霞只能綻放細微的光芒。

隊伍在轉角不得不轉彎之處，總是避不開地面上那股絲絲縷縷的水漬；我望著水面倒映的人影幢幢有些好笑，卻又在人影游移不定地閃現在忽強忽弱的金光裏，忽然懷疑是否哪邊漏了水，但四周的牆壁都是乾的，怎麼瞧也瞧不出水的源頭。

咦？這好像有些不太對罷。拉薩這個地方的水珍貴極了，哪能讓它就這樣地流淌呢？或許不是水罷？但是倘若不是，為甚麼這麼一個執持著順時鐘旋轉方向的隊伍在轉彎之際卻蘊涵了水漬的潮潤呢？是隊伍流動的穩定性令凝攝的水源激起了流動的欲望，還是隊伍想打破堅固的執持，停下來思索一下水源持攝的根性呢？這個「地、水」的連想似乎散發了某種啟示，只是我此時懵懂不知而已。

我四下張望了一會兒，手掌卻不曾空閒，仍舊將個瑪尼轉轉動得快慢有致。但是地面上的水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為轉輪隊伍踩在水跡上所帶起來的水花四濺，令咒音嗡嗡裏灌進了潺潺的流水聲；更由於我的一蹦一跳，讓水聲在帶動起來的五顏六色彩虹裏蘊藏著隊伍躁動的根源。

瑪尼轉不轉，業緣自轉

就在咒音、腳步聲、水聲與瑪尼轉流動的金光交織成了一片不可分割的情境之時，我感覺到了躲在對面的瑪尼轉後面有一雙怪異的眼睛，鬼鬼祟祟地緊緊跟隨著我的動作。

那個快速的感應當頭一棒，我猛然發覺原來跟了我一整天的人，就是當天我在大昭寺前丟石塊時推搡著我進巷道的女子。這個念頭倏忽一閃，整個隊伍各各冰涼的臉龐隨即在金光流動的中歇裏，一個個都換成那副矯捷的面容，連水跡閃現出來的也是那個搗蛋捉狹的模樣，飄忽又堅實。

「好呀！這個陰魂不散的女人，我正想找她算帳呢，她倒自己送上門來了。」我奮力掙扎著，想掙脫前後佛子的包夾，但輪轉的隊伍卻不理會我的掙扎，逕自前緊後貼地消除了我迴旋的力道。

嘿！咦？這下可好，「同緣共業」的匯聚竟然不給浮沉於其中的「別業」一絲迴旋的間隙。我被驅逐出廟，可不就是拜她所賜嗎？我有些無奈，於是打定主意，等會兒在前方轉過轉角、經過廊柱陰影的時候，我將就著黑影偷偷地觀察她一下；這個起心動念隨即讓我感到不安，因為這個即將偷窺世俗女子的行逕，將誘發我的想像與期待，將不可遏阻的業緣投向未來，使得原本不會成熟的業緣在偷窺中像個烈燄的花朵簇擁盛開的枝椏，綻放於未來的業緣流動裏。長老們說這是犯戒的，更何況我還跟她有那麼一段糾葛。但是怎辦？我壓抑不住心中強烈的好奇感，我更想趁著轉瑪尼轉的機緣，讓這個已經現起的業緣融入暮靄的氣氛，整個將大昭寺事件沉澱，畢竟我已經離開了祖普寺，而且重新回到了大昭寺，我所能捕捉的影像與聲音已然逝去，留下來的只是稀薄的感官意識。

雖然不安，但是我在一閃進廊柱陰影的時候，還是立刻將她捕捉進了我的視線。天呀！我從來沒見過女人如此殷切的神情，臉頰映著興奮的紅暈，像是抹多了粉，這跟案發當天她在拉薩河畔下的捉狹表情是多麼地不同呀！

我看得出，今天她的臉龐是刻意處理過的。這與我是否應該了解女人的面容無關，純粹是一個觀想能力的「下意識」展現。她的頭髮烏黑茂密，帶著斑爛的光波，但有著高原人慣有的油膩，像是多月來未曾洗滌一般，貼切地在額頭垂成細密的流海。她身穿一件街頭到處可見的藏式藍袍，連細小的脖頸也緊緊地裹在裏面，唯一的裝扮可以說只有腰間那條纖巧的紅腰帶以及肩上披著的白色哈達；除此而外，她全身裹得密不透風，只有一隻手伸出來按捺在轉個不停的瑪尼轉上，體態輕盈。

我看到她將自己裹得緊緊的，不知道怎麼，就回想起來她在拉薩橋下掀起衣裳的模樣；更糟糕的是，那一對我一直想忘、卻好像印象越來越鮮明的粉紅色奶頭又在腦海中呈現，好像「景觀」已自脫離了「印象」，霸道地在意識裏構建了永存的「印象」。

這可怎麼得了？我多年來在長老們的督促下，好不容易將觀想的技巧訓練得有些進展，但每當觀想起佛陀，我也只能不清不楚地將佛像的輪廓給觀出來，似乎景觀是「景觀」，印象是「印象」，「景觀」轉變為「印象」時，無法在意識的運作下形成「質的轉化」，以至於「景觀」中的佛陀壓服不了自我意識而層疊為「印象」；沒想到這一對奶頭，在匆促間瞄了一眼，竟然毫不費力地就種進了八識田中，抹也抹不去。真的，我必須強調，那真的只是匆促的一瞄。

看來萬劫以來，我對母性孕育的嚮往已成了我拔除不得的業緣了。或許長老們說得對罷。消抹「記憶」與強自「觀想」是一個順序相反的過程，而且愈想將它忘掉，阿賴耶識就愈將它深植腦中。當然，不可諱言地，她的酥胸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力量，她只是將我在萬劫以來就已種下的貪淫念頭，在阿賴耶識的「現行與還薰」作用下不斷地予以擴張與深植，於是終於成就了我這麼一個萬劫不復的「心識連續」，從汩汩流至的念頭裏，讓冥默的「印象」成就了平實的「景觀」。

我睜大著發亮的眼睛，從兩個急轉的瑪尼轉中間望了過去——前後瑪尼轉中間相臨的狹小空間正被「順逆」兩股力道撕扯著，而呈現「物理性」的排斥張力——我愈專注，那股向外拉扯的力道就愈大，金光、流線隨即混淆在一對放大的瞳孔裏。

我瞬不轉睛地盯住她。她轉瑪尼轉顯得有些心不在焉，所以姿態反倒舒展起來，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樣；這跟她那晚在一面如圓盤晶瑩的星星籠罩下所展現的激烈迥然不同，如果我沒有看錯，她的表情竟有點像出嫁女兒的羞人答答，拾掇著遠逝的心頭漣漪。

我嚥了嚥口水，不意期地將瑪尼轉用力一轉，不料不堪其力的支軸立即發出刺耳的聲音，嘎吱嘎吱地好像快要崩裂一般——原本向外拉扯的「順逆」力道倒因力量的突然改變而有了相吸的作用，只不過這個悖逆「物理性」的頭緒，我不能解釋，所以也只能將它歸屬於「精神」上的「印象」了。

瑪尼轉不轉，欲念自轉

當整個轉經隊伍聽見了不平常的撕裂叫聲時，不期然地停頓了一下，而她在頓停的震動中終於與我的目光對視了起來。我在她的注目下，汗珠從額前滾落，在靜止數秒的隊伍裏感覺時光的凝縮；她在我的凝視下，卻是忘了旋轉瑪尼轉，只將尖尖細長、像嫩筍般的手指，遮掩著張大的嘴巴。

隊伍頓停了一下又自個兒啟動起來。她於是也順勢再度轉動起瑪尼轉來。我在緊盯著她的視線裏，發現她熟悉瑪尼轉的速度就像熟悉手掌的撫弄。在逐漸接近我的幾個瑪尼轉，她更是肆虐地加大了力道，將瑪尼轉轉動得像個無法支撐重量的陀螺，遠遠地傳過來她要訴說的焦灼。

在對面緊臨著她的轉經行人們驚訝於這股氣勢，不自覺地將手縮了一縮，於是那個連貫又整齊的縮手垂立姿態，就像一隊士兵在一聲號令之下持續地將槍托放在地上一般。我有些不解，「喂！」地叫了她一聲；她驚了一下，忸怩地扭擺著身軀。

我以為她要跑，所以隨時準備脫隊前去攔截；但是她沒有，她只是幽幽邈邈地望了我一陣，又隨著隊伍前行，任憑著她身上的過膝藍袍在白色哈達的移動下，前後搖擺了起來；那個專注的眼神也隨著她的身趨移動而湮散了開去，好像她只是不經意地夾雜在轉經隊伍裏，但又完全可以不倚賴轉經的移動而移動，一副甚麼都未黏著的表情，但我卻確定她已經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動。

哇！我看了她這麼一回合的掩嘴含羞，竟然莫名其妙地惋惜她身上沒帶一件首飾，手掌光潔得令人不忍。這個起心動念好像有些不純正，不過就算我說不清楚，我也知道我的動機是無邪的，因為我雖然很少出祖普寺，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但也知道菩薩的慈愍表情再怎樣也得藉著全身的瓔珞來襯托寶相莊嚴；當然我的純正動機經常在祖普寺的女眾裏惹來嫌隙，或許我的生活範圍的確太狹隘了，所以隨便看了一個女人，我就有些不由自主地胡思亂想起來。

長老們警告了我好多次，但我卻始終無法糾正過來；我確定我對這些女子沒有甚麼欲望，所以我當然對長老們的告誡不當一回事，反而因為我與這些女子對上一眼，我立刻能夠透過她們急速閃現的眼神，透析影像，過濾景觀，直奔一個沒有色調的茫茫意識；這時我就能夠透過敞開的心扉，看見我們共同帶過來的心跡，甚至我還聽得見我們窸窸窣窣的交談聲響，敏銳地突破時空的包圍，散發出古典的色調，也就是在這個「沒有色調的茫茫意識」轉變為「有色調的心跡」的時候，我才當仁不讓地覺得她們需要我的幫助。

當然，這只是我的想法，她們可能並不認為有甚麼值得我幫助的，反倒認為我需要她們的供養呢。這可怎辦？我清清楚楚地被長老們約束著，不得往這個念頭上去追尋，但卻偏偏止不住這個萬劫以前就帶來的毛病——這個跟我懂不懂「空性」的道理，沒有半丁點兒關係。

現在好了，長老們不在跟前，我的毛病可一下子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我並不想去瞭解她，但眼睛卻不由自主地盯著她；這個舉措迥異於上次在拉薩橋下的景況，但是我想我這個「可以看時不敢看，不可以看時卻偏偏要偷看」的毛病，肯定有著某種我想不透的內在聯繫罷。

我的回憶像圖案一般逐漸透出了稜角。上次案發之後，書記避開大昭寺暴動的內情，轉而批判我「犯戒」；這個策略的運作一舉奏效，於是長老與同修們在忿怒與不恥的氣氛裏陸續甩袖而去，卻忘了書記平常批判最力的就是我們這些「戒律」。

他們都走了以後，書記反倒好整以閒起來，然後捉狹地盤腿坐在半人高的座椅上，反反覆覆地玩弄著從頭上一頂絳紅帳所垂下的一縷縷莊嚴緋紅的峨冠絲穗；這個坐椅通常只有大寶法王或者其他做法事的長老們才被允准坐的，但書記不理會，他剔著牙，在我一聲聲求救的哀嚎聲中告訴我，將我胸脯上掐出五隻尖爪深印的女人是個羌人。

「羌人？」書記臉上那種突然放發的和顏麗色，讓我忘了自己才剛被他驅逐出廟，於是我不解地問道：「是羌人嗎？但是她的外表言行與漢人無異。」當我問完這個不該問的問題以後，看到書記故作玄虛地在座椅上晃動著虛懸的雙腿，我就知道我又被戲弄了，因為我這麼一問，無異不打自招。

書記穩穩地坐著。我說不清他是憐憫，還是得意。他似乎漫不經心地將雙手從垂下的峨冠絲穗放了下來，扶著椅背，完全不在乎我的存在，或者我們的談話才剛發生，只有當他從座椅放下腿時，才不經意地朝我看了一眼，卻正好與我四目對視，只不過那個不經意卻是一副甚麼都未見及的眼神。

事後，我問長老們為何漢人與羌族看起來會一模一樣。喇嘛們憐憫我即將被放逐，就不厭其煩地跟我解釋，「藏族與羌族，還有更早的戎族與氐族，在前秦、後涼與後秦的璀璨歷史裏，原本控制著河隴以西的大片土地。但隨著漢族勢力的充分發展，羌、戎、氐等民族都先後被漢人同化；藏族則因遠處西陲，靠著連綿雪山的隔離，將固有風俗保留了下來，否則藏傳佛教能否保持著一向的獨立性都很難說。這個可以說，就是吐蕃宗教的『地緣』根據，或者說是『文化地理』罷。」

我不知道長老們是否欺侮我年幼無知，不過我知道吐蕃的宗教發展曾經也對各個民族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於是我藉著即將遠盪、沒人可以奈我何的機會，單刀直入地問道：「長老們弄錯了罷？我們藏族也曾經一度拓展過，所以這些民族不止曾經受著漢族的征服，連我們藏族也曾一度逼得他們城下稱臣呢；但是因為藏族沒有同化他族的居心，所以討伐完了，就任憑各個種族各自發展了。」

「喲？是嗎？你倒說說你的見解。」

「嘿！那是當文成公主還未下嫁藏王的時候。」

長老們沉吟起來：「是有這種說法……就是在第七世藏王棄宗弄贊向唐太宗請婚被拒的時候，一怒之下揮軍吐谷渾，打得羌人紛紛變節，投靠藏族。」

「是呀！所以我說中國這個邊疆歷史亂得一塌糊塗。雖然後來藏族在唐太宗以下嫁文成公主為和親策略的引導下撤回西藏，但是羌人民族特性卻在漢、藏的交相影響下，加速消失，只是中國歷史一向以中國為本位，所以對這個種族滅絕行為不加以注釋。」

長老們好似答非所問地說：「是呀！是呀！這是挺不幸的，民族融合應該漸進循序，但各民族最後總是藉用武力來伸張民族的性格。」

我「嗤！」了一聲。「諷刺的是，羌人民族特性沒有了，我們的棄宗弄贊卻因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而得以在中國史籍裏留名千古。這可真是一筆說也說不清的糊塗賬。」

長老們好像老是無法與我溝通，又答非所問地說：「話也不能這麼說，文成公主給西藏帶來了佛教的教義，這才是最重要的民族交融。」

嘿！這豈不是打迷糊仗嗎？於是我就說了：「是呀！美麗的文成公主在翻過青海湖濱的月牙山時，雖然抱著西去和藩的犧牲精神，但是她那股慈悲胸懷卻將淚水匯聚的倒淌河釀成悲欣交集的佛教精髓。」我此時有些傷感了起來：「月牙山呀月牙山，多美的名字……紅土遍地的月牙山，往東隔開『麥浪翻滾菜花香』，往西界分『風吹草低見年羊』；這麼一座殊少奇石異木的紅土高嶺自古就擁抱

著日月，既浸染了文成公主的思鄉淚水，又埋葬了唐蕃自古以來的分歧，更拓展了漢藏之間開天闢地的交流。」我看著長老們木木納納地沒甚麼反應，就繼續說道：「現在呢，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變遷，時移勢易，不止文成公主留下來的佛寺被摧毀，她所傳播下來的慈悲種子更在革命的口號下轉為殘暴的根源；唯一不變的只有漢人侵蝕的本質……」

長老們在長久的革命薰陶下，唯一值得稱誦的就是他們全都學會了在最適宜的時間拒絕問話；於是他們整齊劃一地站起，一言不發地準備著一些我即將離廟的事宜，那個「集體動作」所散發出來的「無意識行為」，讓我從心底裏淌出無言的抗議。

我問不出口，卻在心底探詢，羌族在藏族與漢族的包雜下，如今民族色彩已不彰顯——長老們不是才這麼說，這個叫「民族融合」嗎？但是如果我以目前漢人移民西藏的速度來看，藏族是否也有一天會在「民族融合」的作用下被漢人同化呢？這個「同化」，以美國人的敘述方式來表達，就叫作「種族滅絕」罷？或許不會完全「同化」罷？現在一切都向美國看齊，看來美國那些有優越民族意識的白種人在處理「印第安人保護區」的作法，也將會被漢人移植到西藏高原來，藉以保護逐漸消逝的藏族罷？那麼藏族不可能被滅絕，雖然有可能只是一個「櫥窗」式的保護。

這不應該是個幻覺罷？連個小小的臺灣卑南族在歷經日據時代與跨海而來的國民黨的全盤西化運動以後，部落的威權與價值體系在一座座基督與天主教堂落成的當時，無力又憂煩地瓦解得無影無蹤；然而勢易時移，在末世紀情結裏，瀕臨絕種的高山族「原住民」在全世界的「後殖民主義」潮流下也焦慮地尋找母體民族的定位。我們藏族難道還不應該從這些歷史教訓裏警覺嗎？

我木然地站著。長老們不願答話。我好像發問了，又好像只是在心裏指出了民族的沉痾。這時的景象尷尬極了。我們談的是切身的問題，不是一樁無關痛癢的問題。只不過這樣的問題不宜談論，起碼現在不能談論。長老們持續忙碌著手上的離廟事宜，雖然幾件僧袍、幾雙僧襪排不滿一個長几，但他們處理得很仔細。我向屋外移動了緩慢的腳步，好像故意踱出長老們的沉吟，又好似只是要看著

長老們如何指點種族疑慮。長老們都很平靜，將打包好的衣襪交給了我，一副接受我的答辯的樣子。我真是有點惱怒了。長老們站在明亮的燈光下說了，「我們都知道你很好奇，我們也知道你談論的是歷史，只不過，好奇是好事，歷史是生命，而你必須超越好奇，成就生命……」

瑪尼轉不轉，咒音自轉

我從歷史、生命的糾纏中走出來，一擡腳就又踢出了環狀行進的瑪尼圈。我當然還是持續地讓手掌轉著瑪尼轉，卻在搖晃的人影裏，不停地窺視著對面飄過來的眼神。那個窺視心思很活絡，好像想看進她的魂識，卻又好像只是預防著她再度做出意外的舉措。她倒是很老實，規矩地踏著瑪尼圈所賦予的步伐。我窺探久了，不見她有任何動作，也就重新將心思擺回這個平靜、安祥的隊伍裏。

現在已經是第幾圈了？我自從盯上她以後，就忘了追蹤自己的腳步，現在霞光像一塊絲緞般地輕撫在光澄澄的瑪尼轉上，然後流過中間的間隙，將緞面似的瑪尼轉光滑發亮的表皮也泛出了冰涼的觸覺；我們仍是「順時針」轉著，頭朝著一個方向，連貫一線，輕輕前移，在角落處抹過一個轉彎，手掌卻不曾離開轉經輪。

在轉動不停的瑪尼轉迴旋下，連綿有致的唸咒聲在整排的男女老幼之間，也不斷地轉著，不曾中歇；連在周遭圍觀的人也是嘴裏唸唸有詞地唸著咒，一個連著一個——後一個詞追著前一個詞，前一個詞推著後一個詞，持續綿衍，起伏迭盪；逐漸地，單一的「嗡嗎呢唄美吽」誦音統一了起來，其咒音所匯集的聲波猶如一個長浪，輕巧地承載起同緣共業的方舟，綿長得不見幾微之動。

此時鋪滿霞光的瑪尼轉上仍舊兀自轉動出微弱的金光，廊道兩端的煙霧在陰暗的光斑之中消失了，但味道卻愈見濃厚；忽然在瞬間，隊伍被拋在隨即而來的黑暗裏了。轉經的人羣慢了下來，但是表情仍舊一致，在逐漸模糊的光線裏移動著。

我在咒音突然轉為平坦、乃至落入冥默的時刻，找到了一個縫隙，從有氣無力的唸咒聲中，令時光凝鑄在一個角落。我說不清我為甚麼這麼做，但我知道這個漸自模糊的光線其實是導致咒音逐漸落入冥默的原因。我約莫知悉，當光線整個消逝以後，咒音將隨著黑夜的來臨，而再次復起。

這其實與我們在祖普寺繞佛念咒的情景沒有兩樣。說來也怪，我們集體唱誦的咒音通常在曙光降臨時，會陡然拔高一、兩個半音，好像受控於漸自明亮的光線。當然這個咒音拔升的「印象」在此必須逆轉，然後就與咒音隨著黑夜來臨而復起的「景觀」層疊了起來。

瑪尼轉不轉，輪迴自轉

就在這個陽光漸自消逝的時候，她卻在背後的騷動裏插了隊進來，悄悄地擠在我的身後。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揉了揉眼睛，不自覺地趨前挨靠著前面的老婁。

前面的老婁稍微向前趨動了一下，後面的距離卻即時縮小了。我不想去理她，仍舊伸出手轉著瑪尼轉，但她卻不識相地撫摸著我的背脊——而且她的手勁忽軟忽硬，忽急忽徐，有一種非叫我反應不可的力量。我張開了嘴，卻叫不出聲音來，眼睛在覆蓋的黑暗裏昏眩了起來。我想去扳開她的手，她卻警覺地移開了去；我才恢復轉瑪尼轉，她的手又來了。

幾次來回以後，我有些忿怒，於是想回轉頭去大罵兩句；不料我於轉頭之際，卻在大堂所散發出來的酥油燈照耀下，被瑪尼轉重新發出的金光流動波線所震嚇住，於是張大的嘴巴就好似被塞進了甚麼在發不出聲音的喉嚨裏，然後破口大罵反倒變成了悶幽短暫的驚愕聲音。

這個聲音可惡極了，因為這聽起來就像我正向她求饒。我沒了法子，只得發揮我在寺院所養就的忍耐習性。這樣持續了不久，我的眼睛在她愈來愈貼近的身軀作弄下，一闔一閉地竟然起了白翳，還淒苦地掉下幾滴淚水。

此時，大殿濃厚的藏香飄了出來，正巧遮掩著我的尷尬；我嗅了嗅，空氣裏有股濃郁的香味，但是縷縷絲絲的香氣竟然夾雜著她的體香。我逃無可逃，因為她這麼一個出其不意的動作將整個整齊劃一的秩序都攪弄得不一樣了，好似一個突發的因緣現起，將人生原來的輪迴軌跡整個都攪混了。

我不想在因緣的作弄下就這樣束手就擒，於是鼓足了力氣，睜大了眼睛，猛然地回轉頭，卻在她的秀髮拂掠之間，發現她正目不轉睛地瞅著我，有一種豁出一切來左右我的生命的霸氣，卻又悲憫喜悅。我氣極了，驚愕的聲音忽然就拉高起來，在剎那間將她震嚇得退縮了幾步；我一看計策得逞，又心花怒放地回頭繼續轉著經，她卻又適時地戳著我的背脊，拉著我的衣袖，然後在我的耳畔輕呼：「我讓你跑，我就要看你究竟多會跑。」

隊伍並不理會我們，仍舊緩慢前行，蜿蜒蠕動得好似一隻肢體張盤的蜈蚣，但好景並無法持續多久，因為當我故意拉長前面的距離時，她就縮短我們中間的縫隙；當我警覺別人責怪的眼光、快步地縮小前面的距離時，她卻又拉長了我們中間的距離。

我真是沒輒了，於是只得接受這場無法描述的潰敗；這麼一來，緩移慢挪的隊伍好像有了一個固定的空間，如此這般地容納下我們兩個從亙古以來就輪迴不已、相依相偎的魂識，密合得如同一對脣齒相依的齒輪，安心舒暢地吻合在一起。

瑪尼轉不轉，活佛自轉

轉呀轉呀。這麼一個燠熱的下午終於轉完了，氣溫隨即降了下來。

有人說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的拉薩因為空氣透明度高，所以氣溫的轉變就有著全世界罕見的嚴酷與尖銳；雖然如此，今天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在黑暗遽降的當口，藍紫色的天空仍然不肯褪除，而禿鷹正居高臨下，鳥瞰著芸芸眾生——那種悠閒好像向我們訴說著，牠們盤旋於河谷中心突起的紅山

之巔以後，已經循著鱗次櫛比的寺廟，一路將爪上存留的屍骨腐肉遍沾在殿、閣、塔、壁掛、飛檐和飾獸上；但是牠們又好像只是向我們嘲諷著，血肉模糊的拖曳只是因為人世間盡在欲望的訴求裏亂了秩序，慌了位置。

禿鷹當然不理會這些人類的臆想，牠們只知穿梭在插掛著傘幢旗幟的屋頂上，令大堂散發出來的酥油燈光在穿越那堆燒著加有香料的松柏枝籽時，交會著詭譎的氛圍；光線晃動流逝得恍如幻覺，迷迷惘惘，茫茫無依，好似向我安慰著，「分離」是人生免不了的遭遇，於是沉靜中的廊道就泛起了一絲滄桑的色彩，為我的再次到來，增添了貧瘠的記憶，也為我的即將歸去，晃盪出來乾澀的冀許。

是呀！我是離開了祖普寺，雖然滄桑，但我知道我終生將背負「噶瑪噶舉」的教誨；我止不住哀傷，因為每當我想起祖師們的慈悲，我就不禁哀歎年輕的噶瑪巴十七世在「大寶法王的傳承認證」上也因政治的運作而有了成長的疙瘩。

這真是挺遺憾的。這可不就像禿鷹一樣的無知，盡會在劃破的時空裏留下令人扼腕歎息的血漬嗎？我是怎麼啦？閃神了罷。隊伍再次傳來平緩的步伐聲音。禿鷹忽然從狹窄的甬道上方斜射而下，一飛一揚地在人羣裏撲簌出一條條坎坎坷坷的光暈。

原來——原來，我低聲哭泣了起來。我說不清這是因為我擺脫不了她忽遠忽近的糾纏，還是我無法忘懷遠方的「噶瑪噶舉」若即若離的指引；如果「傳承」在輪迴裏沒有亂了序，那麼就讓它抗拒業力的牽引，儘快歸隊罷。我不願再去想噶瑪巴所支撐起來的「噶瑪噶舉」是如何地殊勝，我也不願再為倆位十七世噶瑪巴傾斜交會的儼然究竟能否為信眾提供令人神往的「傳承」結構而心傷。

真是情何以堪呀！國外不斷傳來夏瑪仁波切為了維護噶瑪巴的正統傳承，堅苦卓絕地在貧瘠的錫金對抗惡勢力的介入；但是我們在祖普寺卻得聽從書記的指示，將太錫度所推選出來的噶瑪巴照片供奉起來。兩邊都說他們承襲著正統，那麼到底誰才有著真理呢？我們這羣在寺廟裏唸經的僧人如何能弄得清政治的矯詐呢？拉薩街頭早已沒有了達賴喇嘛的照片，家家戶戶取而代之的正是這幅噶瑪巴

的照片，但令我納悶的是，太錫度有了共產黨的支持得以順利接管祖普寺，達賴喇嘛卻在流亡的印度對同舟共濟的夏瑪巴所認證的噶瑪巴十七世進行打壓；所有的資料都顯示了，當達賴喇嘛的認證大印一旦蓋下了，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就此塵埃落定，再攪和就是「分離主義者」的分化，不然就是挑釁流亡政府的公信力或離間西藏社會的團結，但我不禁質疑，前噶瑪巴十六世的認證有達賴喇嘛的大印為背書嗎？這是因為政治的需要改變了宗教的傳承？還是因為達賴喇嘛背負著廣大的藏人福祇，而對佔據著拉薩的共產黨有了投鼠忌器的顧慮嗎？想來是這樣的了，他遲遲不敢去那個有如佛教中興地區的臺灣，不就是怕招惹共產黨生氣嗎？

我算是幸運的，沒有像他們一樣有那麼沉重的政治包袱，所以我雖然腦子不好，弄不懂這麼多事情的真偽詭譎，但卻有一個法寶，屢試不爽，百發中的——那就是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只要共產黨要我相信的我就反對，要我反對的我就接受——這樣倒也建立了一股不偏離正義的清流思維，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換來了書記給我的「反革命」稱謂。

我是從來都不在意這些稱謂的，反正人世間的名稱多得很，再增加一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我卻哀歎，一向和睦相處的同修們因這個混淆的認證事件，在祖普寺裏引起了絕然對立的派別分裂，輕易地就幫助了書記達成他努力多年卻一籌莫展的分化陰謀。

我弄不清事情的嚴重性，更不敢勸勉任何人以我的方法驗辨真偽，所以只能雙眼巴巴瞧著大家怒目相視。這個氣氛在列隊唸咒時就更是詭異，因為在我前面的第二十八號堅信太錫度的選擇，而在我後面的第三十號卻一口認定了夏瑪巴的睿智；他們夾著我辯論，經常令我的咒音有口無心地飄曳在神龕裏鍍金的巨佛邊。

我與第三十號雖然有著不同的辨證方法，但是卻得出同樣的認證結果，所以我對那位老是回轉過頭、然後對著在我後面的第三十號吆喝，有時不免說上兩句；這在朝夕相處的同修們裏原本沒甚麼大不了，卻不料掀起了軒然巨禍。

這當然得怪我那個不知如何控制的嗓音，但我如果能夠預知這個禍事，說甚麼我都不會出聲，因為我那個響若宏鐘的嗓音正是引起禍亂的根源，所以隨著我加入他們的爭辯，書記立即注意起這麼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雖然第二十八號不像我一般莽撞，但是個性開朗，所以每次都在受到警告後，去向長老們陳述他的理由；糟糕的是，長老們也一樣有兩派意見，這下子就自亂陣腳，在學生面前爭論了起來，而且言詞比學生的爭吵還要激烈。

第二十八號總是一聲不響地在長老們爭吵得不可開交的當口離去，然後在念佛隊伍裏哀歎著，「『噶瑪噶舉』的護法這麼眼睜睜地看著『噶瑪噶舉』的分裂像野火一般地蔓延，想必是洞悉了其中不可解說的因緣作用罷。」

我聽了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過了不久，第二十八號就在書記主持的一場精心策劃的批鬥會後，悄悄地離廟——我剛說過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書記在那份蓋印著紅頭標印的官方文件上所說，第二十八號的私自離廟是「畏罪潛逃」。

我對書記的抗議是可以預期的，因為人人都知道我與第三十號在這場認證風波裏與夏瑪仁波切站在同一邊；但是第二十八號對書記的直率指責，就令大家有點摸不著頭緒，因為書記與第二十八號在這場爭鬥中始終都是屬於同一個太錫度陣營。

我是不管這麼多的。我只知道他們無端端逼走了第二十八號，活該受這個折磨，所以我對他們的內鬥始終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常自不理會長老們的制止，四下訴說著我對夏瑪仁波切的懷念。

沒想到呀，祖普寺有史以來第二個不告而別的僧人竟然是第三十號。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私自離去，但我可是清楚得很，因為他的離廟只是單純地為了抗議書記對第二十八號的逼迫；這與噶瑪巴十七世的認證沒有半丁點兒關係，因為他只是不恥書記要脅同修們的霸道行為，純粹是不屑接受政治規範宗教的高壓手段。

我說不清楚的是，在這個「畏罪潛逃」的事件中，我忽然對第二十八號有了好感，於是連帶地對他所支持的太錫度也就不再那麼地反感。這個變節行為落在夏瑪巴信眾的眼裏，當然不能被接受，於是我對夏瑪巴的「忠誠」就普受質疑；這還不要緊，要緊的是這麼一來，我弄得寺裏的同修們各各人心惶惶，整日憂心忡忡，於是大家都有些迷糊起來，對真相的認識也就愈來愈說不清楚，更對追蹤真相的殷切與決心大打折扣，所以對「真假噶瑪巴」的求證也就不再那麼認真了。

我當然不是有意造成寺裏的混亂，我只是在他們兩人相同的「畏罪潛逃」命運裏，忽然認識到星月交輝的融合中自然會流淌出不為外境所困惑的篤定；只不過，我說不清這個「星月交輝的融合」究竟在「噶瑪噶舉」的傳承上有甚麼意義。

「噶瑪噶舉」傳承的意義在「真假噶瑪巴」的各自詮釋裏，都顯得很高妙、很大氣。雙方陣營的佈局不止理葺得極為貼切，而且在妥善安置自己的「噶瑪巴」認證議題上，總不忘在對方的「活佛轉世」上稍示打壓，讓我看不見「噶瑪噶舉」往未來世傳承下去應有的莊嚴功德。

我這麼說，並不表示我有辨別「真假噶瑪巴」的能力，但是就像我弄不清祖普寺書記的詭譎與矯飾一樣，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只要過於理直氣壯的我就懷疑，而委曲求全的我倒覺得有著真理；我說過的，這個法寶屢試不爽，百發中的，而且很容易地就保留了一股不受輿論牽引的儼然立場，然後就能建立不偏離正義的清流思維，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換來了達賴喇嘛的「反團結」稱謂。

這樣的驅動方興未艾，於是我看見了低俗的政治意圖點綴四處，縱橫來去，勇猛地伴隨著達賴喇嘛所賦予的政治權力，以至在漸行漸遠的「轉世傳承」裏不再能夠判斷其動機，反而因為一些過於貧瘠的理由，在過份曝曬的文宣流布裏，凸顯了一種黃灰帶紅的色澤，是「格魯」是「寧瑪」，卻又患漫為「薩迦」，唯獨沒有了「噶舉」，只令乾澀的顏色胖合提示了一種雅趣與長久的「活佛轉世」制度，而在細緻的政治佈局裏，曲折來去，不止巧妙質疑了達賴喇嘛應允十六世噶瑪巴之邀、將中斷了三世的夏瑪巴重新認證起來的動機，而且那個打壓「夏瑪巴轉世」的企圖或決心竟然迴旋繞過噶瑪

巴的「認證議題」，而乾燥地以「孔雀信」的密碼詮釋圍繞在「噶瑪噶舉」的歸屬區裏，一石二鳥地暗示著「噶瑪巴與夏瑪巴二而不二」的歷史已然是過去，並且還不落痕跡地從根柢處塑造「噶瑪巴與太錫度」在沒有夏瑪巴傳承的日子裏所建構的傳承地標，好像提示著這樣的相互認證才應該是「噶瑪噶舉」的傳承習慣，起碼在夏瑪巴被終止傳承的百年衰祚裏，獨具歷史性的象徵意義。

瑪尼轉不轉，密續自轉

我想著想著，不禁就埋怨起宗喀巴所創立的「活佛制度」。當然從我投身於這一世的輪迴狀態看過去，幾乎已成「藏傳佛教」立教根基的「活佛轉世」不再是一個能夠質疑的歷史議題；要質疑的話，就得全然否定「藏傳佛教」的傳衍，甚至得在「藏傳佛教」的歷史糾結裏，找出「活佛轉世」因認證的錯誤所導致的傳承分岔，以及從那個分岔為起點所蔓延出去的傳承傾斜。

這麼一看，「藏傳佛教」的認證就屬於那個不可說不可說的宗教領域了，否則任何一位「活佛轉世」的認證都可以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在一個傳承的分岔點上，將傳說中的「活佛轉世」移花接木地塑造為另一個「活佛轉世」的新墾傳承，進而從信眾的生息與皈依上，陌生地指引了疑慮和挑戰的認證密碼，緩緩地在「認證議題」裏落實，直攝「藏傳佛教」的內在傳承意義。

這就是「孔雀信」的認證密碼的「存在哲學」，不在「認證密碼」的真偽，而在「認證密碼」的存在，以及「認證密碼」必須存在、否則「噶瑪噶舉」不得往後傳承下去的哲學意義；也就是說，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疑慮與挑戰，它所提示的生息以及新墾的傳承遙指一個已經落幕的「噶瑪噶舉」，當然還有不可挑釁的忠誠，起碼在十六世噶瑪巴還沒有來得及示現的十一年裏，當「忠誠」本身已經成為一個陌生的疑慮與挑戰時，任何的「認證密碼」都可以指引一條嶄新的傳承，只不過，這樣一個「認證密碼」呼喚了「孔雀信」的創生，然後「孔雀信」就創生於噶瑪巴的「認證密碼」了。

我不得不說呀，任何人拒絕接受「孔雀信」，在「孔雀信」還未存在的時候，都是合理的懷疑與挑戰，但當「孔雀信」橫空出世了以後，如果持續拒絕接受「孔雀信」的存在，那就是否定「存在主義」哲學的存在意義了，所以任何一個辨正「孔雀信」真偽的努力，都不具挑戰或質疑「孔雀信」的力度，不止不可能撼動「孔雀信」已經存在的事實，甚至還遭引了一些認同「孔雀信」的存在意義的同修們頻頻譏諷「認證者不具認證能力」的修為，至於在這個情況下，轉而勸說「當噶瑪巴要來的時候，他就來了」，也都只能被看作是一種與「孔雀信」同具「存在主義」哲學辨正的託辭。

這真頗為尷尬。當我輾轉於祖普寺與大昭寺之間，幾度失之於道，就是因為我在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風波裏，發現了「孔雀信」的存在意義，以及夏瑪巴質疑「孔雀信」的左支右絀。我發現時的沮喪與挫折，讓我不自禁地墮入了信仰的深淵，懷疑「藏傳佛教」的傳承意義，同時只想遠離「噶瑪噶舉」，甚至遠離我自己以及所有加諸我身上的傳承因緣，而以一個疏離因緣的方式來訴說我存在於這個世上的意義，就像「孔雀信」的存在一般，或像「噶瑪巴要回來的時候，他就回來了」一樣。

有些說不清楚的是，在西方沉寂了幾個世代的「存在主義」哲學議題竟然以「孔雀信」的橫空出世而借屍還魂，而在沒有十六世噶瑪巴的轉世指認文件的十一年裏，這麼一個太錫度、果希嘉察、蔣貢康楚與夏瑪巴組成的「認證小組」，竟然就像馬羅、卡繆、沙特、海德格同聚在一個跨越時空的小屋子裏，齊聲爭論「存在先於本質」是「孔雀信」據以存在的第一原理。

深具諷刺意義的是「活佛轉世」原本就是噶瑪巴一世開創的，但是只具備宗教傳承的意義，以方便「噶瑪噶舉」的學子們在修持上堅持「密續」的綿延；宗喀巴承襲了噶瑪巴的活佛轉世所賦予的宗教意義，卻不得不在十四世紀的政治氛圍下將「活佛制度」政治化起來，於是隨著「達賴與班禪」在「格魯」的崇高地位逐代樹立，西藏也因此解決了「政治接班人」的問題，但是卻不無遺憾地種下了世世代代為了尋覓「活佛轉世」的爭端——以前是豪門大家為了自己的子弟而引發爭端，現在則是兩個「政治實體」在同樣的「金瓶掣簽」裏各說各話——事情愈來愈隱晦，集團卻愈來愈龐大。

這中間總是沮喪得令人想逃避。據說在清末民初時，曾經一度因為愈來愈多的高僧都發願死後轉世渡人，一時產生了許多活佛，於是布達拉宮執掌政務的噶廈政府官員為了打住轉世渡人的說法，不得不制定蒙藏的活佛數額不得超過一百四十六位，但是我不禁懷疑，「活佛轉世」渡人的發心難道還會因為定額的制定而改變嗎？

現在好像更加離譜了。我聽祖普寺的長老們說起，流亡印度的達賴十四世向世人宣稱他將不會再有轉世繼位。我聽了之後很驚惶，因為達賴喇嘛在西藏一直都是很尊貴的，他的宣言對西藏人而言不啻是個不容撼搖的旨意；我所害怕的是，這個深奧與玄祕的「轉世制度」一旦停止，「藏傳佛教」各派恐怕就會各自走向紛亂，因為幾世紀以來，這個可以直截推溯至釋迦牟尼佛的「密續」，在一脈傳承的形式上多少支配著信徒的意識。

當然很多「唯物主義者」贊成這種類似封建君主的世襲傳承制度的摧毀，因為他們深信「唯物主義」信徒能夠一邊倡導「新權威主義」、一邊主張「經濟建設」來改革固有的意識形態。我不禁想著，流亡的達賴喇嘛也夠苦的，既不能不在宗教上順應轉世繼位，又不能不在政治上討好北京政權；既不能不堅持自己是一位任重道遠的政教領袖，又不能不婉拒北京冊封的虛懸「政協委員」官位。

達賴喇嘛轉世了十四個世代，如今生逢這個前所未有的亂世，真是好生為難，所以只有拿自己將來的「活佛轉世」來做個絕斷的例子；這個果敢，不能不說是因為「孔雀信」的啟迪或刺激，如果這麼一封譎作的「孔雀信」都能以「存在先於本質」的第一原理，霸道地以「存在主義」式的存在來詮釋「噶瑪巴」往未來世傳承的意義，那麼一時不慎背書「孔雀信」的達賴喇嘛只好重述「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意義，而以自身的傳承轉嫁於烏金噶瑪巴，藉以遏阻「烏金噶瑪巴是孔雀信創生出來」的存在意義；這是達賴喇嘛不能承認他落入太錫度的陰謀，但又必須給夏瑪巴一個交代的苦楚，畢竟「活佛轉世」是一個「宗教觀念」，只不過達賴這個說不得的苦心孤詣，卻不可避免地在諸多的教派傳承上起了骨牌似的破壞作用，以綿長的「宗教傳承」屈服於沒落的「存在哲學」。

至於說有人認為達賴喇嘛的不再轉世是因為「政治傾軋」，我只能說那是一個低層次的解釋，畢竟「政教合一」是中國共產黨不能容許的政治決策，所以面對「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馬中英所說的「所有活佛都必須是愛國的」，甚至「不愛國，就不能被稱為活佛」，達賴只能一笑置之，就算是不能改變的原則罷，但對這種低層次的說法提出辯解，當真辱沒了「藏傳佛教」的意義。

這真的只能說是一個「存在」與「本質」的對決，因「孔雀信」的創生，將「一個以宗教思想為根源」的活佛轉世逆轉為一個「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論說，於是「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再也不能在「藏傳佛教」裏存在了，「藏傳佛教」於焉搖搖欲墜，而不再只是噶瑪巴認證的傳承問題，更不再只是「孔雀信」是否訛造的問題；這個埋藏得極深的宗教思想根源，被鑽研噶瑪巴幾動而不動的夏瑪巴指認了出來，但達賴喇嘛尷尬了，既不能反對一手背書的烏金噶瑪巴，又不能承認「當泰耶噶瑪巴要回來時，他就回來了」原本就是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論題，更是「藏傳佛教」藉以立教的根基，於是只好以自身的傳承為救贖，以「不再轉世」來重新驗證「本質先於存在」的哲學意義。

那麼尊貴的達賴喇嘛是不願見到這個宗喀巴所留傳下來的「活佛制度」遭受政治的利用，還是懊惱地以這項「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決心作為自己犯下「存在先於本質」的政治錯誤的彌補措施？不論是甚麼原因，我都對達賴喇嘛的悲心大加讚歎，但也不自覺地哀鳴，為甚麼人類的思維總是無法完美，而有著掛一漏萬的缺失呢？

其實任何人或宗派要制定或顛倒甚麼樣的制度與我無關，但是為何世人就不能還我一個清淨的狹小空間呢？我管不了任何人，只要求自己能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供上我所崇敬的祖師們，向他們至誠頂禮——如此而已，難道「政治」或「存在主義」都沒有這個雅量嗎？

不論是誰有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也無法否認在十方三世的「潛伏的祕密連續」裏，任何一種反對接受這個世間的既定現象雖然可能於事無補，但是卻足以凸顯世世代代的「密續」真實來，這在神聖的「活佛認證」上更有著傳承上的重要性——如此而已，難道我都不具備足夠的福報嗎？

我無意在此重新定義「孔雀信」的存在意義。它的橫空出世無異地是個「事物」的存在狀態。只不過，它所披露的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密碼」卻是以十六世噶瑪巴的角度去觀照「噶瑪噶舉」未來的發展以及這一位即將承繼「噶瑪噶舉」傳承的十七世大寶法王的獨自存在狀態。

當然「孔雀信」的求證對象不是十六世噶瑪巴，而是太錫度以之求證其他三位被「噶瑪噶舉」負以重責的「認證小組成員」，也就是說，「孔雀信」所意欲促成的只是一個由太錫度、果希嘉察、蔣貢康楚與夏瑪巴所共同組成的「認證小組」的自覺，以及經由這個自覺所共同認定的「噶瑪噶舉」的未來走向與發展；唯有當這個自覺沒有共識或者四人對「噶瑪噶舉」未來的走向與發展有了歧見，其它教派人士的仲裁才有需要，而達賴喇嘛就是在這個情況下雀屏中選，為「孔雀信」背書。

換句話說，當太錫度尋求達賴喇嘛背書「孔雀信」的時候，「認證組員」無法對噶瑪巴的認證達成共識，已是一個昭然若揭的事實。只不過，這個因緣始末，當達賴喇嘛背書了「孔雀信」以後，「孔雀信」反而變成一份官方的認證文件，而「噶瑪噶舉」自始至終都沒有共識反倒沒有人質詢了；深具諷刺意味的是，「噶瑪噶舉」如果達成共識，達賴喇嘛的背書不會發生，而背書之所以發生卻是因為「噶瑪噶舉」沒有共識，但是後來鬧出了倆位噶瑪巴以後，達賴喇嘛在多次訪談裏，每每聲明他以為「噶瑪噶舉」早已有了共識，而「孔雀信」的背書只是個形式，甚至反而責怪「噶瑪噶舉」內部不能達成協議，而陷他於不義，這似乎只能說是推諉責任，或純粹地只是暴露了達賴喇嘛一直都處心積慮地想介入噶瑪巴的轉世指認，所以對「噶瑪噶舉」內部的爭議就不聞不問了。

達賴喇嘛的急迫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孔雀信」出世的時候，「噶瑪噶舉」正處於一個有史以來最為緊迫的時空。其時，十六世噶瑪巴已經圓寂了十一年，「噶瑪噶舉」信眾因失去了噶瑪巴而

被棄絕於孤獨之中，而「孔雀信」便因緣湊巧地成了這種信仰喪失的回聲，所以「孔雀信」的出現，幾乎立竿見影，隨即給了所有「噶瑪噶舉」信眾一個安身立命的支撐物；這是達賴喇嘛對「孔雀信」的正面評價，因為「孔雀信」及時提供了「認證密碼」，以砥礪信眾因為十六世噶瑪巴沒有遺留證物而產生的失意情緒，所以從流亡政府倡言「團結與統一」的立場來看，「孔雀信」之出，居功厥偉，至於「孔雀信」是否能夠求證於所有的「認證組員」，那其實是「噶瑪噶舉」內部的問題。

「孔雀信」出世的意義就在逼迫長期處於焦灼狀態的「認證組員」另闢蹊徑，並且共同、重新尋找一個「認證」的思考之路，而這樣的「認證思考」並非針對著十六世噶瑪巴的「認證指示」是否存在而言，而是使「認證組員」的存在顯現於明亮處，同時成就「認證組員」各自的獨立存在。

這是「孔雀信」以一個「事物存在」直取「認證組員」的存在意義的動機，而創生「孔雀信」的太錫度則認為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特徵是「認證組員」對「不存在的認證指示」或「認證密碼必須由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指示」的反抗，也就是要復歸於「轉世認證」的使命，而不是竭力尋找一個符合十六世噶瑪巴的想盼，至於「孔雀信」是否因此而挑釁了僵化的「認證過程」，則不是「孔雀信」的思索範疇，最起碼，「孔雀信」的創生突破了一個以「十六世噶瑪巴」為中心的各種具體思考，而且它的具體實踐替代了所有構成「觀念上的噶瑪巴」的各種抽象思考或理性哲學，所以無論從何種層面看，「孔雀信」的「事物存在」都只能被看作一個「認證組員」共同營造出來的結晶，而太錫度只是藉著「孔雀信」讓所有的「認證組員」都認真地去思考「各自的獨立存在」以及這個「存在」在未來的「噶瑪噶舉」走向與發展裏應該具有的「存在」意義，亦即「存在即合理」的引申。

從這個角度看，太錫度是一位「存在主義」學者，起碼是隸屬「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流派，而他的果敢與實踐勇氣比起震古鑠今的馬羅、卡繆、沙特、海德格等人還要不凡。這是「孔雀信」的「事物存在」所能帶給「存在主義」一個具體事例的卓越貢獻。弔詭的是，因為「存在主義」的內在精神，使「無神論存在主義」輕巧地與太錫度認同，因為兩者不約而同，都承認「存在先於本質」。

更有甚者，「孔雀信」一出，「認證組員」立刻就陷入了一個與「孔雀信」共同存在的狀態，於是「存在先於本質」的論見乃愈發牢不可破，而任何人想從這麼一個共同緣起的狀態脫離出來，並從疏隔「孔雀信」的影響中，重新找出「認證的自由之路」、以詮釋「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意義，就將顯得左支右絀，甚至在達賴喇嘛背書了「孔雀信」以後，則就更為離經叛道了。

這基本上就是夏瑪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方向。所以簡單地說，太錫度以「孔雀信的事物存在」來決定「噶瑪巴的存在」，而夏瑪巴則逆轉這個動向，將「噶瑪巴的存在」帶入歷史辯證法中，同時在藏族社會或流亡政府的實踐場所，使噶瑪巴重新生根於「噶瑪噶舉」的傳承意義中，但也因為如此，夏瑪巴就成了共同承認「存在先於本質」的太錫度與「無神論者」的打壓對象。

瑪尼轉不轉，本質自轉

夏瑪巴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他對「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的堅持則造成了「噶瑪噶舉」的分裂。這固然是因為「孔雀信」的出世打亂了十一年來的徵信求證，而且「孔雀信」以一個「事物」的既定存在，公開質疑「認證思考」是否應該堅持一個「觀念上的噶瑪巴」，就像「無神論者」否定「神造世人」的觀念，因「神造世人」之前，神必已有「人的觀念」的思考存在，否則不能造人。

「孔雀信」揚棄了這個「觀念上的噶瑪巴」，但卻不能放棄「本質先於存在」的想法；在長達十一年的尋覓中，太錫度堅信，在十六世噶瑪巴轉世以前，固然必須有「認證指示」或「認證密碼」之類的文件，但既然「認證指示」不存在、或「認證密碼」不再可能由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指示，那麼為了要復歸「轉世認證」的使命、打破僵化的「認證過程」，則不妨先接受自己的存在，再談噶瑪巴的轉世問題；換言之，太錫度認為「認證組員」必須先認清「認證」的本質，而唯有「認證組員」先存在，而後才能思考，再然後，才有將噶瑪巴找回來的欲求，也就是說，噶瑪巴只能因「認證組員」

的創造而存在，不能自己存在，而「孔雀信」的創生與存在就是一個具體實踐，起碼「孔雀信」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提供了一個突破認證僵局的「事物存在」，亦即所謂的「霸道的存在」。

當然在「認證組員」接受「孔雀信」的「事物存在」的同時，「認證組員」將認真思考「各自的獨立存在」以及這個「存在」對「噶瑪噶舉」的發展應具的「存在」意義，於是「認證組員」首席的夏瑪巴就首當其衝了，因為中斷了三世的十四世夏瑪巴被流亡的達賴喇嘛重新認證，從來不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那麼一個在歷史定讞裏已經被終止傳承的夏瑪巴就只能是一個「不存在」的實體了，而一個在共產黨人眼中「不存在」的夏瑪巴所認證出來的噶瑪巴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面對這個存在的矛盾，達賴喇嘛最為尷尬。他重新認證夏瑪巴固然是應允十六世噶瑪巴之託，但畢竟終止十世夏瑪巴傳承的也是他，或前世的他，於是這個重新認證就遭到太錫度的質疑；想來也是，在沒有夏瑪巴的百年裏，噶瑪巴與太錫度相互認證，「二而不二」，從來也都不存在沒有「認證密碼」的尷尬，而如今的「沒有認證指示」，未嘗不是噶瑪巴質疑當初懇求達賴喇嘛重新認證夏瑪巴的決定，只不過夏瑪巴已經存在了，而且直截表明噶瑪巴與夏瑪巴的「二而不二」回來了，於是只好在一個不能更改的存在狀態裏，不留「認證密碼」，以令彼此重新思考「各自獨立存在」的意義。

如果這個思路是對的，那麼唯一欠缺的就是一個「事物存在」，來迫使「認證組員」重新面對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存在將對「噶瑪噶舉」的未來發生何種的影響。這就是「孔雀信」以「事物存在」方式被創生出來的共同氣氛，當然這其中還因為太錫度被當作「第二位紅寶冠法王」，輾轉於「噶瑪巴與太錫度」的相互認證歷史上，但是當夏瑪巴被重新恢復「紅寶冠法王」的稱謂時，太錫度將以何種「紅寶冠法王」的面貌存在於「噶瑪噶舉」就有了疑問。

這就是「認證組員」在重新思考「各自的獨立存在」時所必須面對的疙瘩，不止「各自的獨立存在」不可能存在，而且各人將「各自的獨立存在」投向「非獨立存在的我」時，「認證組員」發現「各自的獨立存在」的本質必須先找出來，甚至存在著這種質素的「本質」原來就先於「各自的獨立

存在」，而早已存在了，當然「認證組員」明白，「認證組員」的每一個成員不止必須對自己的存在負責，更需對整體「認證小組」負責，只不過「認證小組」的聚合並不是因為組員自己的自由揀擇而存在，也不存在「認證組員」自由揀擇成員的可能，所以「認證小組」的存在本身就已經隱涵了一個以「各自的獨立存在」來約束「非獨立存在的我」與所有其他「認證組員」的意涵。

唯有了解「認證組員」這個「本質先於存在」的和合性質，才能了解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本質，但是太錫度礙於「噶瑪巴與太錫度」相互認證的歷史事實而無法逃出「認證」的重大責任感，更礙於這個「相互認證」的歷史之所以發生乃因為夏瑪巴不存在於一個被達賴喇嘛中斷的傳承裏；只不過，夏瑪巴回來了，而且還是「認證小組」的成員之一，於是太錫度就掙扎於「噶瑪巴與夏瑪巴」或「噶瑪巴與太錫度」究竟何者為「認證本質」的問題，但這不是一個太錫度能夠回答的問題，而他又不能袖手旁觀，於是就當夏瑪巴認定「噶瑪巴與夏瑪巴」二而不二的歷史事實，太錫度就揚棄了他十一年來的「自我約束」，而決定以「孔雀信」來約束所有「認證組員」。

持平地說，太錫度曾經有過憧憬，也曾經希望「認證組員」能夠拋棄成見，但他也了解，他並不具備更改歷史的能力，因此長期處於一個不安、孤獨、絕望的惶惑狀態中，而面對「噶瑪巴與夏瑪巴」的不可分割，他又不能顯現不安的情緒，於是當太錫度感到恢復「噶瑪巴與太錫度」的歷史不再可能時，他知道他必須在「噶瑪巴與夏瑪巴」或者「噶瑪巴與太錫度」之間做個選擇，並且左右其他「認證組員」。這個舉措就是「存在主義者」站在選擇的「自由與責任」之前的不安狀態。

當然太錫度明白，他不能在選擇和決斷之際，還去企盼「認證指示」的出現，畢竟十一年來的探尋與邈無跡象，已經不能被「認證組員」再依賴為任何的教律、基準或救助了，而像那種「當噶瑪巴要回來時，他就回來了」的說辭，在現實的決斷時又有甚麼用呢？「認證組員」不能求助於「認證小組」之外的其他人，不能有任何依賴，而必須在探尋「各自的獨立存在」的時刻，獨自選擇自己的存在。這就是「存在主義者」的孤獨，永遠伴隨著「存在」的不安。

太錫度在創生「孔雀信」之前，已經對「認證」感到絕望，因為「認證指示不存在或認證密碼不再可能由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指示」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而如果「認證使命」必須堅持或「認證過程」必須合法，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期待自己能以意志左右「認證」；當然太錫度也知道，他所能希望的、所能期待的，都必須放置於「認證」的可能範圍內，也就是說，在實踐「認證指示」的重現時，必須以一個確實的「事物存在」去駁斥「不存在的認證密碼」，於是「孔雀信」乃以一個「事物存在」去賭「非證實的認證指示」，以說明「認證組員」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可能性或或然性，而必須有所行動，因為檢驗真理的「實踐」不需要冀盼、不需要希望。這就是「存在主義者」的「絕望」。

當「不安、孤獨、絕望」構成了「存在主義者」的惶恐狀態以後，太錫度就以為唯一的出路是將自己的命運交回自己手中；就這一點而言，太錫度的「存在主義」思想的確是一個「人本主義」，只不過，這個「人本主義」不再是將「觀念上的噶瑪巴」視為神聖而加以膜拜的那種「人本主義」，而是提醒「認證組員」從「觀念上的噶瑪巴」走出、轉而認清「認證小組」之外並沒有十六世噶瑪巴轉世的合法認證者。弔詭的是，這樣的「人本主義」只能鼓勵太錫度超越「現實中的自我」，而不再是出於「認證小組」之意志、或不再是從「觀念上的噶瑪巴」走出或不再認同「認證小組」是唯一的「合法認證者」，而是整個超越了「認證小組」的存在、而將自己的存在置於「認證小組」之上了。

簡單地說，這就是「孔雀信」以一個撼搖不動的「事物存在」去駁斥「噶瑪巴自己找自己」的荒誕；換言之，「自己找自己」或「自己造自己」的「認證求證」本質或主體性是不能依憑的，因為他們認為，任何人在此身此生的所作所為都是一樁不能左右的業力，而噶瑪巴的轉世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一定要說出個道理來，那麼每個人都有進行思考的自由，每個人更可以借由這個「自由的思考」將「各自的獨立存在」投向「非獨立存在的我」而加以企劃；這個「自由的思考」就是每個人的願力，可以自由地把「現在的我」投向一個「非現在的我」而加以企劃的一個存在狀態，並因這種「意識的存在」而使得人類不同於石頭或樹木的「事物存在」。

「願力」的本質意義即在此，不是因為噶瑪巴的認證而賦予了「願力」的主體性，反而是因為每個人對「各自獨立存在」的自我都有責任，而使得「願力」超越了「業力」；只不過，太錫度並不喜歡將自己的「佛學思想」冠上「存在主義」的名稱，但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走出「觀念上的噶瑪巴」的太錫度，因為大力闡述「存在先於本質」、或不願再讓自己居於「第二位紅寶冠法王」的歷史地位，反倒陷於「存在主義」、而不斷地以「存在主義」哲學來廣泛地表示「活佛轉世」所賦予這個新世紀的思想動向。這是「孔雀信」以自身的「事物存在」、而且是一個「文學性的存在」，將沒落已久的「存在主義」哲學重新擺回二十一世紀的鉅大貢獻。

瑪尼轉不轉，意識自轉

「本質先於存在」或「存在先於本質」的糾纏非常詭譎，一個是宗教思想，另一個卻是「存在主義」哲學、或起碼是一個隱涵「人本思想的存在主義」哲學，也正因為這種詭譎，「存在主義」的闡述大多只能以一種「藝術性」或「文學性」的方式存在於世。這是「孔雀信」的「文學性」本質。

就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風波來說，夏瑪巴的思想層階無疑地略勝太錫度一籌。當然這並不是說，夏瑪巴的修為層階在太錫度之上，而只是太錫度掙扎不出「不安、孤獨、絕望」的惶惑存在，而令「本質先於存在」的思想受制於「存在先於本質」的業力造作；這個造作的本質或主體性也是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事例，所以太錫度就算認同「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卻也不見得能夠掙脫「存在先於本質」的業力捆縛。

讓我再說一遍，我不是故意說這些，我也不願在一篇轉瑪尼輪的〈瑪尼轉〉裏，以一個「文學性的存在」去質疑另一個「文學性的存在」；只不過，當我回顧這麼一個「本質」與「存在」的曲折糾纏時，我就注意到了「事物存在」的堅固性、以及堅固的「事物存在」如何從「本質」的不能敘述

直射到「本質」的內義裏，於是如何還原「各自的獨立存在」就形成一個未戴「黑寶冠」的大寶法王站在噶瑪巴的認證臺階上，叫喚著「我還沒有回來、怎麼就讓我回來了呢？」那個必須扶著據以支撐「噶瑪噶舉」的噶瑪巴有些不忍，於是張望著「孔雀信」如何以一個不具共識的「認證」忙碌地獲得了達賴喇嘛的「背書」，乃至詫異地望著「噶瑪巴」如此這般地在祖普寺坐床了。

我的意識在這個「孔雀信」的「文學性存在」裏大概飛揚得有些失去控制，以至於腳步蹣跚。忽然我聽到倚靠在廊柱邊的僧侶指點著我說，「只要順著轉勢，讓手裏的『瑪尼轉』在轉動的流光中流過，注意看步伐如何沿著轉動的流光，向前行進，那就不會脫離轉輪隊伍的轉速與勢動了。」

我夾雜在轉經人羣裏，並沒有專心聽他的勸解，反而注意到有人靜悄悄地從旁邊走過，在廊道地上灑著水，防止塵土飛揚；那個灑水的影像被「瑪尼轉」的流光過濾，透露出來一個古典的色調，讓我敏感地感覺到這麼多人整齊劃一的步伐所帶起的塵土挺驚人的，必須適時調和。

這可真是壯觀極了，三百零七個瑪尼轉俱轉，緩急有別，不止蔚成奇特的景觀，更因支軸嘎嘎的音聲在沙沙的腳步聲裏形成單調的音律，一起灌注耳鼓，襯托著嘴裏的咒音在酥油燈的黃光流動裏愈來愈顯得純淨無染，朗徹無礙——這使得我那個想得昏鈍的心思一下子就清醒了起來。

我大概耽溺在沉思裏太久了，居然不知我的蹣跚步伐無巧不成書地打亂了她在推拒之間所建立起來的固定空間；而她正為了維繫這個巧妙空間的存在，焦急地仆前突後，探尋我的注意，以配合她的步伐來調整我們中間這個曖昧又不確定的距離。

她焦躁得活蹦亂跳，我卻視而不見，只知浸淫在「本質」與「存在」的回顧裏。然後，我忽然發覺自己的喉嚨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尖叫。原來她正以她的利齒噬咬我的肩頭。

我驚叫了那麼一聲以後，被自己嚇了一跳，接著立刻警覺自己已然有失身份地驚惶駭然於隊伍裏。她顯然對我的漠然忿怒極了，所以就不顧一切地往我的左肩咬了下來；不但如此，她在咬我時，右手從我的右肩繞過右頰移到右眼覆蓋著，身體則自然地前傾，喘息、嬌呼。

我驚叫了一聲，反而在騷動的隊伍裏鎮定了下來；但是難為情的是，在那一聲驚呼後，我垂下了手，忘了轉動瑪尼轉，但我的全身震盪，眼睛卻躲避不了那股穿透黃光流動縫隙的利光。

我不是因為肩胛骨的疼痛而震動，而是因為她嘴裏的香氣不斷，嘴脣更是溫熱地貼著我的左耳說道：「你給我老實一點，我不會饒過你的——一切都等秋後算賬。」

我的驚惶無以復加。這個女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但她竟然如此霸道地跟我說出這種親暱的話。我聽完了以後，決心不顧一切地立定腳跟，以我的「存在」去衝撞已經遭到囓咬的「本質」。

剎那之間，她不期然地撞了上來。她的後面也不期然地撞了上來，然後整個緩步前行的隊伍像一波一波的潮水拍擊在水壩斷流的當刻，全數活生生地撞擊在一起。我緩緩回過頭，她垂下了眼簾，此時整個隊伍終於不知所措地停頓了下來。

瑪尼轉不轉，能所自轉

我看著她的眼簾低垂，忽然伴隨著隊伍的遽停，也跟著震了一下。

那個景象肯定好笑極了，只不過我笑不出來，因為此時一聲巨響在腦海裏生起，整個天空立即騰起一團烈燄、一片火海，石塊在火光中沒命似地飛躍，血漬在空中濺飛。

我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手掌卻緊緊貼在仍舊兀自轉動不停的瑪尼轉上。是呀！倘若那天不是她低垂著眼簾推著我躲進巷道，我早就沒命了，哪還能在這裏摩肩擦踵地轉經輪？哪還能在這裏正經八百地談「輪迴」、論「密續」、說「本質」、道「存在」？她看我不動，就攙起了眼簾，卻在眼角翻滾的曖昧裏帶動起我遠方的記憶；我愣了一下，立即在腦海中竄升飛騰起一串串呼嘯而過的火焰，逼得自己不得不躲避濃煙轉過身去。火焰？可不！在瑪尼轉的帶動下，火焰不得不起動另外一個濃煙的啟端。但是我不得不說呀，這個「火」沒有「明麗」的記憶，只有「恍惚」的恐懼。

原來隊伍的行進方向令放置在瑪尼轉經廊道兩端的大銅鍋有了首尾或主從的關係，但是隊伍在尾端的水漬上輕巧地一轉，卻令鼠豕易位，於是首尾的香火堆在火焰飄緲裏銜接了起來，卻巧妙地在次第流變裏構成輪迴架構的空間；於是當前面的層疊人影一路向著煙霧蜿蜒而去的時候，「空間」卻在肩上散發出淡紫的煙氣裏，將印疊的紫煙驟然縮小了起來。

剎那間，除了紫煙以外，其它的廊柱、支軸、瑪尼轉與水漬幾乎沒有了影像——層疊的紫煙，既如霧如障、似煙似水，又節節相套、環環相扣，更向上擴張、向前延展。

瑪尼轉在隊伍被擠壓的當時，受了六百一十四隻手的推擠愈轉愈猛；不，應該是六百一十六隻手使得三百零七根支軸像魔鬼般地一起吼叫了起來，響徹廊道。

人們好似壓服不住陡然而起的流變，於是不約而同地停住了嘴中的喃喃咒音；驟然之間，廊道的唸咒聲像驚濤拍岸一樣，正想追尋聲音的根源，卻嘎然沒有了聲音的襲擊。寂寥之間，大家都停止了步伐，立定了腳根，任憑三百零七根支軸盡情地發出刺耳的磨擦聲，然後衰竭、靜止，歸於寂寥。

我本來想在這個地方將「本質」與「存在」的糾纏，稀裏糊塗地讓它衰竭、靜止而歸於寂寥，但是似乎不成，因為寂寥的「本質」止不住這篇轉經輪的〈瑪尼轉〉、像模像樣地以一個「文學性的存在」霸道地存在了下來，而且這個「存在」純粹是因為我以寫作的技巧創造而生，就像「孔雀信」的創生一般，都只能和創作之人的「存在」有內部的聯繫。

從這個觀點看，所有藝術品或文學成品都具「存在性」，只不過，「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詞語，因為「存在」所要求的是「本來的自我」，更是一個必須認同「各自的獨立存在」甚至「非獨立存在」的自我，但「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卻必須依賴別人，更經常因別人的讚美而忘卻「自我」；說到這裏，其實「宗教」或「玄學」已經呼之欲出了，只不過「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大多必須經由「感性」觸發而存在，而任何在「感性」裏企圖超越「感性」、進入「宗教」或「玄學」的努力，就只能令「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成為「密碼」了。

這是「孔雀信」能夠以一種「文學性的存在」成為解讀十六世噶瑪巴轉世「密碼」的關鍵，因這樣的「文學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密碼」，而不必在「密碼」上再安「密碼」，而「孔雀信」能在一個「認證指示不存在或認證密碼不再可能由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指示」的狀態裏，成為解讀「認證」的密碼，則是整體「認證組員」的存在所營造出來的「密碼」；也就是說，「孔雀信」的認證密碼是透過「認證組員」與「孔雀信」相交而存在的「密碼解讀」，它本身的「文學性存在」只能意味一種「密碼解讀」的藝術，但這個藝術只能在「認證組員」的自我實現過程或「孔雀信的存在」與「認證組員的存在」相互交通的過程中完成，所以「孔雀信」以一種「『文學性的存在』方式造成『噶瑪巴的永續存在』」，才是這種「存在」的意義，而並非「活佛轉世」在時空中的持續性。

這樣的說法相當詭譎，不過這是因為「存在主義」哲學本身就很詭譎，不止有混淆「內質」的本事，更有逆轉「宗教」或「玄學」而成為「感性的文學」的動能，所以要實質把握「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不能直截去把握，而是透過「密碼」或「象徵性密碼」來加以把握，也唯有以這種方法來解讀「密碼文字」，「密碼」才能超越「藝術性或文學性的存在」，而有了實質的「宗教」意義。

但是這有多難呀。原來「孔雀信」之所以能夠以一個「密碼解讀」的方式存在，在於這樣一個「文學性存在」的前提是「認證組員」必須有解讀密碼的能力以及必須認清「孔雀信」所披露的密碼文字已經超越了「觀念上的噶瑪巴」；如果「認證組員」不能在這兩點上加以釐清與把握，那所有的「密碼解讀」都只能是單純的文字遊戲，或只是不斷地複述著太錫度以「孔雀信」的「事物存在」來實踐「存在主義」的事實，的確深具解讀「存在先於本質」的功效。

這就是我認為太錫度的果敢與實踐勇氣比震古鑠今的馬羅、卡繆、沙特、海德格等人還要不凡的原因。「孔雀信」的「事物存在」將隨著烏金噶瑪巴所傳承下去的「噶瑪噶舉」永遠以一個「文學性的存在」存在於「藏傳佛教」裏，更將使得太錫度成為「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始祖，而達賴喇嘛對「孔雀信」的背書，也將因達賴喇嘛本人「以直觀來傳達他對於噶瑪巴、相互認證與『孔雀信』之

密碼解讀」，而促成了「本質先於存在」的覺醒，畢竟他在「藏傳佛教」的超然地位使得他成為唯一能夠仲裁「解讀密碼」爭論的人，更何況他不必倚賴「孔雀信」所披露的密碼文字，因為他早已超越了「觀念上的噶瑪巴」；作為噶瑪巴弟子的「認證組員」是不可能完全超越「觀念上的噶瑪巴」的，否則根本就不必有「認證小組」，於是達賴喇嘛背書「孔雀信」的「事物存在」就使得「噶瑪噶舉」信眾感恩愛戴，還因為他的大公無私，令整個「藏傳佛教」團結一致，回歸到它所屬的民族精神。

瑪尼轉不轉，無明自轉

說了不說的，但我又說了。我不想把這個阻擋不住想說的衝動歸諸「無明」的造作，但不這麼歸納，我又能夠用甚麼理由來解釋我這個非說不可的衝動呢？那麼乾脆就說個徹底罷，否則誰也不能解釋我在此以這麼一篇轉經輪的〈瑪尼轉〉，讓「存在」盡情地與「本質」碰撞，然後一起「衰竭、靜止、寂寥」，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動機了。

我說了，我說了。「孔雀信」的確出自太錫度，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這個「文學性的存在」卻完成於「認證組員」之手。太錫度的高明就在於他了解他說到底都不能超越「觀念上的噶瑪巴」，也不能逆轉「本質先於存在」為「存在先於本質」，因為他再怎麼說，都是噶瑪巴的弟子，所以他也只能以「孔雀信」來開展「存在主義」的實踐，卻掌握了時機，讓「認證組員」替他完成，這是因為「孔雀信」必須透過「認證組員」的意識，才能思考「密碼解讀」的涵義。

一言以蔽之，「孔雀信」的「事物存在」只不過是個訴求，光是「孔雀信」本身並不構成促使噶瑪巴轉世密碼出現的理由，卻只能構成一個促使完成「事物存在」的理由而已；也就是說，太錫度訴諸「認證小組」的自由解讀，並請求這樣的自由解讀來共同參與「孔雀信」的集體創作，只不過，這個「事物存在」一旦存在，即捍拒一切「非存在」的阻隔，並且霸道地迫使「孔雀信」的完成必須

經由「認證組員」的參與才能完成。當然位於「認證組員」首席的夏瑪巴不能洞悉「存在、本質」的糾纏，而函請美國情治單位鑒定「孔雀信」的真偽，就令太錫度發出訕笑，因為這樣的質疑無異就是質疑全體「認證小組」的存在以及「認證小組」與噶瑪巴的內在連結。

那麼背書「孔雀信」的達賴喇嘛的立場又如何呢？那其實很簡單，達賴喇嘛所背書或認可的，是依據可能的「事物存在」而確立的「認證」的存在，縱使在「孔雀信」的密碼解讀侷限中經過一番挫折，也必然將超越「密碼解讀」，而實現「事物存在」的解讀過程；達賴喇嘛之所以放任「存在」與「本質」碰撞，然後一起衰竭、靜止、寂寥，就是促使這樣的碰撞產生「存在」的「內在寂照」，而在這個「內在寂照」裏，「孔雀信」的「事物存在」的意義便在其中矣。

顯而易見地，達賴喇嘛與太錫度在這個「事物存在」的議題上，意見是相通的。他們都認為，任何「事物存在」，不論是「宗教性或思想性」，都必須在其內部與「人的存在」相連結，只要這樣的「事物存在」已經存在於「自我實現」的過程中，這個「事物存在」就不能只被賦予一個定義，而應依照已經存在的「自我實現」階段中，依據不同的現象給予不同的意義，因此要掌握「孔雀信」的具體意義，就必須考察各個階段的「認證組員」的特質，以明白「認證組員」各自從無始劫所帶來的性格，也唯有如此，「事物存在」才可說已經獲得了「內在寂照」的意義，而在這種情況下，「孔雀信」才能擔當起詮釋噶瑪巴的「認證密碼」的使命。

當然這是以「事物存在」的邏輯來解釋「內在寂照」，但夏瑪巴在考察一切與「孔雀信」有關的「密碼解讀」時，不以邏輯的方法，也不從客觀的「認證指示」去認識噶瑪巴的存在，卻是以噶瑪巴必將轉世的「觀念上的噶瑪巴」立場去定義「認證」；這兩個「觀念上的噶瑪巴」的基本立場雖然相同，但是詮釋「密碼解讀」的觀點卻不同，夏瑪巴習於在「內在寂照」的意識裏，去捕捉噶瑪巴的轉世機緣，太錫度卻認為噶瑪巴的轉世應是一個密碼解讀出來的「轉世機緣」，也就是說，夏瑪巴是站在噶瑪巴的「轉世本質」的基礎上看轉世機緣，太錫度則站在「事物存在」的基礎上看轉世機緣。

其實「本質」與「存在」的衝撞在這裏已經非常清楚了，夏瑪巴堅持「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太錫度則在一個不能否認「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下，以「存在先於本質」的認識去衝撞「認證組員」的存在意義；達賴喇嘛的認同可能有更為宏觀的視野，或因中國共產黨的虎視眈眈，或因「流亡政府」抑制不住在西藏本土不斷擴張與拓展的「苯教」，所以也只能以「存在先於本質」的訴求將逐漸復甦的「苯教」重新置於「藏傳佛教」裏，而「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創建將使「苯教」不能脫離「藏傳佛教」而論述——這是達賴喇嘛責成烏金噶瑪巴在「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基礎上，令「佛苯結合」的重責大任，而這個「存在先於本質」的實踐也必將使得「存在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再度發揚光大。這是我說太錫度對「存在主義」的新世紀拓展有極大貢獻的理由所在。

「苯教」在西藏本土的迅速擴張與拓展，是否出自「北京宗教及文化部」的允許，現在還很難說得清，但是中國共產黨因烏金噶瑪巴的逃離拉薩弄得極為被動，卻是一個事實，再加上，達賴喇嘛從未放棄「完全自治」的政治訴求，而一手由北京扶植起來的班禪喇嘛卻又得不到藏族的認同；如今在印度的達賴喇嘛逐漸老邁，也逐漸失去長期以來操縱國際輿論的魅力，而轉以「放棄轉世」來掙脫北京以班禪喇嘛牽制西藏的謀略，更因叛逃的烏金噶瑪巴在達賴喇嘛的扶植下，已在藏族社會裏贏得了一定的信賴，所以北京於無計可施之下，乾脆斧底抽薪，整個放棄了多年來與「流亡政府」領導人的協商，而轉以扶植「原始苯教」來取代「藏傳佛教」。這不應該只是臆測罷。

這個西藏局勢的了解，對了解達賴喇嘛以背書「孔雀信」的方式來激發「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探索，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雖然「藏傳佛教」的長老們也許從未想過「存在主義」在「藏傳佛教」裏的意義，但是畢竟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在西藏本土推動的愛國教育使得「無神論」思想逐漸滲入西藏文化裏，所以很多流亡海外的長老們也開始突破「無神論」的包圍，並從「無神論」的角度，去詮釋「藏傳佛學」，最顯著的事例就是流亡美國的創巴仁波切於西元一九七〇年秋至西元一九七一年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博德市所發表的一系列演講，並於西元一九八七年，也就是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

六年，將他的演講稿結集成書，書名為 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於西元一九九六年翻譯為中文版本，書名為「突破修道上的唯物」，只不過這本在臺灣出版的書籍，因為譯筆拙劣，所以出版多年也不能引起廣泛注意，但創巴仁波切趁著「文化大革命」在西藏如火如荼推動的時候，發表了一系列以「藏傳佛教」突破「無神論」的演說，也就不能不說有著極為深遠的政治訴求了。

其實創巴仁波切的演講不止想突破「無神論」的包圍，也透露了他與太錫度的思想脈絡一致，所以後來在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風波裏，創巴仁波切大力抨擊夏瑪巴，也就見怪不怪了；這本應該翻譯為「突破精神上的物質主義」的書本，開宗明義地說，「佛法雖是無神論，但不與有神論的修行相違」，整個暴露了流亡海外的長老們以一個不認識「事物存在」、卻以「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來詮釋「藏傳佛學」的勢動。這與夏瑪巴的「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當然不能謀合。

無獨有偶地，達賴喇嘛在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的第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九八二年，當大陸政局開始轉向、「無神論」開始鬆動時，達賴喇嘛也走出十多年的觀望，開始對西方講演「藏傳佛學」，於是就在「改革開放」還在摸索的時候，達賴喇嘛以七年的時間，直溯寧瑪的「大圓滿」法教，一舉將西方所關注的「藏傳佛學」回溯到一個「四大教派」尚未分支的「前譯教派」氛圍；這個策略相當雄沉，不止有助各種協助「藏傳佛教」的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球四處成立了起來，而且更為達賴喇嘛在西元一九八九年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尊貴的達賴喇嘛在八〇年代走訪全世界，是一個深具謀略的舉措。他的第一次歷史性出訪應在西元一九七三年，借著走訪歐洲十個國家，傳播他的「和平哲學」，但將「大圓滿」法教深植於西方宗教界，則在西元一九八二年以後的七年之中；從年代上來看，隨著「改革開放」逐年的快速推展，達賴喇嘛憂心「流亡政府」不再具備政治協商的條件，非常易見，再加上，十六世噶瑪巴的猝亡，與「噶瑪噶舉」於十一年間因為「認證指示」的厥無而衍生了令人擔憂的分裂與動盪，每每令達賴喇嘛思索一個團結境內「苯教」與海外「藏傳佛教」的策略，於是「大圓滿」法教乃粉墨登場。

後來的「孔雀信」在支持這波回溯至「古寧瑪」的「大圓滿」法教的驅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它的「事物存在」只是為了提供十六世噶瑪巴的「認證密碼」，但是它的「如是存在」卻在達賴喇嘛一個更為宏觀的佈局裏，激發了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這個考量才是達賴喇嘛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大力介入「十七世噶瑪巴認證」而為「孔雀信」背書的原因。

雖然如此，但誰也說不清這究竟是因為太錫度企圖以「孔雀信」來確定「認證密碼」的意義，還是他深感推諉「認證密碼」的不存在是對認證噶瑪巴的不負責態度，使得噶瑪巴的認證自陷虛無，更或許太錫度以為唯有放任「認證密碼」的自由詮釋，才有可能使「認證組員」解放，然後才有獲得「認證密碼」存在的可能性，如此才不至於損傷到「認證密碼」的直觀價值；其實「孔雀信」於提出「認證密碼」的瞬間，就放棄了指認噶瑪巴，但也因為放棄指認噶瑪巴，才有自由把握「孔雀信」的「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依此意義，「孔雀信」既在「認證密碼」之上，也不在「認證密碼」之下。

這個詭譎就是「大圓滿」法教的「戴即解脫」的教示，因為在「法界藏」裏，「本質、存在」是共同存在的，是曰「本質」、是曰「存在」；也就是說，從一個「覺醒佛」的觀點來看「存在」，如何超越凡夫心，而以解悟的「淨覺」來看「存在的本質」，才是「事物存在」的根本質地，而這個覺知「事物存在」的根本質地，就是「大圓滿」法教的殊勝特徵。

從達賴喇嘛在全世界演說「大圓滿」以及他如何將「大圓滿」法教置於「一切乘之冠」的事跡來觀察，我們不難察見達賴喇嘛深信任何的「事物存在」都是一個現象的「密碼解讀」，而「存在」或「本質」不論何者為先，都具「戴即解脫」的意義，所以「存在」與「本質」原本相互緣起，而在這麼一個「戴即解脫」裏，「存在」本身就是「本質」，於是達賴喇嘛對兩年後出現的「孔雀信」的「事物存在」就做下了詮釋，「所謂『孔雀信』，便是藉著一種『事物存在』的本質，把自身的價值固定於它本身的『事物存在』之中。」這個詮釋其實就是「戴即解脫」的法教，比較說不清楚的是，「孔雀信」以「存在的可視性」來顯示「事物存在的形而上」，究竟是否得自達賴喇嘛的啟發。

這麼說來，我說「孔雀信」本身就是「密碼」，而不必在「密碼」上再安「密碼」，也就有了論說的基礎了；如果我能以一種最為淺顯的方法闡述這個深具「戴即解脫」法教意義的「孔雀信」，那就是「孔雀信」的「文學性存在」使得其所昭示的「密碼文字」具有在「密碼」裏詮釋「密碼」的「形而上」內質，而認知「孔雀信」的「形而上」內義，就是達賴喇嘛背書「孔雀信」的原因。

瑪尼轉不轉，場域自轉

說了這麼多，「孔雀信」似乎喧賓奪主，直截凌駕於十七世噶瑪巴之認證之上，而以它本身的「密碼解讀」，成為「密碼」之本身了；事實也的確如此，那麼「十七世噶瑪巴認證」在這個「密碼解讀」裏，究竟成了何物呢？那只能說，走出「孔雀信」，則十七世噶瑪巴不能認證，但套入「孔雀信」，則烏金噶瑪巴就是唯一的十七世噶瑪巴，所以「孔雀信」所提供的是一個介於「噶瑪巴還沒有準備要來」與「烏金噶瑪巴就是噶瑪巴」的中介，是為「孔雀信」揭示「認證密碼」的真正用意。

這裏存在著一個「觀念上的噶瑪巴」。這是無庸置疑的。這個「密碼」的霸道存在揭示了一個「存在先於本質」的辯證，也是無庸置疑的，但夏瑪巴的爭論其實不在這裏，而是質疑「噶瑪巴真的已經準備好了，將以這樣一個『密碼』所呈現的方式現身嗎？」這就是夏瑪巴將這個「密碼」回歸於「噶瑪巴」本身的認證基礎上，而走出「孔雀信」以特定的「密碼」設下烏金噶瑪巴的認證。

夏瑪巴能夠在「孔雀信」橫空出世後，以這樣的思維走出「密碼」，就是以他自覺的「自由」意識重新賦予噶瑪巴認證意志的「自由」；這是夏瑪巴在解讀「孔雀信」的「密碼」時，對太錫度所發出的一連串「為甚麼」的疑問，而在驚訝於「密碼」的預設以及太錫度因為噶瑪巴的沒有解讀密碼而遭引的「不安、孤獨、絕望」、最後導致了倦怠，然後因為這個倦怠而創生了「密碼」，就啟發了夏瑪巴的覺醒，於是抗拒「孔雀信」的荒謬「解密」行逕，便替「噶瑪噶舉」開啟了另一種證詞。

夏瑪巴能夠突破「孔雀信」的後設「密碼」敘述而強調「自由意識」，是彌足珍貴的；只不過這個反抗直截衝撞了達賴喇嘛對「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佈局，尤其「孔雀信」以「存在先於本質」的觀念建構了「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論說基礎就算荒謬，但以這個觀念融合「佛苯」的差異，卻具歷史性意義，因為現行的「藏傳佛教」就是一個結合「原始苯教」的「事物存在」與「印度佛教」的「密續本質」的歷史性產物，而至今都是「藏傳佛教」教行重要的儀軌，因為脫胎於「原始苯教」，就成了「原始苯教」在「藏傳佛教」的氛圍裏復甦最關鍵的依憑了；深具歷史性詭譎意義的是「孔雀信」、「苯教儀軌」所共同奉行的「存在先於本質」理念，竟成了達賴喇嘛、太錫度、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及文化部」快速認證烏金噶瑪巴的共同基礎，是為「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濫觴。

這好像說得有些遠了，而且我這麼一說，似乎將「孔雀信」、「苯教儀軌」與「藏傳佛教存在主義」高高掛了起來，成了三個被檢視的「事物存在」；這樣的行逕除了說明我的詮釋也逃不過一個「存在先於本質」的理念以外，還暴露了我以這樣的詮釋進行一個我說不清楚的「後設敘述」內涵，猶若將三條風乾的魚懸掛在實驗室的解剖臺上，經由觀察、分析，然後為魚分類、下定義。

我想我是看不到這個「藏傳佛教存在主義」在西藏本土結合「原始苯教」了，就算我能看得見這個尚不知如何命名的「宗教」在西藏簇擁盛開，那約莫也是四、五十年或者更久遠以後的事了，但無論如何發展，「孔雀信」所激起的漣漪必將在未來世裏消逝，而「觀念上的噶瑪巴」的永世存在，卻將使得這個「文學性存在」的「孔雀信」如創生時的「初識」一般，永世存在。

「初識」就是「初心」，於創生時，就逃不掉「衰竭、靜止、寂寥」的宿命，但是它所揭示的「寂寥」的「本質」卻不一樣，一旦存在，寂寥的「本質」必定迴轉不止，猶若「瑪尼轉」總是像模像樣地將「本質」與「存在」在轉動的流光中，轉出「瑪尼轉」的設定。

不說了，還是回到「瑪尼轉」罷。說時遲哪時快，在廊柱邊坐著閉目養神的僧侶顯然對這突來的寂寥景象有些驚訝，於是蹦跳起來，罵罵咧咧地叫大家繼續前行。

大家好似靜靜地聽了兩、三秒鐘，然後甦醒了過來，一起邁出左腳，一起伸出右手，於是整列「瑪尼轉」又再度轉動了起來；支撐這個「瑪尼轉」內轅的轆轤顯然承受不住集體暴起的力道，立即冒出焦炭似的青煙，發出嘎嘎的聲響。

這乍停乍起的隊伍好似一羣訓練有素的士兵，而重新啟動的隊伍比剛才的整齊劃一，似乎更加摒神斂息；「六字大明咒」就在隊伍乍起的當時，像潮水受了風暴的蠱惑狂捲而至，更像水壩乍開的轟然滾滾，連綿得霸氣十足，忽然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側面與正面都清晰了起來。

我的腦子在浮光掠影中好似清醒了一陣子，但隨即在有若一堵牆的聲波裏卻又糊塗了起來。我不知道怎麼去想這個意外的轉變。這就好像我在祖普寺與同修們辯經時，經常被逼迫著不得不去思索一些躲藏在「概念名相」背後的真義一樣，總是有時清醒，有時糊塗。那種木納「景觀」雖然不同，但其實頭腦中愈來愈模糊的「印象」卻是一樣的。

我在這兒就瞬間的影像正經八百地談論，其實是跳過了一大堆艱澀的理論；當然我那些辯經場的老師們不會用這種彆腳的例子去解釋「瞬間影像」與「因果同時」兩者之間的關聯。不過我在這兒必須對這兩者的理論加以引申，否則無法為「現行與還薰」與「因緣和合」中間的「幾微之動」做個註腳，因為「幾者動之微」不是「有生於無」，也不是「始生者自生」，更不是有一個外力在旁促成了「無明」的幾微轉動，而是「物各自生」，「獨化於玄冥之境」，「無明」自轉。

我這個苦心真值得長老們對我讚美表揚一番，因為當三百零七個「瑪尼轉」於剎那間一起轉動時，那股迎面撲來的金光好似勾起了長老們經常在課堂裏陶醉地描述的模樣——看呀，當佛陀在說法時一按胸前的「卍」字，百千萬億大毫相光立即於瞬間射出，將十方三世裏輾轉六道的眾生一起籠罩在金光裏——在這個金光燦然的凝攝裏，整個轉經廊道無所遁形，了然清澈。

不知是不是受了金光紓展的影響，隊伍有一段時間前行得非常緩慢，幾乎是種不情願的蠕動，「瑪尼轉」也轉動得有氣無力；但是不久，就像剛才「瑪尼轉」集體停止轉動時的怪異，「瑪尼轉」

先是在金色的光彩裏倦怠地發出不均勻的轉動聲，然後金光隨著「瑪尼轉」速度不一的轉動，卻迅即消失，而整個隊伍又重新配合著嘎嘎的支軸轉動，沙沙地漶漫出單一的步伐聲。

吆喝的僧侶看著隊伍又再度動了起來，就回到他剛才的位置，但不再閉目養神，而是雙眼木木地轉動起手中的佛珠來了。那個怡然自得的模樣忽然讓我懷疑這一晌兒的乍停乍起究竟是否真正發生過。我所不知道的是這個乍停乍起的步伐聲在未來的日子裏總是逡巡往返著，即使在「噶瑪巴認證」隨著「孔雀信」的橫空出世而逐漸往「精神統一」的方向傾斜的時光裏，這個漶漫的單一步伐聲總讓我感歎我曾經是如此地年輕、感傷與自信，當然還有那個我一直都說不清楚的「噶瑪噶舉」傳承，在看不見的遠方對我發出的熟悉與陌生的指引——一個我不能抗拒卻又從不間斷的指引。

咦？這真是指引嗎？是呀。這的確是指引呀。聽呀。甬道過道裏的三百零七個「瑪尼轉」一起轉動時，真是有如六百多人在一根無形的指揮棒的指引下齊唱，顯現罕有的默契與驚人的靈犀。

我的心底有些顫抖，因為「瑪尼轉」響動時幾乎聲嘶力竭，既顯得百聲擂動的聲音響亮催促，又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但是一聲滅時，卻百聲俱寂。

當這麼一個耗盡短暫寂寥的沉靜、又重新被譜起謳歌而轉動起來的時候，我悵惘地好似失落了甚麼。我是懷想那無法測量的片刻寂寥？還是悸怕太過整齊劃一的抖顫所帶給「噶瑪噶舉」的指引？我的內心忽然備感悽愴，好像這些嘔心瀝血的百聲啼唱，赫然像是一首生命的謳歌即將滅盡。

瑪尼轉不轉，密碼自轉

後來我才發現，那當然是很久很久以後的後來，當達賴喇嘛操縱國際輿論的魅力變成了各國的政治負擔、當「藏傳佛教存在主義」伴隨著烏金噶瑪巴在「流亡政府」裏快速生長時，我才警覺原來已經過了四、五十年，而這一晌兒的雨露與陽光，使得「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根柢犖犖鞏固。

我不諱言，我曾經屢次進入那個「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夢境裏，在夢裏思索這個荒誕的名相對「藏傳佛教」究竟有甚麼意義；當然在夢裏，我發現大家雖然不知道這個名相，但隨著「存在先於本質」的理念一天比一天深植於烏金噶瑪巴的「噶瑪噶舉」傳承裏，泰耶噶瑪巴明顯地就只能從愈來愈粗壯的「噶瑪噶舉」枝椏下低頭穿梭，讓陽光與雨露盡情地透過細密的「存在先於本質」的述說，更讓「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灑在鋪滿碎陽與雨滴的地面上，閃閃發光，既跳盪出低啞的喧囂，又輕快地流逝在分岔而去的無語凝噎裏，卻攏住下落不明的輕盈光照，一片寂靜。

在「本質、存在」交織的密林裏，有一座屹立不搖的水塔，像引導水源一般地將西方的「存在主義」引領到了「自由意識」，然後讓「自由意志」自行處理人間的「密碼」，而不是讓「密碼」的預設以及因為解讀密碼而令藏族「不安、孤獨、絕望」，進而有了倦怠，然後因為這個倦怠而創生了「密碼」；這個覺醒雖是夏瑪巴在解讀「孔雀信」的「密碼」時，對太錫度所發出一連串「為甚麼」的疑問，但它所啟發與導引的，竟然是「噶瑪噶舉」所能帶給「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中流柢柱。

其實我第一次在夢境裏，發現那座圓頂水塔時，我就立刻攀抓著環繞在水塔周圍的環梯，扶級而上，然後到了頂端的圓形塔頂，拿起了身邊的「康德棱鏡取景器」或「三維形貌量測儀」；雖然在夢裏，我記不得這個器具的名字，但我很認真地將水塔下面的相位移差在器具裏做了一番干涉比對，於是我就發現，原來久已成林的「存在主義」在「藏傳佛教」的庇蔭下、已自形成一片微型的樹海；此時我也有些「不安、孤獨、絕望」了，但是幸好我沒有因此衍生了倦怠，因為我在水塔的塔頂上，必須要下來，否則我在塔頂的荒謬「存在」以及我攀爬水塔的行逕就只能是「存在先於本質」的絕佳證詞了。當然我在夢裏，很難說得清我究竟如何從一些被包圍的「名相」中，去還原一個久已被刪除的「概念」，或如何破解「密碼」，讓「密碼」還原於一個自我衍生的「概念」。

雖然如此，我還是執意要在一個先入為主的「存在先於本質」的思索裏走出來，於是我就只能在塔頂引頸而望，望向一望無際的天空，再然後，將無盡無止的虛空所帶給我的「自由」意識，重新

落於「噶瑪噶舉」的傳承；這時我就發現，這一陣的遠眺突破了已被樹木的新枝所遮蔽的視野，雖然樹海娑婆，隨風搖曳，但畢竟不能遮掩水塔，也不能永世將水塔囚禁在寂然幽森裏。

也就在我摸索著水塔的環梯、循級而下時，我看見了環繞著微型樹海的周圍所伸展開來的一片木麻黃；從遠處看，看不清這片木麻黃是野生、還是有意栽培的，但是四處蔓爬的野蠻讓我覺得這片防風林所隔開的，竟然是娑婆似海的眾生，而因之有了隔閡的眾生乃望之卻步，卻在驚訝於一個沒有選擇、又猛烈生長的宗教拓展下，再也不能驅進那個儲存宗教思想的水塔了。

我在夢裏是很大膽的，而且不依不饒，於是我排拒了防風林的木麻黃所隔開的「不安、孤獨、絕望」，走進了木麻黃的防風林，邁向娑婆似海的眾生；這時我就發現，不止「噶瑪噶舉」信眾徘徊於木麻黃的另一邊，連其他教派的信眾也在防風林所隔開的另一邊猶豫不決。

這麼一片尚自幼小卻蒼勁瘋長的木麻黃令我油然而生一分感動。我說不清我如何在夢裏將這片木麻黃的防風林與《阿彌陀經》所描繪的「極樂世界」重疊了起來，或許是防風林的木麻黃不折服於生命的坎坷與蹇難罷，不論如何，我在這片淺綠初春裏，倏忽就感受了「一草一葉一世界，一花一木一菩提」的啟迪，然後我就嗅得一襲花香旖旎，欣然而得一種韻致。

正是在這片木麻黃的防風林裏，也正當我蕩滌心靈的時候，我聽到了窸窸窣窣的對話在風與樹間進行著。「不說『孔雀信』了，我只想告訴你，在『密碼』創製出來的世界裏，『噶瑪噶舉』卻是另外一種景象。」我只能說這是海風給予木麻黃的話語，但那個夾在海風裏的語句卻很清晰。

「你不能在『孔雀信密碼』創製出來一個特殊場域以後，卻寄盼『孔雀信』的消失。」另一個聲音嘶啞卻激昂，好似海風從遠處帶來了怒海的洶湧，卻不能帶給木麻黃一個敘述生動的故事。

「是呀是呀，但就在『孔雀信』創製的場域，對角的氣流錯位催動。什麼天宇石、靈之隕石、琉璃瑪瑙，以及一些『極樂世界』的寶物紛紛冒出來。那情景就像虛空中有一眼噴泉，不噴水，專門噴寶物。呀……這些寶物……怎麼回事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你應該了解，這些寶物對沒有修行

證量的人來說，才稱得上是『密碼』，甚至是『形而上密碼』，但對有修行證量的人來說，這只不過是『事物存在』的寫實描述，不是甚麼『密碼』，只能說是提供了一些尋求『寶物』的線索。」

我聽著，有些驚惶了起來，難道這說話的傢伙在甚麼地方又找到其它的寶藏了，而且還想往後扔回去？我搖擺著一腦袋的困惑，繼續聽著。「不管了，這些寶物既然扔了出來，就不能浪費，既然不能浪費，那就只能笑納了。你知道的，這就是『事物存在』的意義，只不過我對於『孔雀信密碼』的興趣，遠遠大於我對『噶瑪巴轉世』問題本身的興趣。噶瑪巴從哪裏來，將怎麼回來。這是時空的一個定律，但如果是人體的血肉之軀和能量形體，卻沒有可能回來，因為時空逆轉的力量，會在瞬間摧毀人體和能量形體。等著等著，噶瑪巴就等到更形具的東西，那就是脫離時空座標，返回現在時空的『孔雀信』，所以這的確是『孔雀信』造作了噶瑪巴的轉世，不論噶瑪巴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我不能確定木麻黃是否認真地聽著海風的話語。「這怎麼說？你是說『噶瑪噶舉』在噶瑪巴的認證上用去了很長的時間，所以在現在的時空，就必須要以『孔雀信』將失去的時空償還回來嗎？」

「我說，這可真是奇怪，『噶瑪噶舉』在沒有噶瑪巴的時候，難道就處於停止的狀態，沒有了『噶瑪噶舉』傳承的特徵嗎？再說了，除非噶瑪巴不回來，否則不是還得接受其它的『密碼』嗎？」

海風吹動著寶物，反覆地說：「此『寶物』非彼『寶物』，世上真有好多寶物……」

木麻黃搖動寶物，枝幹放光。「『噶瑪噶舉』先天上有難以改正的劣根性，那就是對『寶物』的免疫力太低，通常都無法抵制『寶物』的誘惑。」

樹與風對視著，半響都沒有回過神來。我忖思著，樹與風敢向寶物叫囂，這種事情有多久沒有出現了？但是樹與風都忘了，或許從來就沒有寶物！這個防風林又是甚麼？早就從《阿彌陀經》聽到過「七重行樹」的描述，但真實的「四寶周帀圍繞」，誰都還沒有見過，但也不知道是甚麼用意，在這個時候聽到「琉璃瑪瑙」的事情，我的心中頓時有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慨，「琉璃瑪瑙」的煉製，長達萬年的時間，地球上究竟煉製了多少？我頓了一下，跟著又忖思：還有樹與風知道「琉璃瑪瑙」

是用來幹甚麼的嗎？「過十萬億佛土」是個甚麼概念？長達十萬億的時間或空間，不是應該煉製十億多粒「琉璃瑪瑙」嗎？再說了，這些「寶物」真的說明了噶瑪巴即將回來嗎？或許噶瑪巴從未離開？如果從未離開，那就是說……噶瑪巴也不需要被製造一個回來的假相？那麼這些「寶物」……都是被煉製出來的？我的天啊，我一聲驚歎，那麼這個抱持「寶物」回來的噶瑪巴究竟是誰啊？難道是上天派來拯救「噶瑪噶舉」的神使嗎？抑或只是樹與風的對話形成了氣流的一種圖像趨動？

我還沒將這些疑問問出來，就聽木麻黃又說了，噶瑪巴是個過來人，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但他沒說破，只是笑著，離開了他的弟子們。他當然非常想藉著這個重新降生的人，將「噶瑪噶舉」拯救出來，但是時間不對，周遭的因緣不能觸起回來的「幾動」，他何嘗不想趕快回來呢？「噶瑪噶舉」為了他是否回來或甚麼時候回來，亂成一團，就像這片木麻黃，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細心培育，就輕易地隔開了微型樹海與茫茫大海，說不定還有第三位、第四位噶瑪巴在適當的時候回來呢，放心，如果噶瑪巴連這點都做不到，那以後又怎能開拓「噶瑪噶舉」的世界呢？

是呀是呀，這是捷徑，對尚自等待開拓的「噶瑪噶舉」而言，兩位噶瑪巴、或甚至多位噶瑪巴都有必須存在的理由。「密碼」或「寶物」都是認證噶瑪巴的方法，但是創製這些不能被解密的密碼終究很耗費資源，至於「寶物」，那消耗就更大了，所以「噶瑪噶舉」有了兩位噶瑪巴以後，就不再去想多位噶瑪巴所創製的場域了，更何況，一旦有了多位噶瑪巴，到時誰都不在乎「密碼、寶物」所隱涵的捷徑，總之還有別的管道等著有心人士去一一挖掘。

這真駭人聽聞。看來噶瑪巴準備以甚麼「密碼」所呈現的方式現身，將回歸於「噶瑪噶舉」的需要基礎上，而走出任何特定「密碼」所能預設的認證。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噶瑪巴分治的真實「認證密碼」，是「噶瑪噶舉」的需要，不是「噶瑪巴」或其他牽涉在「認證風波」的人的需要。

只不過，我看到了這一邊眾生的同時，也失去了水塔的蹤影。我有些倉皇了起來。這不能同時現起的隔閡正是因為瘋長的木麻黃已經長得更高了，而且那個密長的針葉因其茂盛，讓「噶瑪噶舉」

只能成長在防風林所長成的陰暗裏；我倏忽回轉，想循舊路，回到水塔，但舊跡被掩埋了起來，不止先天陰暗的「存在主義」找不到了，連倚賴「存在主義」而共同詮釋的「佛苯結合」也淹沒在深沉的陰寒裏；我找不到舊路，於是就只好再度回向「噶瑪噶舉」信眾，卻看見瑪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與噶瑪巴，連袂在一片娑婆似海的上方，發出微芒，傾瀉在我的倉皇臉龐上，但也因光芒過於微弱，於是快速消失，但在臨去之前，卻散發出了「六字大明咒」，迴盪在漸行漸遠的寂寥聲裏。

我一想到這裏，我的意識不知怎麼搞地就循著已經消失的寂寥聲又流轉了起來，然後在大堂裏那些瀰漫於藏香的唐卡中找到了迷失「本聞」的根源。我似醒非醒，又好像發了一會愣，但隨即高興起來，手舞足蹈地將廊道裏的碎石子踢得滿地亂滾。

瑪尼轉不轉，卍象自轉

碎石子在我作意捉狹的踢動下，骨溜溜地滾到僧侶腳邊；僧侶也不多說話，在轉動佛珠的空歇裏將石塊撿起，摔進寬大的袍袖裏，然後撫摸肩頭，整理垂下的絳紅披肩，將它往後肩甩動。

我看著這些無意識的動作，忽然在披肩消隱於肩後時一下子領悟了，因為當我進入這個按置了三百零七個「瑪尼轉」的轉經甬道時，我就已經掌握了生死同起同滅的脈動，而流光在這裏面是全然不具意義的；這時我就想，三百零七個「瑪尼轉」估計是根據甚麼原理擺設的，看起來不是因為轉經廊道的空間限制，「三百零七」也不像一個能夠想像出來的「自然數」，似乎只是在長廊盡頭不得不轉的位置上，訴說著輪迴的無盡無止，卻又因順時鐘而轉的「瑪尼轉」帶著轉動「瑪尼轉」的信眾、穿過流光交織的轉經廊道，落入「黃白帶紅」的廊影，而讓蜿蜒前行的隊伍走出空間的捆縛。

此時瑪尼廊道兩邊的大銅鍋飄過來了氤氳，到了我手中的「瑪尼轉」時，忽然就黏附在「瑪尼轉」上，順著流光而旋動了起來，淡定緩移；說來也是奇怪，氤氳與流光交織出來的場域幻起幻滅，

夾在兩個「瑪尼轉」中間的空間裏，互違互逆，但順時鐘旋轉的「瑪尼轉」卻不依不饒，老是逼迫著場域推動流光與氤氳的分離，讓兩個「瑪尼轉」的順逆勢動空間激化起矛盾。

兩個「瑪尼轉」中間的空間如此狹小，如何能夠承受兩股順逆勢動在鉅大的順時鐘轉動中，所幻生出來的場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卻在冷峭的場域裏，看到流光與氤氳俱不動了，然後整個轉經廊道都靜止了，流光緩緩穿過空間的停格，氤氳卻散布出來不可說不可說的寧靜與幽寂；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意識到，原來「孔雀信」的啟示就在它只是將嘎瑪巴轉世的真相置於「密碼」被提升至「形而上密碼」的那一刻，根本不能解讀。

對這麼一個不能解讀的「形而上密碼」而言，義正言謹的喧囂或細微精致的辨訛就算能夠帶來正義與謀定，其實思維的層階都不高，甚至將遭來訕笑與嘲諷；想來也是，嘎瑪巴的轉世需要必須以「形而上密碼」來凝聚，對於嘎瑪巴的轉世或不轉世，我們所能做的無非就是在一個未來的不可預知裏，往回照出「噶瑪噶舉」最初創建的因緣，然後往後照出「噶瑪噶舉」的走向，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瞭嘎瑪巴從無創建「噶瑪噶舉」之意，反倒是「噶瑪噶舉」之創建以嘎瑪巴為其朝律。

我雖然想得入神，但並沒有忘記「瑪尼轉」的轉動，而且在手掌滑動於「瑪尼轉」的當下，我忽然覺察掌心正流動出一股氣場；忽然之間，這股氣場匯集了三百零七個金光流動的「瑪尼轉」轉動出來的力道，而凝聚成不可排斥的巨大磁波，將一根根的支軸與旋轉的「瑪尼轉」拋下，充斥在整個甬道間；於是在一連串的沙沙腳步聲中，只有一種聲音在空氣裏聚合，逐漸分不清到底是氣場推動著「聲波」還是聲音推動著「場波」，而形成了「場域與波弦」共振的現象。「瑪尼轉」此時忽然整個凝聚不動，聲音再次消失，而一種高能量的場域卻在另一「維度」裏現起。

我忽然憶及長老們所說的「圓光成音，披音露妙」，而且隱約之間對「梵唄詠歌，自然敷奏」有所領悟。那是個鋪滿了碎陽與雨滴的「圓光」，從隨風搖曳的娑婆樹海裏，攏住了飄落而下的輕盈光照，在一片寂靜的無語凝噎裏，激盪起了音質，倏忽成音。

這個自然敷奏的聲音隨即激盪起腦波，映射到凝聚不散的「瑪尼轉」，有了「隔垣聽音、遐邇俱聞」的效應；我不自覺地搖晃了起來，腳步也蹣跚難行。隊伍為了要維持前行的速度與秩序，於是前簇後擁地將我推動著，好像我的雙腳像擦著油似地，一滑就滑出了人世間的困惑。

慢慢地，在擁擠的甬道裏，我瞧出了空蕩，卻在空蕩中也看見了一尺永恆的距離橫梗著人們的思維，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永恆即剎那」、「引之則長行」的觀念，更是「乍起乍滅」的概念。

我想著想著，不由自主地橫跨出隊伍，脫離了「瑪尼轉」的迴轉；迫不及待地，旁觀的人羣中立即竄出一個老叟，飛快地填補了前行的空隙。

她看我飄出隊伍，驚惶地在後推搡著老漢，「喂！喂！你怎麼將他推了出去？」老叟雙腳雖然不得閒，但匆忙之中，迴出空間，急切地辯解：「我沒推他。他自己走出去的。」

她朝我叫了幾聲，我不理她，逕自走至廊柱邊，在蹲坐的僧侶旁坐了下來，有一句、沒一句地唸起咒語來了。她見我不理會她，悄悄地脫了隊，閃身在我旁邊站著，一搭一唱地也從喉頭間泛出了「梵唄詠歌」。三個原本不搭調的音調就這樣相互推予、然後聚合了起來，繞著廊柱，遐邇俱聞，但源頭還來不及回溯就已經迷失了方向，或許回溯本身就是不可說不可說的罷，所以只能說是一種在夢裏的幻覺。我曾經說過，要在現實裏進行這樣的回溯就只能「逆幻為予」，而如果能在兩者的盡頭處將「幻、予」交互運作，則就形成了卍象，出於有象，本來常靜，只是盡頭處一旦現形，「幻、予」則不再依賴彼此的推予，而旋嵐偃嶽，寓動於靜，任憑「幻、予」於其盡頭處，相互緣著「順時鐘」的方向轉了起來，於是構成「幻、予」的因緣種子反而被拉扯而形充八極，似靜欲動；此時，卍象將動未動，契機飄鼓，但因「幻、予」不動則已，一動成象，於是卍象即象顛覆，動靜相待，而「幻、予」的交互運作反倒無人理會，於是卍象就如是風馳，在昔而不化，「太極圖」乃因之而成形。

想到了這裏，我忽然發覺，卍象不化，瑪尼轉終將不轉，只不過，瑪尼轉不轉，佛子、流光、業緣、欲念、時空、咒音、輪迴、活佛、密續、存在、本質、意識、能所、無明、場域、密碼等，卻

自顧自地轉了起來，逼破得卍象也不得不轉著，猶若「噶瑪巴」順著「噶瑪噶舉」的需要而轉世，但因卍象原本不化，於是轉了一陣，卍象也就不遷不化了，而「幻、予」於卍象不遷不化的當時，再度交互運作起來，卻也因意識裏的「幻、予」在一明一暗又快速迭代的旅程裏，顯得如此地短暫虛幻又瞬息萬變，於是「梵唄詠歌」在音符的跳躍閃爍上快速滑逝，倏忽又起，任憑音符推予的匆促段落在「幻、予」之間無限地延長、擴大，彷彿「幻、予」之間的拉扯自行建構了永恆的曲調與旋律，於是梵音終於留駐在我的心裏，永不幻滅了，甚至我的眼睛還能捕捉到那起伏的「梵唄詠歌」，直撲一個不動如山的記憶，而「形象」與「語音」就在其中相互扭曲。

此時隊伍上方凝聚的氣場純淨無染，使我的清醒意識一下子被昇華至飄忽的狀態；不可思議的是嘎嘎的支軸轉動聲響彷彿自然敷奏成鼓號鈸合奏的音樂，一波一波地形成光環，籠罩著隊伍四周，隨性而往，類似長行之「形象」乍行於「語音」之中，使得「長行」頓時失其所引，而乍行乍止。

我不禁站起，再度朝著隊伍邁開腳步；快速前行的隊伍已經沒有了插隊的間隙，如一條潔白的哈達綿綿密密地開展起來，拉成一條光明大道在無限循環的輪迴與卍象上，在我的肩頭與脖頸纏繞，在我的生命與魂識穿梭，任憑我的業力自由著色，將廣闊的天宇相隈成斑斕閃閃的光芒，烘射出無邊的彩霞，鋪成層疊的天籟，披音露妙，但卻是那個「象雄文明」所帶給苯教的黑色妙音。

「梵唄詠歌」在天籟現形的時候，倏忽消褪，然後一切波動逐漸圓融；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了「黑白同源」的形象空間，任憑「黑、白」交互推予，而顯「黑」時，「黃白帶紅」的花色凸現，載浮載沉，但顯「白」時，那個不再能夠區別的花色卻與眾色相隈成斑斕的光芒；呵咿，呵咿——

只要我願意，轉經隊伍可以立即褪消；
只要我願意，瑪尼轉可以立即脫出支軸；
只要我願意，咒音可以立即衝破蒼穹；
只要我願意，時間軌道可以立即不存在；

只要我願意，卍象可以立即停止轉動；
只要我願意，卍象可以立即歸於寂滅……

瑪尼轉不轉，卍象不遷

我想到這裏，就將身旁亦步亦趨的她一把摟了過來，心裏卻一直叨念著，「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隈成音籟，空淨無染，卍象不遷。是呀！我將去！我將快去！到彼岸去，但在到彼岸去的途中，我將安住於菩提；安住的當時，沒有我所居的此岸，也沒有我要前進的彼岸。佛在彼岸看著我，我在此岸看著佛；但是在此時，所謂此岸、彼岸是我所感，因之有輪迴，佛菩薩摩訶薩解脫了輪迴的牽絆，所以也就沒有了此岸、彼岸的分際，於其中如如不動。

這個如如不動的現象就是「幻、予」之間可以無限地延長、擴大的根據，因為連結「幻、予」之間的只能是一個不著染淨的空性，故爾有了「希利」的空圈；我想得開心極了，將摟著她的手加重了力道，更任憑力道在她的腰環之間忽緩忽急，彷彿她的腰環將賦予我獲得「證空現量」的機緣。

她驚訝地擡頭望著我，然後害臊地四周瞧瞧，使盡全力想要掙脫我圈繞在她腰環上的手，但卻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我有如鐵匝似的箝制；這樣親暱又懷疑地掙扎了一會兒，我慢慢地感覺她的推予其實也是任憑「幻、予」無限地延長、擴大，而且我愈摟緊，那個「幻、予」之間所營造出來的空間就愈延長、擴大，彷彿因其扭捏，使得這個延長、擴大的「幻、予」之間的空間逕自發出雜沓紛亂的造作，終於順著我的胳膊，蔓爬到了全身，然後身體四肢就相互碰撞了起來。

我的思緒快速流轉，牽引著昔時種種；然後，我不禁對她的無辜神情有了埋怨。這當然是一樁陷阱，我從她將長長尖尖的指甲掐在我的胸脯時就該想到的。這個可惡的女人竟然做了共產黨的狗腿子。當然我以前無論怎麼想，都想不透胸前隱密的鮮紅指印竟然成了我被審問時無法自圓其說的公開

證據。原來她與他們是一夥兒的——不過，我的恍然大悟與我剛才的領悟無關，反倒與我這幾個月來掙扎在這個政治制度所養成的機敏脫離不了關係。

幾乎所有圍繞在我周邊的人都遭遇了相同的困境。這不是一個可以分別你我的情境。每個人都陷入極端腌臢的政治鬥爭裏，被倏忽而起、匆促隱滅的「指引」團團圍住，弄得敵我不分；奇奧的是「指引」亦不能停佇，在建構的同時，任憑匆促的「指引」在「幻、予」之間無限延長、擴大，於是「幻、予」成羣地在「指引」之頭頂上發出恐怖的毀滅或復仇的吶喊。

這麼一封影響深遠的「孔雀信」指引了烏金噶瑪巴的認證以後，難道就此消泯了嗎？這不可能的。它其實向每一個「噶瑪噶舉」信徒，甚至整個「藏傳佛教」信眾，頒佈了一個沒有人可以探知的「密續」，用過去諸世已經複沓度量過多次的步伐邁向今世，只不過今世的步伐加大了寬度而已。

當然同樣的步伐也將持續下去，或許更寬廣、更熟悉，但它就如此這般地流入眾人之心，然後更加幽邃地進入「噶瑪噶舉」，使得「存在主義」的運作逐漸敞行於「噶瑪噶舉」的康莊大道上，在「藏傳佛教」的甚深教義裏，闡述「存在先於本質」，於是「存在主義」與「藏傳佛教」更加怪異地結合了起來——就是這樣的「藏傳佛教存在主義」或「後藏傳佛學」，使得「藏傳佛教」在理論深處被種種存在諸相籠統地納入「存在主義」，保留了「存在主義」貫穿荒謬的感情極限，疏導而下，並聽任它在不能疏引的荒謬情懷裏，裂得更寬，陷得更深，然後揚長而去。

等到一切都塵挨落定以後，來回大昭寺與祖普寺，「存在主義」總是陟降於「藏傳佛教」掩映的荒漠道路上，只是每每不待我去查證，「存在主義」就已經在前方召喚，搭在斑斕、跳動的「藏傳佛教」上，或在「苯教」復甦的訊息之中，供「佛苯」擦身而過、或僅是駐足閒立而交談了起來。

說不清呀，彷彿離開「噶瑪噶舉」不遠的一個較為平坦的高處，權力推予的政治層階早已匆促地佈起了一層污穢不堪的妥協黑雲，幻旋幻行，罩在「噶瑪噶舉」前行的去路，使得「認證小組」的認證程序不得不快跑了起來；只不過，噶瑪巴的認證說到底不干達賴喇嘛的事，但因「密碼」的解讀

或「形而上密碼」的不能解讀，使得「噶瑪噶舉」內部原來因為抗拒別派介入所發出的厭惡、驚訝的聲音也沒有了，只專心就著「密碼」的解讀或「形而上密碼」的不能解讀，而向前奔跑，急著脫離這十一年來「噶瑪噶舉」因為沒有噶瑪巴所衍生的焦灼與不安，於是就放任別派的介入了。

這時我就看見了「噶瑪巴從未創建『噶瑪噶舉』、卻因『噶瑪噶舉』以噶瑪巴為朝律而創建」的尷尬。噶瑪巴帶領「噶瑪噶舉」，已有十個世紀之久了，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因為「噶瑪噶舉」之需要或因為立其朝律的噶瑪巴必須令「噶瑪噶舉」綿延不絕，而有了「活佛轉世」的創建。

「活佛轉世」起初只是個「概念」，而且是「宗教性概念」，但「格魯派」見其利，將「宗教性概念」政治化，以維繫「達賴、班禪」連綿不絕的政治勢力，於是整個「藏傳佛教」乃仿而效之，從此四處充斥著「轉世活佛」，同時也讓「活佛轉世」轉出飄浮於空中的陣陣異味，好像「活佛」從左方右方和前方後方，只為「轉世」而洶湧而來。

想到了這裏，我加大了圈圍在她腰環的力道，她卻好像有意維持一個「幻、予」的空間，但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四肢已經相互碰撞了起來，所以她愈去撥趕我箝制在她腰環的手臂，那個撥趕的力道卻成了撩拂的動力，而且愈撥趕、愈撩拂，終於那個撥趕變成了撩拂，於是「幻、予」原本可以無限延長、擴大的效能忽然就變成了「引、止」的撩拂與撥趕，而且那個「撩拂、撥趕」現象一旦引之，隨即不依不饒，逕自長行，讓「撩拂」黏在「撥趕」的上面，成了不折不扣的挑逗，醜惡地相互推擠著，翻來覆去，還發出互不着調的齷齪聲響。

是了是了，她想撥趕，卻成了撩拂。噶瑪巴以其轉世闡述一個回歸瑪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的「口耳相傳」，卻在「噶瑪噶舉」以噶瑪巴為其朝律的轉世裏，混淆了「幻、予」的意義，而且愈「予」愈「幻」，終至導致不得不「引之」的噶瑪巴在他的轉世認證裏被任意使之而「長行」了。

看來順勢而轉的「噶瑪噶舉」是回不去他們要回去的地方了。我有些哀傷「噶瑪噶舉」錯過了「引、止」的因緣，如今祖普寺外，有時還可看見那個「孔雀信」所創製出來的「存在主義」空間，

而同樣的「存在」詮釋偶爾看它起落之餘，也同樣能看見清淺的「宗教本質」在陰涼的「存在」山坳間，輕悄地響應著，可是「存在主義」殘留下來的餘跡都是荒謬的，不論是卡繆、馬羅，甚至是始作俑者的巴斯噶，因引之，大小的「存在」乃在歷史上堆積著，而與「宗教」並行而長行了起來，互擁互擠之勢，彷彿彼此正爭辨著孰前孰後，直至「本質先於存在」或「存在先於本質」再也爭論不下，於是「存在、本質」或「本質、存在」就在一個不能爭論的曠野中，無聲無息地彼此消耗著。

換了大昭寺，情況沒有多大改變。轉經廊道在「存在」的見識裏，快速地被夕色渲染，瑪尼轉也不情願地披上了夜衣；大堂裏點了更多的酥油燈，燈裏飄出的香煙兀自在微弱的燈光中浸沐，然後在廊柱的表皮上繚繞，逕自反射出瑰麗的金波萬丈，將個霞光雲影襯拖出耀眼的橙黃朱紅。

我從甬道廊柱的繚繞間往寺廟大廳望進去，隱隱約約可見一幅鉅大無比的唐卡佛像垂直掛著。四臂觀音好似騰空而至，左手蓮花繽紛盛開，右手佛珠還轉動出聲音，胸前的水晶更是斑爛四射，將古樸的殿堂籠罩在一片雲蒸霞蔚裏，於是卍象終於不遷不化了。

我看得出神，卻不料此時她用力掙開我的懷抱，急急竄入一羣羣出廟的人羣裏……

卍象不遷，昔今交謝無往返

快是入夜時分了，大昭寺前的廣場上卻仍舊渲染著嘈雜聲，一早前來朝拜釋迦牟尼佛的隊伍也仍舊不見散去，一波人潮逕自往雅魯藏布江的下游方向一路蜿蜒而去，另一波人潮則環繞著大昭寺，在八角街上規矩地順著時鐘的方向轉動著——兩股潮水般的人流雖然擁擠，但是井然有條，就算是在交接的地方，人潮的擦身而過也像是時針撫弄著時鐘表面一般地自然與融合。

當然，在整齊排列的人羣裏，總是有那麼一、兩個老婦離隊而出，在寺前那些已被千古以來的信徒膝蓋磨出坑洞的石版地上膜拜著，人羣也和諧地圈圍著，讓出了空間。我不得不說，「存在」與

「本質」在歷史上像模像樣又煞有其事地匍匐前行，也是如此，總是在彼此相互讓出的空間，讓彼此相濡以沫，說不清是「本質」成就了「存在」，還是「存在」蘊育了「本質」，但是其實膜拜的老婦根本不知「存在」或「本質」，她們只是讓膜拜而起的身軀在起立站好以便進行下一個膜拜之時，令讓出空間的人羣也去感受膜拜的「本質」，而不是膜拜身軀的「存在」。

多麼可愛的信眾呀！清晨五時即來轉經，入夜卻仍是流連忘返，這落在共產黨的眼裏，不免被批評為一羣不事生產的社會渣物。只不過，在廣大寂寥的雪域裏，「存在」與「本質」更沒有了主從的依附，卻只有「引之」則「長行」的驅動，說不清的是，這究竟是信眾「引之」，而後有了「藏傳佛教」的長行，還是「藏傳佛教」引之，而後有了信眾的「長行」；但是不論孰者為先，也不論孰者為能，只要有了「引之」的驅動，則必「長行」，也正是這個驅動的「存在」令一個以噶瑪巴為朝律的「噶瑪噶舉」，永世地轉世延伸在廣大的「噶瑪噶舉」信眾裏。

我乍然衝入人羣，看到寺外排滿了這麼一個磕長頭的隊伍，剛壓下的情緒又被激盪得濃郁不散了。或許我的步履輕飄，或許我的表情古怪，所以眾人都像泉石擋流一般，在我奔走的方向輕巧讓出了通道；但或許這些都不是罷，他們只是看我身著僧袍卻當街追逐女人，所以不願招惹不必要的麻煩罷。不管怎樣，我們一前一後地追出了寺廟，顯然招來了眾人的側目；雖然如此，我們卻本能地躲閃著膜拜的信徒們，小心翼翼地不敢驚擾虔敬的膜拜。

我們就這樣左右閃竄地追進了八角街，但一追進轉經的人潮，景況就不一樣了。她身形瘦小，在一早即已聚成的人流如纖裏，有著從容不迫的美妙姿態，我卻在喃喃咒語聲裏，將個寬大僧袍左支右絀於人羣裏；幸運的是，我雖然與周遭的人羣摩肩接踵，但順時鐘緩緩移動的人潮給了我一個固定的範圍，所以一時之間我們的追逐倒顯得難分難捨，猶若「別業」總在「同緣共業」的規範下承受著一個相濡以沫的生存條件，訴說著「引之」則「長行」，「長行」只因「引之」而不得不行；想來也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之所以不得不行，實因「千里之行」只因「足下」所引而已矣。

卍象不遷，政教層疊無異同

天色向晚。滿天星辰過早地竄升在天色將暗未暗之際。那個迷濛的晚間景色紛紜交織成我奔出大昭寺的迷離悄恍影像，使得滿天星辰如雨點墜落，讓我有著一種想與星辰共浴的想盼。

這樣的情景不是獨一的。我想起了我在祖普寺後山的小石屋裏膜拜、卻在擡眼的時候、讓天上的星辰掉落在小石屋的窗框裏；這個印象，記憶猶新，而正是這樣的一個星辰墜落喚醒了我對「幻、予」的認識，讓「引、止」不止在比擬天體的自然美景時、有了讓天地融合人文的契機，而且使我對「天地人」原本不能分割有了認識，於是我就明白了「天地壹壹」是不能有「引、止」概念的。

我一邊追逐，一邊就頑笑般地欣賞起周遭的景觀來了。首先入目的當然是她的身影驚覺地穿梭於人羣之中，以及她憑藉瘦小機敏的身軀在人縫裏鼓起波動蕩漾的風煙；她低著頭鑽進鑽出的樣子很可愛，因為當四散的人羣勾勒出一幅幅驚惶的圖像時，她的雙手快速飛舞著，往外推拒著向她壓過來的勢力，使得迅即動盪的風煙向四周的空氣擴散而去。

人羣中不乏穿絳紅色袈裟的僧侶隨著人潮流動著，不過人人氣定神閒，不像我一般慌慌張張；我看著看著，不免自慚形穢了起來，離開祖普寺的悵惘又快速地包捲了過來，令我喘不過氣，剛才的清醒意識更是早已消失得不見蹤影了。

過了一會兒，我的心理運作忽然靈巧了起來；儘管這個靈巧的改變與我的木納神情極不相稱，但是我清晰地感覺到，我這麼一個遭受驅逐的僧人應該更有體認，我一定得要放棄自我解脫的私心與追求般若的貪婪，按照國家既訂的宗教方針來做一個融合廣大羣眾與承擔政治責任的宗教工作者；我一定得要在社會主義機制裏一邊尋找個人的創造性空間，一邊容忍集體權益的聚合。這是我回報祖國的唯一方式，縱使虛矯，卻是我在雪域唯一可能的生存之道。

這不應該造成矛盾了罷？再怎樣，我的生命與西藏的前途是密不可分的，而現在拉薩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改變，我怎能不跟著改變呢？畢竟社會主義的集體意識只是希望大家在生活的時候，彼此養成轉動瑪尼轉的氛圍，在金光流動裏放棄個人的自由訴求，在「圓光成音，披音露妙」裏轉化人世間的困惑而已。這並不矛盾呀，在瑪尼轉轉動的當時，雖然人人有著「唯心」意識，但是那隻手無論如何都不能離開瑪尼轉，腳步也不能脫離隊伍，否則一切都亂了套，這難道不是「唯物」思想嗎？

卍象不遷，心物互聯無差別

瞧呀！「唯心」轉動「唯物」，「唯物」依傍「唯心」。這一切原本有著定數。只不過，一旦「唯物」的觀念存在了，「唯心」的本質就被撼動了，然後「物質」就凌駕於「精神」之上；這時，任何人要談「唯心」，那個「存在先於本質」的觀念因其根深蒂固，愈驅趕、愈撩撥，而使得「本質先於存在」的想法成了笑柄，於是「宗教思想」也就只能居於「存在主義」之下了，而正是因為這個「本質」，所以世上只可能有以「藏傳佛學」詮釋的「存在主義」，但不可能有「存在主義」詮釋的「藏傳佛學」，只不過，「孔雀信」出世以後，這個驅動在「藏傳佛教」裏，已經悍然地存在了。

這原本不要緊，但「存在」很霸道，引之則長行，所以有一天，當起立站好了據點的「存在」有了屹立不搖的根基時，卻發現眼前不遠處有著一個突兀陡升的「本質」，點綴著濃密的情操，遠勝「存在」在物質上的予取予求，於是那個俗氣就令「存在」記起了如煙似霧的「本質」意象，因為在那裏，一直都如影隨形的「本質」真確地認得那個依傍「本質」的「存在」和「存在」四周的低俗、耽溺、任性、貪婪，甚至只是個俗不可耐的「存在主義」所帶來的酸溜溜的語意。

「本質」的毛病就在太過孤高了。它總認為它很超俗，以其示現，只能是靈光乍現，而且即現即止，幻行幻止；如果必須以「存在」來顯現，「本質」也只是在經過「存在」的荒謬與一些狹隘的

荒謬論說時，勇敢地凸顯「本質」的孤傲，於是最大的極限也就只能令「本質」依傍在一個語無倫次的「存在」語境邊緣，或者順著「存在」語意，在荒謬的語境裏，徜徉半日，然後再爬上來，以一個「存在」所不能論述的意象去凸顯「本質」原本就不能以語言來論述的荒謬。當然這樣的荒謬不能為「存在」所接受，於是「存在的現象」或「現象的存在」就深入這個不能論述的「荒謬存在」，爬到「本質」的上頭迎風眺望，讓「本質」浮沉處泛起鬱結的語意，點綴一些看不分明的荒謬存在，然後在「存在」的荒謬裏，零星又隱約地開墾荒謬的語境，再然後，「存在主義」就被開闢了出來。

讓我偷偷地告訴你，這裏的「存在」與「本質」的論說，換成「唯物」與「唯心」，都是互通的，或換成「政治」與「宗教」，也是一樣的。它們就這樣彼此依傍著，彼此轉動著，一直「轉動、依傍」到彼此都不再能夠區分「主從」，或「主從」只能隨性而駐，隨興而往，於是有了詩的行止。

是罷？連這個以大昭寺為中心的拉薩也兀自轉動著，將一棟棟成放射狀分佈的住宅當成瑪尼轉的支軸；於是寺前大廣場延伸出的軸線就變成支撐瑪尼轉內轅的轆轤，而在這條新命名為「人民路」的主幹道，其首尾兩端，於焉存在著兩個飄揚香火的大銅鍋——那個不願摒棄古老藏式社會的「政教合一」政權以及那個堅持「政教分離」的自治區人民政府。

香火催促著紫煙，紫煙推動著人潮，於是成千成萬在轉經路上轉經的信眾就像瑪尼轉一樣地被旋轉了起來，衷心寄盼著鼠豕易位的新城中心重新開啟社會拓展的新力量，更融合新舊政權的異同。這其實都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其中最乏善可陳的就是促擁著觀光飯店的觀光廊道，總是過於西化，而令嶄新撅出了斷裂，是那種將舊屬推往岩崖邊緣的斷裂，一旦到達，只能下墜。

我四處看著新近命名的大馬路，北京路、解放路、人民路等等傍依著巴爾廓街，總是令我覺得「本質」最後仍將潰敗於「存在」的荒謬裏；當然我不是說這些街名不好，只是說過於霸氣，讓拉薩的神祕氣息消失於現實的革命意識裏，但其實不止街名改變了，形形色色的名相也爭先恐後地簇擁著新近崛起的權貴們，四處招搖地告示「存在」的荒謬始於荒謬的語境，否則「存在主義」不能存在。

融合罷！唯有以智慧去尋求融合「本質」與「存在」的道路才是西藏唯一的出路，西藏人絕對不應該因為「本質」消泯於「存在」的荒謬，就斷然地尋求獨立的機會；堪可告慰的是，「孔雀信」的出世舒緩了這個對立，如今「藏傳佛教存在主義」已經成為「藏傳佛學」的主流思想了，所以如何將一個轉型的「苯教」順理成章地引入「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然後令「苯教」指引「藏傳佛教」，也就指日可待了。這個驅動，不能不說是拉薩城裏最為神祕的氣息了。

融合罷！白色的哈達披在紅色的袈裟上，紅色的袈裟落在黃色的法壇上，然後「白、紅、黃」交織出來的花色穿過「藏傳佛教」的茫白，像一朵綻放的蓮花安撫了潮湧的悲涼，更讓寺院裏、低眉不語的金色佛陀暗自垂泣，哀歎清麗、純淨的「白教傳承」不再能夠繼續，而「精神統一」則倡行、躍進於一片貧弱無語裏，讓「苯教」頓出歷史的混沌，讓「黑、白」共生於花雜的顏色裏。這就是我為何對這封「孔雀信」如此不依不饒的原因，因為它的悍然存在，已經改變了「藏傳佛教」。

卍象不遷，有象去來本無象

這羣尋求獨立的西藏人真蠢呀！比我這個足不出戶的僧人還蠢，因為「獨立」的概念自古至今從來都只是一個相對的勢態，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是，更何況，目前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宗土國」，或外國學者定義下的「suzerainty」，雖然悍然地存在於「屬國領土」上，但這個佔領著「vassal state」而存在的「宗土國」其實給足了西藏一個「自治」的權力，只要不誑言「獨立」或在境外搞些「分裂祖國」的行逕，北京都可以容忍，那麼又何必去追求一個不存在的「獨立」呢？

我想我必須老實地承認，這裏所引述的英文字都是那些嘗試以西方的偏見來散播分離祖國意識的外國人教我的。我當然不知道這些英文字所隱涵的歷史淵源，但是我的敏銳政治警覺讓我覺得這些英文字本身就有「獨立意識」，而不必在字的描述裏去找「宗土國」與「屬國領土」的關係；但讓我

偷偷地告訴你，我說這些，其實是想告訴你，「宗土國」與「屬國領土」的關係，就是「藏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關係，但因為「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悍然存在，闡述宗教本質的「藏傳佛教」就只能支支吾吾地存在於「存在主義」裏了。

我說的這個「藏傳佛教存在主義」我想連外國學者都不知道，當然長老們就更不可能知道了；但我披露這個祕密，不是想得到我應該得到的讚美，而是想向長老們抗議，不要以為我英文表達能力太差，就沒有了連想的能力，他們應該知道，任何一丁點的英文教育都將在適當的時候，讓我激發出深邃的思想。是呀是呀。我想我真正想說的是，沒有一個國土是真正獨立的，就像沒有一個「別業」能夠逃離得了「同緣共業」一般。暫不說堅持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北京政府絕不會允許任何分離國家意識的蔓延，我們只要稍微用心一點環顧四周的外國勢力，就不難發現從祖國分離出去才是無限動盪與災難的開端。這個在「藏傳佛教存在主義」的揭示裏，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存在」意義。

長老們揭露西方的陰謀是正確的。西方勢力兩世紀以來已是虎視眈眈，但因柯梅尼成功地發動了伊朗革命，驅趕了沙皇以杜絕長久以來甘為「美、英」兩國馳騁的政治傀儡角色，更有效地遏止了「美、英」石油商人在裏海的全面擴張與控制，於是他們有了更加迫不及待的舉措；只不過，沒有人能夠預見，「美、英」石油商人的舉措所引發的是一個全面性的「宗教」與「政治」的抗爭，而伊朗的革命則改變了整個世界爭奪能源的荒謬「存在」面貌，至今不知或已。

這個理由一經說穿就不稀奇了，因為「美、英」兩國為了確保石油供應的源源不絕，所以不得不以「巴爾幹半島」的鬥爭方式輾轉地將「蘇聯」整個瓦解了，於是「蘇聯」在中亞的成串小國舊屬一夕之間陷入羣龍無首的狀態；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令「美、英」兩國腳步蹣跚地在中亞地區組成了一個真空隔離地帶，將宿敵「俄羅斯」的邊界北移，更若即若離地往東擴張、形成能源中心的側翼，輕巧地包夾著西藏與新疆——於是不止久經患難的西藏不安了，連長治久安的新疆也不安了，於是中國的半壁江山整個都不安了。

這個陰謀在長老們的解說下，有著呼之欲出的意圖；更有甚者，他們說，新近發現的裏海石油蘊藏量，使得醞釀多年的全球戰略衝突逐漸呈現白熱化，連西元一九八九年從緊臨接壤的阿富汗灰頭土臉地撤軍的「蘇聯部隊」也整軍經武，重新以分裂後的「俄羅斯」身份，拖著沉重的腳步祕密返回曾經佔據了九年的阿富汗，以阻礙「英、美」兩國的石油商人建造一個穿越阿富汗領土的輸油管線，再然後才有「英、美」兩國為了打擊恐怖份子，而不得不發動的「阿富汗戰爭」。

這是多麼令人恐怖的能源鬥爭呀！西藏處於一個更為寬廣的戰略地位，一旦「獨立」或「完全自治」，又豈能抗拒西方勢力的覬覦而獨善其身呢？尤其達賴喇嘛與英國的歷史轇轕深遠，恐怕不要多久，西藏就將與阿富汗一般，因為各派勢力的合縱連衡而民不聊生罷？瞧呀！連個小小的喀什米爾都因「邊境未定」而引發了南方緊鄰的印度與巴基斯坦終年爭鬥不已，西藏又如何能忘懷歷史教訓，輕易地妄言「獨立」或「完全自治」呢？

這種偏頗的作法不僅達不到「自主」的目的，更無異向西方勢力發出邀請函，屯兵西藏，然後出兵東進，連袂駐軍於四川與青海的邊境以築起共同戰線來圍堵中國——這不就是偉大的毛主席早年在西部邊陲推動諱莫如深的「內陸戰線」，來抵擋西方勢力的先知卓見嗎？這不也就是已經通車多年的「青藏鐵路」對西方發出堅絕抵抗分裂陰謀的信號嗎？

是罷，是罷，一切都是為了能源的考量，連個彈丸之地的臺灣也因地處日本的能源輸送命脈，忽然在國際的戰略佈署上有了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更何況地廣人稀的西藏呢？只不過，臺灣的重要性不能只以小島的面積、經濟的實力或人文的素質來衡量，而是要以地理的位置、歷史的牽動或國際的制衡來看待。這個「存在」的意義，就是大陸政權將西藏與臺灣牽動在一起的原因。

西藏與臺灣被牽動在一起以後，論臺灣就須論西藏，反之亦然，因為西藏之於「英、美」兩國與臺灣之於「美、日」，其實有著相同的能源戰略佈署意義，至於那個鬧得不可開交、比彈丸之地的臺灣更小的釣魚臺以及沿著釣魚臺與臺灣延伸出去的東海與南海，那就更與西藏一般了，都成了兵家

必爭之地；唯一不同的是，中國與西藏有非常明確的「宗土國」與「屬國領土」的意涵，但是中國與臺灣沒有，因為中國的「宗土國」從來沒有治理過臺灣的「屬國領土」，所以只能以一個虛無縹緲的「文化意識」或血濃於水的「種族意識」，將可能脫韁而去的臺灣緊緊地維繫在「祖國意識」裏。

這裏當然有歷史淵源，但在「英、美」或「美、日」的全球佈署裏，從來都不具威脅，只不過大陸的「改革開放」在二、三十年間，超英趕美，如今更以「和平崛起」之勢與美國並駕齊驅，於是就弄得鄰近的菲律賓、越南、印度，甚至澳大利亞，不清不楚地與中國對抗了起來。

臺灣左右逢源，其實佔盡先機，但卻毀於臺灣的宵小政客裏。是呀，臺灣的民主或民主的臺灣在西方資本的掠奪裏，有非常超然的地位，但宵小政客的無遠見或「獨立意識」卻耗盡了臺灣資源，使得左右逢源的臺灣左支右絀起來，甚至裏外不是人，苟延殘喘於西方的餘沫裏，沒有一丁點該有的尊嚴；其實這一片廣闊的海域，由東海、臺灣海峽而南海，一直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犯中國的憑藉，只不過，在中國左支右絀地應付列強的侵略歲月裏，臺灣卻是侵略者的根據地，而如今臺灣已經回到「被侵略」的中國裏，但久已習慣「殖民意識」的臺灣卻仍在等待轉世的殖民者歸來。

正是這樣的心氣高、心眼小、偏執又堅忍的「島國根性」與日本形成同氣連枝的孔懷情誼，以有別於「泱泱大國」的中國不斷以骨肉相連的訴求、反覆敘述一樁「宗主國」與「屬國領土」的美善顏容，有時溫柔婉約，有時又精疲力盡；我徜徉於這片海域上，一下模仿「被侵略者」的忍氣吞聲、一下模仿「被殖民者」的狂妄自大，忽然就在如何排解「被侵略者」與「被殖民者」的感覺裏，探索「本質」與「存在」的糾葛、或「唯心」與「唯物」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因為不論「被侵略者」或「被殖民者」，在歷史上都是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者的犧牲品，其「本質」就是掠奪，更是侵佔。

有些說不清的是中國與臺灣在現實的政治利益裏敵對了起來，但在超現實的歷史糾葛裏又相濡以沫起來，尤其「被殖民者」指控「被侵略者」承接了殖民主義者的侵佔本質，在小島上四處掠奪，而不再受侵略的中國卻質疑臺灣脫離不了「被殖民」的劣根性，糟蹋作賤「同文同種」的絲縷牽連；

兩者的叫囂響徹雲霄，與時俱進，讓人聽了很疲憊，而這種文化叫囂在拉薩城並不陌生，四處可聞，於是從雪域到海域，就形成了對流，更形成了氣流的一種圖像趨動現象。

幸好我只是個西藏的僧侶，所以只能說「西藏故事」，但是我卻覺得，與其等待轉世的殖民者歸來，或在大國夾縫中將臺灣置於一個未定的「宗主國、屬國領土」的尷尬裏，還不如在文成公主的庇佑下繼續完成未竟的「唯心」追求；雖然這裏面，因為外來的「唯物」觀點而有了團結的疙瘩，但其實「唯物」的死而不僵，正是「唯心」不可推卸的挑戰——說到底，當我們將「唯物」推到極致，絕對的「唯物」意識仍然是「唯心」的，這對「存在」與「本質」來說，也是一樣的。

我這麼一想，轉經路好像適時地將時光旋轉了回來，瀰天漫地閃現著祥光；在一片祥光裏，我警覺到「歷史幾動」給予了人們施捨，「國土觀念」卻無情地束縛了人們世世代代偏狹的愛國意識。是了是了！國土雖然迭遷不已，但是歷史軌跡卻過往不逝，所以後秦長安僧肇大師早就已經點明了，「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是呀！卍象雖然馳騁古今，但十方法界卻湛然寂滅，是以明朝匡山憨山大師亦早有明示，「既無去來，則前後際斷，又何遷之有？」

這麼精湛的哲學思想都到哪兒去了？受漢人壓抑的藏人都說中土無人，但依我看則不然，漢人只是「束書不觀」而已，單單是從中土聖者孔子所傳下來「幾者動之微」的觀念，就足以賦予喇嘛們一向倚賴的「神諭」所道不明、說不清的哲學依據，因「引之」而「長行」，豈可不加以探索呢？

我有這麼寬廣的思維很欣慰，但隨即又感覺自己的浮動不安，因為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移居拉薩的漢人有著難得一見的團結，既操縱起缺乏人情味的革命隊伍，以悲劇性莊穆犧牲的浸染來解放屈指可數的農奴，又在政治樂觀主義的主旋律下，施展「唯物」的精髓來壓抑意識與心理上的精靈，所以處心積慮以揭露喇嘛存在的荒謬與生活現實的殘酷為意題，更以超越西藏本土的結構與藏傳佛教的傳統模式為自己當仁不讓的使命。但是超越得了嗎？莫說殘暴違反了人類的本性，光是「唯物論」就經不起時代的測試。我們試了幾世紀，嘗試超越「唯心」而與萬物結合，不也是同樣的企圖嗎？

卍象不遷，斯皆即動而求靜

從大昭寺出八角街，原本我的意思是不循來時之路，也就是說，我想找一條與原路不同方向的道路，去觀看拉薩的街景；當然我對拉薩不熟，所以約略也只能朝著羅布林卡的方向，乘著太陽還未整個下沉時，緣著格外寬廣的街道向前走。

我是這麼想的。街道愈近布達拉宮將愈寬廣。懊惱的是，我想歸想，但我卻必須尾隨著她，而她的去向不定，所以我是否能夠不拾原路而走出八角街，就成了奢望；更加令我不解的是，她的飄忽行蹤走著跑著，不知怎麼就復返原路了，甚至左右閃避，說不清是否為了甩掉我的追逐，或僅是借著她的飄忽身形來告訴我，我們的相遇原本帶著不可說不可說的神祕氣息，或帶著某種夢的、超現實的「神聖相遇」風韻，自可留連，卻也總是梧棲在很深很深的不動微動裏，試探著伺機而動的幾動。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就發覺我們又回到了巴爾廓環形街，在順時針的人潮裏，往前奔跑。這說不定是因為這個環形街是拉薩城裏能量最豐沛的街道罷。其實我們不必移動就被周遭的人羣向前推湧，有如旋轉木馬的身不由己，更有如走馬燈似地在大千世界裏浮沉。人世浮沉裏，煙味酥油藏香柏枝、久不清洗的肢體臭味，牧民的草原氣味旅客的香水味，百味俱全；這裏面有成吉思汗遺留下來的粗曠草莽氣息，更有著英國女王從香港飄過來的黏濃島國殖民味道。

聞呀！歷史上曾經一度極其彪悍的蒙古氣味已自遠盪，現代的西方商業掠奪模式正方興未艾地擴展。這也就難怪了。藏族女青年在春上高原、柳添新綠的初春時節裏，紛紛脫下臃腫的冬裝而換上色彩鮮豔的時裝——是那種來自沿海城市的時裝，更是那種充斥在近百家時裝店櫥窗裏的時裝——而那種泛濫令人悸怕，於是有那麼一兩位穿著本地設計生產的藏式服裝與深具民族特色的藏袍，反而倒顯得像外地人一般地生疏，這就讓本地人有了外地風情的感覺。

這就難怪了，這條近來被稱為「拉薩時裝街」的朵森格路以及巴爾廓街上，近百家時裝店幾乎於一夕之間完成了商品換季；從紛紛上架應市的時髦衣飾上，我不禁喟歎「資本主義」刺激貪婪本性的厲害——這是以前中央宏觀調控的「計劃經濟」卯盡全力也無法匹敵的。

巴爾廓環形街一到晚上似乎就由白天鬧哄哄的商業噪嘈轉入嗡嗡唸咒的宗教氣氛裏。遊街的人少了，但是羣集在郎子夏廣場角落的年輕人仍是隨著手提錄音機裏飄盪出來的港臺流行曲與如雷灌耳的西方迪斯可搖滾樂搖擺著，而不甘示弱的康巴人攤販卻將個軟綿綿的印度音樂對著人羣咿咿嗚嗚地播放著，好似訴說著「印度與西藏」在歷史上的纏綿；一片擾嚷紛囂中，不絕如縷的卻是低沉的唸咒與呢喃的誦經聲，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竟然還夾雜著那麼幾聲不協調的高亢基督聖樂。

禿鷹更加自由了。牠們有時停駐在屋檐上，有時佇足在街道旁的水銀路燈上，一副旁若無人的模樣，盡情地將遊街的人羣帶動起來的塵灰拍落，卻在收不起搧動的羽翼裏，貪婪地摘吃幾抱烏天，叫人欣羨不已。牠們現在有更大的空間了，不，不，牠們仍舊只有同樣的空間，只不過因為我離開了轉經廊道的內圈時空，才能在巴爾廓街中圈的時空裏自營自造地重新賦予牠們更寬廣的空間。

我望著禿鷹，尾隨著她，卻不知怎麼就被她帶到了一個街角。我看著街道盡頭的前方去路遽爾消失，有些慌亂起來，不知該轉向何處。兩邊的房舍都沒有不同，俱是一式的藏式建築，攤販與商賈佔據了大半邊的街面，和別的拉薩街道一樣，平時就已經人潮洶湧，在轉角處，叫賣聲就更加驚人，這時我就明白了，原來巴爾廓街的商業噪嘈沒有消失，只是轉進了鄰近小路。

傍依著巴爾廓街的鄰近小路，或深或淺，其實更有留連之地，因為這裏的藏民相隈處有著極為純正的宗教氣氛。那種不得不以叫賣聲來製造商業的假相，有時才剛出口，「假相」就不再存在了，再叫賣，就呼喚起了宗教意識。我聽著有趣，也就不再去想如何尾隨著她的尷尬，卻轉而追蹤著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將叫賣聲在街道的轉角處，轉化為連綿不絕的「六字大明咒」，而被我轉化的「六字大明咒」從街道轉角迴盪開來，嗡嗡哄哄，竟然讓我有了「入流亡所」的機緣。

稍縱即逝的「入流亡所」，不是甚麼新發現。多年來，我在祖普寺的轉經隊伍裏，經常徜徉、留連，有時念頭才起，再回頭，聲音就急奔如流，再也不能「入流」，遑論「亡所」了；剛才在轉經廊道，我朦朧地遁出「瑪尼轉」，未嘗不是「入流亡所」的一個具體實踐——那個慵懶的肢體、那個舒緩的神情，那個「幻、予」之間無限地延長、擴大，那個「延長、擴大」所伸展出來的空間，彷彿就是「入流亡所」的具體夢境了，是事非物，因扯引、捈引而不屈呀。

如今這個夢境般的「入流亡所」竟然在這麼一個不得不轉的街道轉角裏，被雜沓紛亂的叫賣聲所延長、擴大，而在扭捏陟升為「六字大明咒」的空間裏，「六字大明咒」竟然浮出叫賣聲，迎面向我襲來，讓我覺得四邊所有的聲音都是「假相」，因聲音粒子的扭捏與快速跳動，而不得不動；當然這樣的想法也很雜沓紛亂，但就在這個想法現起的時候，我讓那個「假相」停佇在「假相」所營造出來的空間，逕自延長、擴大，然後貿然地穿過細密綿長的「假相」，屢次與低沉的聲音粒子打照面，又跌落了沉迷的音波與旋波，於是我索性脫下僧袍、坐在一羣高聲叫賣的商賈攤販裏。

我不敢講，我確實知道自己夾雜在攤販商賈之間的形相是一個甚麼形相，但我卻知道我讓叫賣聲以一種「六字大明咒」的聲調、擦過叫賣聲所營造出來的空間是一個甚麼聲音——那是一個低沉的聲音，更是一個在低沉聲音裏讓「六字大明咒」迴盪的莊嚴空間，而且我愈低沉，那個「幻、予」之低沉空間就愈延長擴大，彷彿因其低沉，使得這個延長、擴大的「六字大明咒」引發了一種自衍自生的耽溺空間，讓聽聞的眾人愈加耽溺，於是「六字大明咒」所營造出來的空間就愈延長、擴大了。

攤販商賈都耽溺了，更因其耽溺，而使得這個延長、擴大的「六字大明咒」發出了一個酥癢的聲調。我不知道我在這個街道轉角唱誦了多久，直到眾人笑了起來，我才發覺我剛脫下來的僧袍迎風飛了起來；我吃了一驚，順手一抓，擡眼卻見失去蹤影的她去而復返，找到了在街角盤腿而坐的我。

她見我擡頭，噘著嘴，裹起了僧袍，轉身就跑。我一著急，躍身即起，往她奔跑的方向尾隨而去，顧不得身後傳來了震耳欲聾的叫囂與調侃，當然那個延長、擴大的「六字大明咒」也就消失無蹤

了。她看我再度尾隨著她，跑得更加快了，卻在急速往前衝的時候，順手把我的僧袍丟在路邊一旁；我跑到丟落在路邊的僧袍左近，輕聲地罵了一聲，然後彎腰撿了起來，卻不料這個輕聲的罵聲飄進了她的耳朵裏，於是她一邊往前跑，一邊往後警告我，「我讓你罵，我會讓你罵得痛快！」

我不能說我害怕她的警告，但卻也即時閉上了嘴。這應該也是一個「假相」，與攤販商賈叫賣的「假相」，如出一轍，汩汩地流在街道小巷裏。街道小巷裏，光線逐漸有些陰暗了，人們開始收回攤在地上的物品，也就是那些我們在奔走的道路上一直左閃右竄去躲避的物品，但現在我們之間有段距離，卻不知為何這些回收的物品總是隨著我們之間的距離搖擺不定，使得街面一下子窄狹、一下子寬敞。街道小巷的寬度當然從來都不會因為我們的奔跑方向而變，也不會隨著我們的奔跑距離而變，但我們一路跑到這裏，進八角街、出八角街，那個起起落落的寬幅易動卻又脈絡分明。

從她離去的背影看去，她的踉蹌奔跑在接踵的人羣裏所帶動起來的紛擾是很慌亂的；而不知名的街道小巷愈臨近八角街、則愈明亮，所以夜闌的街燈照著她往前奔跑的步履與往後踢起來的灰塵，一時顯得有些迷離悄惘，而我從幽微處衝向明亮處，忽然就從上揚的灰塵裏，看到了剎那現起的身影從奔走的身影分離了開去，一身復現剎塵身，在下落的灰塵裏，格外明滅分明。

我愣了一下，然後就在小巷轉進巴爾廓街的轉角處，對著落下的灰塵膜拜了起來。這時的霞光已經消沉，空氣裏有剎塵佛，巷道裏有塵數佛。我知道我沒有甚麼像樣的物品供養諸如來，於是就將已顯襤褸的僧袍鋪展了開來，蓋住整個狹窄的巷道，莊嚴恭謹地對著這身一直都不嫌棄我的僧袍膜拜了起來；幾度膜拜以後，她去而復返，從明亮處閃了進來，看到我在幽微處裏，對著空氣膜拜，跺了下腳，又朝著我踢出一臉灰塵，然後轉身就跑，一時之間，時空就變幻不定起來了。

卍象不遷，斯皆恆動而常靜

我抓起僧袍，緊追而上，急迫之間，將僧袍披上了身，忽然在轉進八角街的時候，看見轉角處那片乾潔的牆壁上沃育出一片流淌不止的水漬；慢慢地，水漬有了水滴，然後水滴就這樣地流過來，流過來了——水滴流成了水溝，現在水溝正在窄陡的石梯上淌著水流——水滴一滴接著一滴，逐漸流過石縫，流過山林，將荒禿的山巒染得淺綠，將乾涸的河道填著淺翠；緩緩地，水滴在喜馬拉雅山麓匯聚成大川，順著雅魯藏布江的波濤洶湧，排山倒海地沖積成了印度平原。

是呀！是呀！非小滴低落，聚不成大川狂流；非小步緩行，走不到深山幽谷。引之則長行呀。逐漸地幾道彎彎曲曲的田埂形成了，幾家稀稀疏疏的村落聚合了，人類生生滅滅的起伏終於連綿擁抱在一起了。幾動所以「引之」，「長行」所以成勢罷。咦？這麼啐然一聲水滴入耳，依稀的耳膜震動仍舊清晰，卻不知怎麼搞地，就促起了淡淡的硝煙從「瑪尼轉」的支軸飄升，更從不知名的黑闃巷道轉出，然後幽隱的欲念從寂靜的縫隙滴漏，從清淨的止波騰躍而起，競奔於迅速湧出的記憶裏。

我搓耳而聽，真是「幾動成勢」呀，喜瑪拉雅山麓低沉的「鑼格錨」正自響起，尼泊爾小村裏搖晃的汲水聲正被撞開，北京城內穿梭小胡同的冰糖葫蘆叫賣聲正被拉開，布魯塞爾鄉間車顛的牛奶聲正被激盪起，巴黎聖母院頂端的渾雄鐘聲正被撞擊，臺北街頭不起眼的角落清脆的磬聲正自響起，而洛杉磯的黑人教堂搖擺的聖樂正自鼓浪搖曳，梵蒂崗廣場成千的鴿子正自振翅飛起，麥加聖城圓拱清真寺塔頂的高亢嘯聲正自凌空升起……

哇！這一切都只因為岩縫流泉的水滴激發了光耀奪目的活水，才能使得美麗得叫人心碎的山巒與河流一併在眼簾裏交相閃現，叫我一時呆若木雞；我在愣立的當口有些不知所措，我的瞳孔卻隨著矗立於街角的那根纏繞著五彩經幡的木柱上升，愈來愈高，似乎觸及雲端，探及虹彩。

是了！是了！只能是這樣了！我順著高聳的木柱拭目而看，原來大昭寺裏圍繞著釋迦牟尼像的轉經「囊廓」並不是真正的內環，而巴爾廓街的轉經中環也沒有中間，拉薩古城的轉經外環更找不到外圍；一切都只是在生死大河裏來回地重覆、迴轉著，一滴一漚，暢敘幽情。

原來，原來是這樣，縱使我可以掙破時空上的「造識作意」以及自我的「引緣促業」，卻仍舊覺察不出「有為」依附「無為」的造作現行，所以只得任由一時的「無明」兀自壓迫清明覺知，再將細微沉吟轉為嗷嘈噪音，最後終於激昂起人間聲浪，響徹山谷。

水滴就這樣在巴爾廓街響起，一聲聲，滴滴滴……忽然一切都沉寂了下來，人潮洶湧裏我竟然聽到水滴變成潺潺的溪水流動聲。不，我的意識回轉了過來，這是在拉薩城裏八角街的大昭寺前，是轉經路的中心點；溪流遠在山麓，就算是在左近的拉薩河也不會有如此大的聲響。

是了，是風聲；是風在輕吟低唱；是風吹響了郵電大樓的電控鐘鳴；是風吹過店舖林立的狹窄街道，吹過古舊典雅的藏式民宅，吹過鱗次櫛比的人煙稠密，吹過拱斗樑架和鎏金的屋頂，吹過無數金頂輝煌的宏偉建築，一直吹到鶴立雞羣的布達拉宮，吹進繁花似錦、林木蒼翠的羅布林卡。

是了，是風聲；是風在緩行慢移；是風在碧綠舒緩的拉薩河邊留下風光旖旎；是風在瑪尼轉之間的空隙裏鑽進鑽出；是風盡情地發出咻咻不已的呼嘯，吹拂著泛湖小舟的木槳，在不知所在的空寂湖面上留下輕輕幽幽的滑水聲波。咻、咻……

咻、咻……

恍惚之間，我忽然意識到漢詩裏「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涵義，擡眼一看，她已消失在人羣裏，徒自留下兩頰泛紅的羞赧；我陡然在已然翻出來的心房一隅，領悟到過去無數的悲歡裏竟然只是無限次數六道輪迴的色相翻滾。

想到了這裏，我乍然聽見隔街東方廣場上的工人叫著「天黑囉！收工罷！」我一時心無所著，哀悽悽地擡眼一望，卻只見衝天而起的吊機，有如一隻猙獰的怪獸飛舞著雙爪，將破舊的窗櫺嘩啦啦地扯了下來；在灰飛煙漫的縫隙裏，我隱約看見了背景裏的禿山之巔有石頭疊成的瑪尼堆，上面飄著五彩經幡，隨風擺動，一次又一次地向上蒼傳遞著經文……